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羣 學 肄 言

(一)

斯 賓 塞 著

嚴 復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羣學肄言

(一)

斯賓塞著
嚴復譯

漢譯世界名著

訂正羣學肄言序

余與嚴子幾道雖同里閭而少不相習嚴子厚余嘗數千里外寄所述作相示余於嚴子之作亦無所不讀尤喜羣學肄言一書其版久逸因以重印請嚴子曰子肯爲一序者吾從子請余何足以序此書願望其行世則不能不勉一言矣余嘗家居讀書報從女君珈侍側恆作而問曰某與某孰賢某事利害何若余必誦孔子之言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蓋少年盛氣師心自用論議古今人是非得失若老吏高坐堂皇片言折獄曾不稍假思索豈知天下事理恆有兩端是非相表裏得失相倚伏執其一端以概其餘又何怪其言之易羣之爲事極天下之至蹟建一議行一策欲徵其效近者數年遠者數十年影響所及或且遍于世界萬國其關係之鉅若是乃世之言羣治者以爲不學而能隨吾意所至信口以道會若無所庸心無怪乎人人言羣治日日言羣治而羣治終不進也羣學肄言一書幾二十萬言千端萬緒而極其究竟亦曰羣治之難言耳已亦曰言羣治者之必由學耳已夫苟誠知羣學之難學之必精言之必慎其庶幾矣嚴子所譯著大半言羣治而是書實爲先導吾敢正告世之喜談羣治者曰欲讀嚴子之書必先讀羣學肄言長樂高鳳謙序

譯羣學肄言序

羣學何。用科學之律令。察民羣之變端。以明既往測方來也。肄言何。發專科之旨趣。究功用之所施。而示之以所以治之方也。故肄言科而有之。今夫士之爲學。豈徒以弋利祿釣聲譽而已。固將於正德利用厚生三者之業有一合焉。羣學者。將以明治亂盛衰之由。而於三者之事操其本耳。斯賓塞爾者。英之耆宿也。殫年力於天演之奧窔。而大闡其理於民羣。蓋所著之會通哲學成。其年已七八十矣。以其書之深廣。而學者之難得其津涯也。乃先爲之肄言。以導厥先路。二十年以往。不佞嘗得其書而讀之。見其中所以飭戒學者以誠意正心之不易。既已深切著明矣。而於操枋者一建白措注之間。輒爲之窮事變。極末流。使功名之徒。失步變色。俛焉知格物致知之不容已。乃竊念近者吾國。以世變之殷。凡吾民前者所造因。皆將於此食其報。而淺瞶剽疾之士。不悟其所從來如是之大且久也。輒攘臂疾走。謂以旦暮之更張。將可以起衰。而以與勝我抗也。不能得。又搪擻號呼。欲率一世之人。與盲進以爲破壞之事。顧破壞宜矣。而所建設者。又未必其果有合也。則何如稍審重。而先咨於學之爲愈乎。誠不自知其力之不副。則積朞月之勤。爲遙譯之如左。其叙曰。

一。含靈秉氣。羣義大哉。彊弱明闇。理有由來。哀此流俗。不知本始。在筌忘魚。操刃傷指。譯砭愚第。

二。執果窮因。是惟科學。人事紛綸。莫之掎推。雖無密合。甯尠大同。籀此公例。彪彼童蒙。譯倡學第。

三。真宰神功。曰惟天演。物競天擇。所存者善。散曰么匿。聚曰拓都。知微之顯。萬法所郭。譯喻術第。

四。道巽兩間。物奚翅萬。人心慮道。各自爲楨。永言時位。載占吉凶。所以東聖。低徊中庸。譯知難第。

五。難首在物。是惟心所。傳聞異辭。相爲旅距。見者支葉。孰察本根。以謹議椿。如蝨處禪。譯物蔽第。

六。主觀二義。曰理與情。執己量物。哀此心盲。簡不逮繁。小不容大。滯礙僻堅。舉爲羣害。譯智絃第。

憂喜惡欲。皆使衡差。以茲目眚。結彼空花。所嚴帝天。所畏魔蝎。以是言羣。幾何能達。譯情替第。

七。

心習少成。由來學最。楊取爲我。墨尙兼愛。偏至之德。所傷實多。曷建皇極。以救厥頽。譯學設第

八。

民生有羣。而傳以國。竺我忘人。愛或成賊。反是爲粵。矯亦失中。惟誠无妄。其例乃公。譯國拘第

九。

演深治久。羣有衆流。以各爭存。乃交相鱗。或怒譸張。或怨施奪。民德未隆。安往不刺。譯流楷第

十。

國於天地。基命黔首。云何肯匡。獨責元后。朝有政黨。樂相詆謫。元黃水火。鑿荜衡逴。譯政惑第

十一。

天人之際。宗教攸資。聽神蔑民。羣治以衰。舉人代天。教又不可。釋景猶回。皆有負荷。譯教辟第

十二。

夫惟知難。學乃殆庶。厲於三科。曰辛閒著。辛以觀法。閒乃窮因。習著知化。乃疑於神。譯繕性第

十三。

一神兩化。大德曰生。咨此生理。羣義以明。羣實大生。而生之織。欲觀拓都。視此么匿。譯憲生第
十四。

我聞佛說。境胥心造。化萬不同。肇於厥腦。主道齊者。民情是田。不洞幽漠。孰知陶甄。譯述神第
十五。

惟羣有學。以因果故。去私戒偏。來導先路。盍勿孟晉。猶懷遽廬。譯此懸論。敢告象胥。譯成章第
十六。

譯餘贅語

羣學肆言。非羣學也。言所以治羣學之塗術而已。此書樞紐。在知難一篇。其前三篇。第一。砭愚。言治羣之不可以無學。第二。倡學。明此學之必可以成科。凡學必有因果公例。可數往知來者。乃稱科學。第三。喻術。則隳括本科大義。凡此皆正面文字也。顧治斯學有甚難者。一曰在物之難。次日在心之難。三曰心物對待之難。故第五物蔽。所以著在物之難也。而在心之難。又分兩義。有見於理者。故第六稱智絃。有見於情者。故第七曰情瞽。是二者之惑不祛。未見其人之可與論治化也。若夫心物對待之難。則意逐境逐。一視其人之所蔽。略而舉之。則所承之學。所生之國。所業之流。所被之政。所受之教。斯其尤大犖犖者矣。蓋作者之意。以謂道之不明。起於心物學交蔽。故爲學之方。始於解惑。假其篤時拘虛。雖學未必不爲害。又必知其難之所在。而後省察克治之功有所施。此前八篇意也。雖然知其難矣。使徒知之。於脩己治人考道講德之功。猶未濟也。則亦不足以與於斯學。故繕性尙焉。今夫學有三科。而各有媯心之用。必於學之事無闕。而後於心之德無虧。乃至羣學。則有其尤切者。自民質言之。則生理也。自民彝言之。則心靈也。故言憲生矣。

而繼之以述神。君子由此。庶幾爲成章之達。而與言民生治道。可以弗畔矣夫。

荀卿曰。民生有羣。羣也者。人道所不能外也。羣有數等。社會者。有法之羣也。社會。商工政學莫不有之。而最重之義。極於成國。嘗考六書文義。而知古人之說。與西學合。何以言之。西學社會之界說曰。民聚而有所部勒。東學稱組織。祈嚮者曰社會。而字書曰。邑。人聚會之稱也。從口有區域也。從口有法度也。西學國之界說曰。有土地之區域。而其民任戰守者曰國。而字書曰。國。古文或從一地也。從口以戈守之。觀此可知中西字義之冥合矣。

東學以一民而對於社會者稱箇人。社會有社會之天職。箇人有箇人之天職。或謂箇人名義不經見。可知中國言治之偏於國家。而不恤人人之私利。此其言似矣。然僕觀太史公言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謂小己。卽箇人也。大抵萬物莫不有總有分。總曰拓都。譯言全體。分曰么匿。譯言單位。筆拓都也。毫么匿也。飯拓都也。粒么匿也。國拓都也。民么匿也。社會之變象無窮。而一一基於小己之品質。是故羣學謹於其分。所謂名之必可言也。

斯賓塞氏自言。此書爲旁及之作。意取喻俗。故其精微潔淨。遠不逮會通哲學諸書。不佞讀此。在光緒七八之交。輒歎得未曾有。生平好爲獨往偏至之論。及此始悟其非。竊以爲其書實兼

大學中庸精義。而出之以翔實。以格政誠正爲治平根本矣。每持一義。又必使之無過不及之差。於近世新舊兩家學者。尤爲對病之藥。雖引喻發揮。繁富弔詭。顧按脈尋流。其義未嘗晦也。其繕性以下三篇。真西學正法眼藏。智育之業。舍此莫由。斯賓塞氏此書。正不僅爲羣學導先路也。

又是書出版當一千八百七十三年。去今蓋一世矣。其中所有譏彈之時事。今日什九皆非其故。東方學者。聞見囿於一隅。於彼所言。將嫌渺不相涉。雖然寓言十九。皆筌蹄也。寓言交臂成故。所寓歷古猶新。使學者有所住而生其心。則所論者雖取本國目前事實。猶無益耳。

以下言民所以易爲政論而貴上無倫者淺之故且爲然上民亦有大

訂正 羣學肄言

砭愚第一

每歲田功告隙。三五佃傭。銜菸斗。揚酒卮。箕坐山邨。酒肆間。盛氣高談。言牛疫盛行。議院毫無補救之術。農頭揜拳抵几。桮瓊鏗然。罵今歲屠牛。利入曾無往時之半。皆當官不恤民依之所致也。更論農商利病。輒云某事常興。某令當廢。極口無所疑難。氣象大似護商律初罷時。當彼時鄉民皆言。本國稅重。使此令果除。將他國輕稅之貨。源源入市。與本國重賦者競。事如此。有不知其妨民病國者。非妄則愚耳。

聞者曰。無惑乎其如此也。隴畝小民。未嘗學問。謀生不越手口間。胡能慮遠。乃試與觀績學都

人士之持論。其言民生也。嘗曰奢侈雖非。然利小民生計。民有告饑饉苦乏絕者乎。斂財振之。無餘事矣。夫由前之說。是徒知業可養民。而所產者之利害損益。爲漏卮否。有後利否。舉不論矣。由後之說。是徒知財可振貧。而不知此之所贏。彼之所絀。此財未用爲振之先。非無所用也。選材鳩工。待斯而辦。貨賴以殖。民賴以蘇。今既哀之以養無業之游民。則待此而業者。其數必減。況振者彌多。待振彌衆。振之之力。有時而極。待振之困。無時而輕。世固有以仁術得至不仁之效者。此類是已。今夫生與食二者之間。理至繁賾。紛紜委曲。殆難猝明。其人言易若此。何怪詖辭謬論。旋闕旋熾者乎。總之。常智論事。知近因而不知遠因。見近果而不見遠果。如是而言國計。秉國成。國焉得以不病。

民智愈淺。則希望彌奢。其責上也。亦彌重。謂興利除弊。官自不爲。果其爲之。何莫不舉。日者太晤士報。以商船之多沈碰。遂謂國家宜立監督海郵之官。不悟海軍戰艦。一歲沈者兩艘。其三僅免。兼督商船。果遂濟乎。又某報論民間築室。漫無定制。國家應設總營造司。繪式頒圖。俾其循用。不見官營坊表。所造官廡。形制劣惡。見譏行路。或又謂倫敦屋密人稠。氣水渾濁。國家宜設衛生之官。爲掃除之隸。庶免積瀆。以生厲災。不聞卽波拉疫。卽由官濬地溝非法所致。或又言鐵路公司。多相排軋。不能得利。宜改官辦。一切整齊。則又不知國家庶政已繁。海部船廠軍政刑獄邦交殖民。百司紛

以下言未
學之夫於
尋常物理
且以不明
其於理無
足怪

紘。方。滋。謬。戾。報。章。私。著。屢。書。特。書。加。以。鐵。路。詎。卽。稱。善。夫。議。院。者。吾。英。最。重。之。寺。署。也。而。乃。謀。一。疏。氣。之。方。費。帑。二。十。萬。鎊。名。師。大。匠。經。營。期。年。迄。無。成。績。他。何。論。焉。彼。責。備。執。政。之。人。終。罔。聞。覺。今。日。則。謂。宜。備。輕。息。母。本。俾。民。資。生。明。日。又。謂。宜。廣。嬰。堂。以。收。民。孽。主。事。者。愈。不。勝。任。責。事。者。日。以。益。多。一。若。官。固。無。所。不。能。也。者。法。國。公。主。聞。人。餓。死。驚。謂。左。右。救。飢。最。易。何。遽。令。死。聞。者。哂。之。可。哂。者。獨。法。公。主。耶。

品。物。理。簡。民。羣。理。繁。世。未。有。不。精。於。格。物。而。長。於。治。國。者。經。一。人。家。聞。主。若。僕。言。圍。爐。鼓。炭。但。以。鐵。桿。橫。度。爐。樞。則。炭。自。熾。火。之。益。烈。桿。實。爲。之。又。言。合。席。促。坐。人。數。不。可。十。三。犯。者。其。一。不。利。夫。人。在。淺。近。易。明。之。端。於。因。果。相。及。之。致。妄。誕。不。根。如。此。則。國。羣。之。立。政。教。之。行。微。眇。輿。殫。仟。萬。於。此。冀。其。能。明。真。無。望。爾。發。言。輕。易。責。備。不。倫。亦。其。所。也。又。凡。人。有。崇。拜。鬼。神。之。意。者。其。於。國。家。政。府。也。亦。以。崇。拜。鬼。神。之。意。行。之。耶。穌。教。徒。見。異。邦。人。禮。祀。像。偶。戚。然。以。爲。大。愚。謂。像。者。人。所。自。造。雕。范。土。木。橫。施。丹。青。幾。何。能。靈。乃。從。求。福。此。其。愚。之。是。也。獨。不。悟。國。家。之。與。像。偶。大。小。相。殊。等。爲。人。造。蠻。夷。以。一。部。之。貨。財。力。役。造。爲。偶。像。信。其。有。無。限。之。威。靈。吾。人。亦。出。通。國。之。賦。稅。征。繇。建。一。國。家。信。其。有。無。窮。之。能。力。君。公。大。夫。士。受。俸。食。租。職。司。典。常。以。治。人。爲。業。篤。而。論。之。與。里。社。之。鳩。資。選。長。有。以。異。

乎。且。既。爲。一。社。公。立。之。長。矣。故。其。人。亦。以。一。社。之。智。慧。爲。智。慧。以。一。社。之。權。力。爲。權。力。使。里。社。貧。而。無。資。愚。而。無。識。則。其。長。之。能。事。亦。窮。此。不。必。甚。智。之。夫。而。後。能。喻。也。何。獨。至。於。論。政。則。若。政。府。無。所。不。能。初。無。待。賦。稅。征。繇。而。皆。舉。見。一。事。當。興。則。瞋。目。語。難。曰。奈。何。不。圖。是。以。福。我。及。征。調。煩。苛。官。吏。穴。雜。又。蹙。頰。相。告。曰。奈。何。竟。爲。是。以。苦。我。彼。直。以。國。家。爲。無。事。於。民。智。與。民。力。也。往。者。格。物。道。淺。有。欲。爲。常。動。不。息。之。機。者。迄。以。無。效。逮。奈。端。格。里。遼。諸。公。出。發。明。全。力。常。住。之。理。乃。知。用。力。少。成。功。多。爲。宇。內。絕。無。之。事。汽。機。一。頃。不。煤。則。歇。人。身。一。日。不。飯。則。飢。今。之。責。望。國。家。者。皆。欲。造。不。息。機。者。也。惟。然。故。謂。國。羣。盛。衰。盡。由。法。制。恃。吾。法。制。弱。民。可。使。爲。強。國。貧。民。可。使。爲。富。國。愚。民。可。使。爲。智。國。此。何。異。夢。食。求。飽。者。乎。

以下言雖
格物學
然則密
理則密
羣理則
中羣理
則密於
中羣理
則密於
中羣理
則密於
中羣理
則密於

夫格致不明。無以與於治平之理。固矣。然而明格致者。亦未必遂與於治平也。每有格物之家。與論國羣之事。及政教風俗所由然。與常智殊不相遠。豈民羣之理。果奧博精微不易見歟。抑人心。聳於變故之繁。遂熒而不知其一體也。今夫變萬不同。要皆相推以質力。質力二物。又皆常住。常住。故不生滅。不生滅。故不增減。不生滅。故不能自無而有。自有而無。是故用力少而成功多者。言乎其權藉也。設無權藉。則屈申相報不爽毫釐。此不獨天運爲然。形氣動植。乃至感情思理。莫不。

如是。何獨於羣而疑之。且羣者。合衆萬之生。以爲生。有官。知神。欲之大物也。故其消息盈虛之致。與一切生理可參伍焉。有一事之效實。必先有一事之儲能。方其效實。儲能以消。而是效實。又爲儲能展轉相生。不可終究。其中果必承。因品數相倚。斷可識也。格致之家。用此例於他所。則無疑。論羣則依違之。噫。使實力常住一語。可以依違。非最大公例矣。

達於理之謂學。明於權之謂方。理蹟則學彌難。權微則方彌審。羣治進。分功密。術業有專家。未

有不治其學。不通其方。能然否。是非於其際者。忒德者。英數家之眉目也。講方維術。其師罕彌勒登所造以窮

力理之艱深。亨蒙和志者。德格物家之職志也。唱二量空間之說。謂外緣若異。幾何形理有不信時。

二者近世理數最深之說也。今使不精象數之人。聞忒亨二子之言。妄參論議。則疇人笑之。顧與名

數專家。論政教繁難之事。彼乃矢口論斷。絕無疑難。意蓋謂天下惟象數之理。乃有艱深。若政教固

盡人能喻者。豈知二者難易之分。正與所言相反耶。夫象數之理。縱極幽。乎其所據之。今有四名第

與必先周知其用事之物。亦有限域。獨至國羣一事之本原。流變往往。迎不見首。從不見尻。其今有

既。不周知用事之物。又常無限其曼衍蕃變之情。皆象數所無。有由此言之。孰難孰易。然彼卒易之

何也。曰。惟其不知。故以爲易。

格物之學。無論天地人物動植身心。遇一回穴之題。疑似之理。必實測以求至確之證。明辨而運至精之思。比及會通。然後標爲公例。不妄斷也。此舉一二事。可概其餘。夫天學至今。可謂精審。而疇人聚訟。莫若日中之黑子。蓋知黑子爲何物。則日之體質。由此可推。故汲汲若此。論次諸家之說。以韋理森爲最先。其說曰。太陽外輪。爲自發光氣。猶地之風輪。再下則爲雲輪。以裹日體。不發光。不透光之凝質。與大地同。日面見黑子者。外輪光氣震盪。如大地颶風。震盪故有巖積。巖積故有綻裂。黑子者。以綻裂而呈內質者也。全露則爲深黑。半露則爲闕虛。此璇璣遠鏡中所以見柳葉諸相也。是說維廉侯失勒極主之。緣古人嘗持星球世界之說。意日球可住。等諸地球。又測黑子。常有窪陷之形。行至日旁。每呈微缺。故謂韋說可通。維廉之子約翰。紹隆家學。精過其父。駁曰。韋說雖足以解黑子之形。然據全力常住之理。曜靈光熱二物。必常有所從來。韋說於此無所發明。是爲巨謬。今案太陽全體。乃極熱流質。能自發光。而自元始來光熱二度。不甚減者。由以攝力吸取本天散質。時時射入日體之故。其外輪純爲光氣。布濩渙溢。乃諸金散氣所成。用析光陸離圖。西名斯辟脫拉可以驗也。是說也。與世界本始爲涅菩星氣之說合。然則黑子究何物乎。嗣德人克齊卡佛以析光陸離圖。測太陽本質。所有原行。與地球無異。異者彼流此凝而已。黑子者外輪金氣。搏結成雲。由其質稠。故隔光

景。至種種變相。則日輪自轉甚駛致然。合而觀之。似於章說爲進矣。顧黑子變相。實與雲氣不倫。克氏之言。猶未得實。於是法費辰進曰。太陽外輪。誠能發光。內質則非凝非流。乃極熱氣。而無光彩。案常燈主亦內黑外明。費氏之說似係由此而推。外輪震盪綻裂時。內氣衝罅而出。遂見黑子。非他物也。細測黑子。常有自內外衝之相。其言中關外明。亦有或然之理。則費氏之說。不可盡非。然有不可通者。日面黑子。常現迴旋之狀。又極熱氣。雖不自發光。然不隔光景。使近處見罅。對徑之遠處猶明。理同觀空。不應見黑。漏此二義。其說未圓。最後約翰侯失勒乃折衷羣言。斷以己見。論曰。日體有決無疑義者。全體神熱。非人間一切諸電。諸火所可方擬一也。金氣騰上。化爲光輪。苞舉全體。煊赫照耀。二也。日球中衡左右。若地員之赤道。溫帶常有大力斡旋。成羊角颶母之屬。三也。當迴旋處。中心成虛。理如海龍挂壓力外樛質點內吸。以其輕虛熱度驟減。氣質凝沍。遂能隔光。四也。以此四理。黑子情形。冰融雪解。而一切柳葉窪陷。罔兩闢虛。諸相皆有真因。可言。黑子之說。庶幾論定。雖然猶有疑者。蓋用約翰之說。凡有黑子。當盡旋形。而實測又不盡爾。豈爲旋較。微遠難測耶。抑約翰之言。尙未盡耶。然則日中黑子一物。至今尙有疑義也。其格物之精。審理之嚴。有如是者。始也歷觀物變。繼乃卽變爲推。融會貫通。著爲一說。稍有牴牾。卽從棄捐。方其求解。非不先爲懸擬。西言海卜梯思乃科哲諸學習用名義此云覆置然必廣求實證。有以

盡其變異紛紜。其立一公例也。且用且驗。未嘗爲固。苟歷試不多。推較未廣。則寧視之爲懸詞。不目之爲定論。此格物內籀之大略也。至於實測試驗。亦不敢以所接物塵爲實。外緣之差。既已謹爲增減。內因之異。亦必以之乘除。譬如測天揆景。其儀器測位地徑蒙氣諸差。此外緣也。此外尙有人差。人差者。揆景紀時。目治手誌之交。腦脈之行。所差秒息。遲疾之度。人各不同。每秒三十邁達至九十邁達不等寒暑迭異。凡斯之類。皆必謹覈。誠哉窮理之道。無所苟也。

至於謀國議政。則又何如。國家立大政布大令時。試訊前此格物之家。以此政此令之利弊。則沛然云如是當利。如彼當弊。絕迴翔審顧之情者。常百人而九十九也。其同此政令。行於他羣異族者。變象何如。未嘗一考也。其同此政令。行於本國前朝者。收效何若。未嘗一問也。設立是政。設布是令。與現行之政。果相得否。與一國之情勢。一羣之民心。不牴牾否。未能細也。不立是政。不布是令。而任民物之自然。使各趣其所宜。不更善否。又未爲計得失也。乃至國之能力。止有此數。甲有所長。乙有所消。今茲稱便。後或爲梗。消者見於何許。梗者將爲何形。期其鄭重宿留。愈非從政者所能辦矣。吾非謂彼於數者。舉職贖然。無所計及也。縱其及之。而未嘗如格物之精密。固可決也。意其所考。將不過一時報抄之中。積年案牘之內。不通不賅。不精不詳。合於其意者據之。異於所云者墮之。其

以下更爲
兩相變
見人羣
知其繁
難於理
亞難於
而見其
識者大
可知

有高識遠睹之彥。爲之甄綜史志。要刪國聞。以求其變滅之源委。則累世不一遇。又不幸前史體例。於國事常載。其然而不載。其所由然。於帝王將相之舉動。雖小而必書於國民生計之所關。雖大有不錄。故一羣強弱治亂盛衰之故。至爲難知。而積廚連軫之書。祇以紀淫侈爽德。佞幸裏瑣之穢跡。兵家戰伐紛論。焚燹相斫。朝黨祇師。陰謀秘計。僂得僂失。於治理何關焉。則置之無足道也。其尤可異者。向也揆日觀象。必審人差。以不如是。則目治者失其實也。雖然人差在測驗庶物者小。至於論世觀人。則所係至鉅。蓋人之情感理想。心習躬行。種業不同。居養相異。發言制行。人自爲差。而當局者每不自覺。此賢不肖之所同也。故不審人差。則事多失實。顧世人在格致則致嚴。在治平則反忽。可謂倒置者矣。

雖在格物之家。其用思號研練有法。然亦觀物審而察羣疏。近取數端。較而論之。可共證也。人目視物。若氣若水。皆成中塵。光線入眼。受其波折。物之形位。從以失真。譬若夜觀星象。皆較真位爲高。彌近地平。折差彌大。臨水又魚。若常影下。魚不可得。蓋其真位。常距視位尺許。彌深彌遠。此格物者所共喻也。顧乃觀人察事。則不知亦有中塵。論古則盡信古人。談今則偏從時論。風氣之動。固符力理。然使衝旋排盪。爲變已繁。斯難調御。故至今造室調氣。俾利居人。尙無定術。此又格物者所

共喻也。顧乃國民謠俗。風會轉移。所趨何方。爲力幾許。則視若弁髦。謂爲易御。莫破質點。雖皆至簡。而二質相遇。愛拒之理。微渺難知。往往訢合成觀。超人慮外。此又格物者所共喻也。顧以人爲質點。變化尤多。性品不同。聖狂互有。風潮接搆。運會遂成。則目爲無奇。不資徵驗。物境對待。變化因生。往往人意所思。違真千里。故北球之民。意夏令炎熇。地必近日。冬寒遠之。馮相實測。始訝不然。此又格物者所共喻也。顧乃民羣對待。變境尤多。至於衆力相推。敏者莫測所至。而乃人自爲說。皆若前知。因然果然。何假實測。物質化例。少常多奇。故二冷相和。或成涸熱。二清相雜。忽呈濁泥。燦金純白。手撓不糜。水入磺強。凝於紅鐵。此又格物所共喻也。顧乃人心殊致。合爲羣情。泊然相遭。都無異效。凡此比事爲稱。殆難悉數。其用思違反。在不學者何足深訝。訝者以出於格致之家。彼將謂人事爲無奇乎。然而人事難測。日有其徵。苟爲宿留隨地可遇。夫行詢謀僉同之政。其得效非始願之所期。成古未曾有之功。其操術爲庸人之所笑。凡斯祈報相反之事。豈必曠覽一羣。遠觀一代而後遇哉。夫優游暇豫之夫。宜其有所爲作者也。然而徒有暇人。乃無暇。晷事功所就。轉在日不遑給之人。少年從學久者。宜淹通。士人記誦博者。宜明察。然而通才多。晚學之夫。明智非。記醜之士。今試以處置病風狂癩之道。咨之衆人。必曰。內檢既失。外束宜嚴。然而養風院中。用禁錮之舊法者。煩擾行寬弛之。

新術者便安。名醫杜克巴特治狂獨優。常言：狂人逃思與禁錮之力爲正比例。禁錮盡去，逃思乃亡。古刑名家言：莫不曰禁民爲非，須用重典。然吾英自魯密里修律以還，民之懷刑自重者日多，作奸犯科者日少。此不獨驗之於英已也。馬歌諾支驗之於那弗島，迪克森驗之於西新金山，倭巴米爾驗之於日耳曼，蒙德新奴驗之於西班牙，數公皆言：處治罪人，倘第收其身，期毋害羣而止，則化民之術最神，非常智所夢見。嗟夫！使常智可用，何取於羣學乎？

蓋民心入羣之用，微妙難知。爲治者恃其勢力，武斷主張，萬無一當之理。前舉數端，期於人人能喻。其因果之不測已若彼矣。此猶是言其同種並世者也。乃至異種殊世之人羣，其因果尤未易測也。今但就吾人所知者以爲揣，孰能知異邦種人有爲媚神之事，穿臂懸爐，抽矢啣肉，或割股冀以療親，或委身泥塗，輾轉匍匐數十里，號進香以還願求福者乎？又本吾人之政俗以爲推，孰能知東方之民有代人斷頭而得財與妻子者乎？則更觀上古往者英國神甫，創爲洗業天閣，必待懺悔之說，乃卒使英國土地之半盡歸教會。國家立永業不售之律，乃使都鄙之民皆捨其田爲墳墓。凡斯事效，夫豈造教立法者所前知哉？歐洲前古王侯將相，大抵盜魁橫恣睚眦，殆無人理，而孰知如是之夫，其身與子孫持兵徒步萬里，不辭戰伐苦辛，求復耶穌之墓，且耶穌生時立教，言求天國

尊榮。不主人間權力。詎知教行之後。有教皇者。號彼得宗徒。爲數百年歐洲之共主。夫十字架。行暴之器也。兇瑁炮烙。乃後世以爲地基形制。必如是始建神堂。是知人心之行。發爲羣業。其因果之間。必有不可思議者矣。故吾得約舉之曰。羣之爲物。無論觀於何時。察於何時。大抵一政之爲用。一教之所祈原始。要終其所求之效。不必得或暫得而輒廢。而浸淫日久。恆遇其所不期者。此亦一公例也。

以下表羣
理之繁次
及思想先
行以言生
計之一事
爲喻

羣理難明。何待曠觀而後喻。察近知遠。卽一人之身。已可見矣。夫一飯之所陳列。麩齧成於俄羅斯之麥。羹肺資於蘇格蘭之牛。薯蕷種於愛爾蘭之田。白錫製以摩理哈斯之蔗。胡椒致之雅墨加。荈莉運諸身毒。酒醪釀於法蘭西。乾葡萄酒產於希臘。橘柚長於西班牙。鱗集麕萃。不可枚舉。乃至清水一杯。吾茲所飲。可謂至常無奇。若窮其所自。由項而川。由川而源。派交流別。千里爲遙。更溯爲雲爲雨之時。則一口清涼。乃函蓋百千由旬海宇之物。苟於所飲所食。物物思所由來。將吾茲藐焉。乃無數原行。初徧大地。因緣際會。萃成是身。嗚呼。豈不繁哉。

有形有神。前言形之事也。乃至於神。凡吾人之知識性情。所釐成其如是者。其繁蹟殆過之而無不及。晨起飲茶而腹疾。可以推支那人之好欺。夜分歡酒而瞑眩。又以見德意志人之售僞。以吾

國領事與阿泊沁尼亞王違言啓覺。致算繙有加。而汝之家用以乏。以北美富民不願獨復黑奴。議院喧騰。而汝與親知。中成決絕。此遠言之者也。更言本國支那君臣。夜半受朝聽政。南洋島夷。日中閉關而寢。子夜乃起爲市。吾英商賈交易。每日不逾八小時。誰爲約束。而行之若素。三餐時刻。於吾病體不宜。顧人既爲然。則吾不得不爾。交際酬酢。所以合歡也。而束縛虛拘。反成苦趣。凡汝之意識。議論若政。若教。皆國俗所已具。而汝受之。雖心所深疑。不敢叛也。野鳥乳則汝出。野鳥蟄則汝入。倫敦議院開闔爲汝。執業作輟之程。汝云自由。幾何其能自由也。此近言之者也。更言既往。問歐民來復息業所由起。必上溯數千載而後知。且來復息業。摩西之舊約也。捨業而嬉。非摩西之舊禁也。然法德奧義。則循以爲俗。英倫蘇格蘭。則斥以爲非。苟考所異之由。必論世觀風。遠至數十百傳而始見。義大利希臘之村莊。鎮集多處山巔。至今汲水負薪。民有擻擻登高之苦。叩其所以。乃古世之寇奪。度劉致然。支那嫁娶。男女無一面之謀。親喪三年。凡挂名仕版者。卽日罷去。如獲罪然。考選貴近之臣。以能書爲取舍之的。席地之舊俗。雖去。而九拜投地之禮。仍存。凡此皆沈縛牢固。雖極憎甚苦。莫可誰何。一俗之成。民違其性。咎始作俑。而作俑者。不獨任其咎也。多因成果。不其然乎。

羣理至繁。物變難測。此豈徒謀國者所宜兢兢者耶。卽在尋常一生計間。其難亦見。今試設一

織廠主人欲趁一時市價增屯棉花。此誠世間所恆有事。顧使主人以折閱爲憂。欲所爲之有利。則其持籌握算不可苟已。略言其事。厥有數端。一、須計本國諸廠成布。屯者若干。發者幾許。二、須計依當時市價零售各肆。是否爭相積布。三、須計各國布市。爲盈爲虛。四、須計此時外國織廠造貨。緩耶急耶。是四者計銷路也。銷路既得。五、須計同業收棉。用意何若。互相觀望。冀價跌乎。抑策其必騰。已爭購乎。六、須計積布名區。所屯多寡。其已議買而未入屯者幾何。七、須計天下各埠。見貨多少。布價騰跌。八、須計出棉處所。如南美身毒埃及花年衰旺。夫使以上八端皆所計及。此其爲慮可爲周矣。然則可操必贏之券乎。曰否否。未盡也。蓋棉價視其銷路。而棉之銷路視布之銷路。布之銷路又視雜采縑緞之銷路也。往者南北美閩棉不出口。而布大昂。人用毳帛。布價斗跌。當是時屯棉者皆大折閱。然則所不容不慮及者。此又其九也。聞者曰。止。止。至矣。盡矣。蔑以加矣。曰未已也。尙有大者二焉。倘主人於此而不審。其虧折之數又什八九也。一曰商情。從來貿易之家。計市價也。縱有碩才魁能。祇能得其近似。而拙者常有逕庭之差。商情起伏。如波瀾時而過實。時而不及。實如是日而有之。若夫軒然大波。峯起谷落。則年月閒事不數遇也。故其見於商情也。忽無端而爭趨。忽無端而卻步。如羣羊然。其始也瞻眺躑躅。各懷狐疑。一勇先登。諸懦競進。往往而過。則虧折僥倖。隨之。是以善計。

之家既審貨物之真形復睹商情之差率不苟然逐物爲轉此所以能爲衆勝之先而又居衆敗之後也其次曰泉市俗呼根銀必將統一國之商利而覈之而後知泉市之舒促蓋廢居居邑之業必以版俗名克銀號爲之挹注泉市而促無買期帖息之交易商業殆將廢矣尙何利之可圖乎是故前九後二廠主人必統十一事而迭籌之語精慮詳乃克操必贏之券夫都市貨物朝暮騰跌在分毫累黍之間昧昧者目爲無奇而孰知成是之因其繁若此

且此不過一物價之騰跌而已夫物價者朝成暮更幻若雲煙不留形迹者也其彘集駢羅已若是爾則由是而推事有常留人間而悠久蕃變者其往因來果又當何如蓋天演無在而不然而物競天擇之用政教實等諸動植方其既立皆能吸攝質點以爲滋長收羅養已者以爲自存故或孳乳而寢多或滋大而墳植其究也強者兼弱舊者蛻新輪困離奇不可復識非立政施教者之所慮及者矣如西班牙之羅若拉創爲葉舒伊會本以保教後乃樹黨擅利權傾國家而終於屏逐如英國印度公司本爲商業乃不數百年舉全印而有之禍福皆有基胎變化難以逆觀略舉一二端學者可觸物而悟矣

由此觀之喜事少年動謂使我當權則天下事不足治者其言過矣未嘗肆力於學故不自知

疏如此病
肯安於無
爲一也誠
知民實誠
卑雖爲無
治羣爲無
學雖爲無
亦不能如
他科之精
審三也

其不足也。於是議者曰：民生在羣，日有應行之事。在朝則有當官行政之責，在野則有選舉議事之權。諸務紛乘，皆取當機立決。若悉俟學優而後從政，則政之不舉者亦已多矣。雖然，此似是實非之言也。彼所云日有應行之責者，未必果有此責也。意蓋謂不可以無事事而已，不可以無事事，故不能自安於無爲。爲且令身與羣交受其害。夫人生如此國，爲如此民，見其中有弊政稗俗，心乎羣者，莫不願有以祛此政變此俗也。此其意甚可尙，惟不學無術，鹵莽滅裂，以圖其功，則於羣豈惟無益而已。譬如庸奴老婢，見小兒趨而仆地，必急掙之，不知既仆矣，臥地無傷，而急掙者乃生害也。又如村嫗，見鄰里疾痛，必言某藥有驗，可以試服，就令未瘥，當亦無損，嘗至一友家，見其僕取主人贖藥，向口傾盡，怪而問之，則云此藥既利主人，當亦益我，捐棄餘瀝，爲可惜也。故惟民智進，醫學精，而後知有病不服藥爲中醫之至言，藥之治病者少，而轉生他恙者恆十七八也。昔者之醫，其臨診也，必云如是病者，針乎灸乎汗乎吐若下乎，用鉛汞乎，而今世之醫不然，既審病情，使其證可不用藥，則但調理服食起居，節適水土氣候，以期自癒，其操術彌精，其用方乃彌不易。嗚呼！醫國之事，豈異此哉。

大抵纓冠被髮，用違其宜，而視天下事數著可了者，皆審事甚膚者也。知之益審，則措施益難。

一政之敝。一俗之墮。由近因而及遠。因由正果而推旁果。至三四層其繁。已不勝計。且衰世雖有更張弊泯於此者。必發於彼。害消於甲者。將長於乙。合通羣而覈之。弊政害端常自若也。是故民質不良禍害可以易端而無由禁絕。昔者奧國嘗患過庶。而小民嫁娶之不審也。則制男女之年格產業。神甫始爲牀合。嫁娶固如律矣。而野合之子滿街。雖設育嬰之園。而棄兒益夥。吾英覽屋宇之鹽惡。制爲法式。頒諸國中。且以法爲之。使造小屋者不能得和民不更造小屋矣。而下戶舉家老少。溷於一室之中。俗益弊而癘疾興。乃又制室居之人數。人數有限。貧者乃夜宿坊下。或臥牛矢馬勃之中。以資冬暖。此皆已事。老人所親見也。且極上之能事。使除一弊而其弊果除。且不更見於他所。此可謂武健愉快者矣。乃自明者察之。不過化聚爲散。轉有形者爲無形。何以言之。蓋欲弊之絕。其詞察必嚴。其吏捕必衆。此無他。廣費之所爲也。費之所出。仍取諸民。關權必繁。盼盼之生日以狹隘。曩法國官吏大小至六十萬人。不耕而食。農工商賈出重賦。而後給執事之男。已疲而不休。相功之婦。育子有未暇。穉子恆飢。而租吏益惡。舉國愁歎。戚戚無惊。革命之厄運。乃不可挽矣。凡此嚴詞察而衆吏捕之所爲也。弊竇盡寒。亂萌愈生。其於國也。究何補乎。吾故曰。民質未進。禍患可以易端。而無由禁絕。何則。勢有不能。理有不可也。當此之時。雖有聖者爲之。亦不過視所易之何端。等害相權。擇其

可。忍。彼。曰。數。著。了。者。安。在。其。能。了。也。

難者復曰。果如此則政烏乎行。向之爲政也。亦僅就吾識力之所及。爲相時而制宜焉。至於深追遠溯窮流討源。固未暇也。且治平之功。異乎格致。國羣之大。不同名物。彼之實測易爲功。此之求是難爲力也。壽命易歇。民生多艱。萬幾當前。何暇問學。亦竭智殫謀。與時會相將迎而已。責之已甚。不其苛歟。是言也。察其微旨。無亦謂羣雖有學。必不能如格物之精審。而內外籀因果相求諸術。無所於施。羣之變化至蕃。卽加討論。未易得實。總之以謂羣非科學云耳。然耶否耶。則試於第二篇明之。

以下言凡
人以種之
衰盛國之
廢興爲天
心運會不
可與言羣
學

倡學第二

歲季秋行田野間。輒聞農人指相告曰。歲云暮矣。今冬必奇寒。何處處棘實之多耶。其意蓋謂天心至仁。隆冬洊至。則先爲羣鳥養羞。又記數夏以往。英北部多鷄鶩小鳥。有友語我。歲方有蜚。而此鳥食蜚。天相下民。有其害卽有其救害者。又美以美教會人。將有遠行。抑將徙宅。輒披二約。取目擊之文。以下天意之向背。俗又謂英倫盛富。卽以吾人守安息日之誡。謹於他邦。乃克臻此。又某年鼠疫流行。則謂此因泉局造幣。沙汰舊有天恩二文。用遭斯罰。諸如此說。觸事有聞。蓋陰鷲下民之說。其入於人心者深矣。

於耳目近事如此。乃至國土朝代之盛衰。亦無往非天意之有屬。蓋近代格物窮理雖精。然於物變之簡易而明者。乃能言其因果。至變故較繁。機械輿蹟之世局。則若不關人力。而皆真宰所張施。且無一不如其私願。此古今載記之所同也。如近某報論阿富汗兵事。曰。以全能上帝神心之悅豫。故降福於大不列顛之軍。使克全濟。以合大羣之力。開通芝那卜雄關云云。一千八百四十九年正月二十二日倫敦

日報常沐伯著英史於威廉之得國。曰蓋至仁之幸。特假手於斯人以掃除此土之荒穢。使之復卽於日強。於顯理第七卽位則曰上帝之於英倫也。以謂吾既施大罰於其國矣。可無使仰首伸眉。復爲大邦。以爲天下所則倣。爾迺眷茲天顧。以降集大命於一人。曩布法之戰。法人著書。名人手天指。曰俯觀人事。仰察天心。知所以摩厲法人之故。其假手於布魯士者。猶用彼爲鞭箠。以自董其驕子。使終執歐洲之牛耳也。

雖然是所舉者。大抵覆瓿束閣書耳。其無足道。乃至今世史家。如福勞特之歐史。其論條頓羅馬二種人之戰也。曰世人嘗以此爲莫之致然。而條頓之勝羅馬爲僥倖。不知脫來法加之戰。必得倪而遜爲之指揮。窩得路之役。亦必有威林吞爲之渠帥。況是役之勝負。人種休戚視之。而曰如林之旅。冥冥之中莫有爲之司命者。吾不信也。東起黑海。西盡北海。聯數十部之種人。鼓行而南下。西有黑林。東有脫來斯特。是二者所必爭之要隘。而勝敗之樞也。彼條頓者。小蠻夷耳。無地圖書計。愈無所謂輜略者。羅馬之衆。當其前而搃其胸。匈奴雜種。揆其後而拊其背。以久困之民。處維谷之勢。憤不慮難。夫亦自詭必亡矣。而終之不謀而戰。皆合於法。以存以勝。且以興焉。此而曰莫有陰驅潛率之者。誰能信之。嗟乎。今之學者。往往以物理概人事。其於此役也。彼曰是其衆如泥沙然。以地之

攝力而歸於其所。此無論其說之不然也。就令如是。其亦天之所欲。而非人之所使明矣。吾若曰於是役也。見天之所欲立焉。彼將局局然笑我爲虛妄。謂我爲妖巫。雖虛妄。雖妖巫。吾猶將以是自喜。而決然曰。條頓之民。有在天者爲之司命。其勝羅馬。以吾儕先祖父。爲天之選民故也。

右所引錄。乃福勞特之羅條合史。所以天謀名篇者也。夫虛妄妖巫。凡有識者所同諱。而作者獨以是自喜。此其恢詭固無論已。顧吾所滋惑者。卽以語言常道言。念欲者應機起滅。無常定之詞也。而地攝力者。平均通普。周於萬殊。其數則隨地而可稽。其用則無時而或變。二者爲物。絕然不同。則何得以地攝力爲天之所欲者。又使人事紛然。一切皆由於前定。猶形氣之變之可以前知。則物理與人事。其異又安在。然則循作者之言。將形氣不得言因果。抑念欲之非無常。而向者形氣因果之談。念欲無常之義。非棄其一焉。必不可矣。雖然。此固讀福氏之書者之所自處。無取不佞爲之深辯者也。而吾所欲與學者稍加討論者。則其天謀之篇名爲足異耳。

其足異奈何。夫旣以宇宙爲大果。則必有其大因。顧世之人則名之爲造物。爲大匠。爲鴻鈞。豈以大因太極諸名爲無奇。而必擬之工垂陶冶。而後工巧見歟。獨至天謀之稱。則吾百思不能通其義。蓋以彼爲大匠。則所造者資已庀之土木。以彼爲鴻鈞。則所運者假夙具之炭銅。至土木炭銅。從

何而有。謂卽大匠鴻鈞之所自庀自具者。於言未違反也。然而其義固已龔矣。乃至天謀神略諸語。其義必不可通。何則。謀略者。慮難之謂也。必有所難而求克此難者也。是故使天而謀。使神而略。將必有具同帝齊天之力者。與之爲難。夫而後其謀略有所用也。是故必如作者之稱。將淺之全能之名。宜以除。深之太極無極之義。可以廢。其物爲有對待。有對待者。非吾黨所云之大因也。尊天而轉以褻天。顧猶以是自憙焉。何也。且世所號爲尊天者。固安往而不褻天乎。吾黨之於天也。自其上下之昭著。依乎現象。以求其理。不敢參以秋毫之私。泊竭耳目心思之既久。見其相從與並著者。而後立之爲公例。假有未合。則置之而更求其合。何則。人道至微。天道至埒。必不可以私與也。顧宗教之家。則以此爲違天爲慢神。而所謂敬天信神者。方奮區區之智。範其己私。尊以爲萬物之真宰。真宰之喜怒愛惡。莫不自其私而推之。甚且設計謀運方略。以與異己者爭一旦之命也。使神而如此。是固非吾黨之所敬事者矣。

雖然。此旁及之論也。與不佞之大旨爲無涉。所爲雜引前文。加評議者。見凡人心習。謂一切世變。基於天命。則其人不知有羣學。教會將爲諭告。其發端必言帝旨。德國威廉皇帝詔書揚厲所殺戮之若干萬人。自謂渥膺天眷。而後臻此。凡若此者。其用意造言。無往而不與羣學之義相衝突也。

以下言其
人以世運
進退爲賢
聖豪傑所
主張者亦
不足言

主名世者之言曰。凡國有史。雖然。非其國之史也。其豪傑史耳。故萃各國諸豪之所爲。而天下之底於如是者。可以見。夫人意如是。蓋自其最初而已然。曷觀乎土番之會獵而歸也。列坐毳幕之下。燼火之旁。相與語一日之所見。某也趨捷。某也力搏。口寫手狀。加款服之辭焉。小部戰爭。歸塗偶語。某侖之智謀。某長之勇氣。言者若身與其寵光。峒居無事。日月所見。碌碌無可言者。其所談必已往之豪雋。其種之祖先。歲時之會。爲之夷歌。爲之蠻舞。凡以貌其種之戰功。而存其古人之武烈於無已也。歌曲傳記。口口相傳。凡關於其種之存亡興廢者。必詠歎淫泆。致無窮之慕思。此誠後世禮祀樂舞。俳優詩詞。乃至表銘史冊。一切文辭之興之所由昉也。文物稍進。載記圖畫。事亦同然。故埃及之陶器。亞敘利之雕牆。無往非其古人之事蹟。摩闕伯之斷碑。此石於本棋六十八年出土於亞西之大版係腓尼加古文語與希伯來大致相似所紀者鄂摩黎征服摩闕伯自阿洽之死反政以色列種人皆中國周初時事。今其石在法之魯維。非其君之戰績。靡所記也。欲考其時之聲教國風。獨能得之於言外。此象形六書。與旁行切合文字之所同也。從希臘鄂謨之史歌。以詩爲史體若今世詞。可以見其時所有城郭海軍車戰將卒祭祀葬婚之法制。顧其所爲敘述者。則亞幾黎之戰勝也。阿雅克斯之雄略也。烏利時之謀略也。於文物閱如已。

吾黨號稱文明。顧髫年就傅所爲。與未化之民無以異。自太古至今。事之有取於默識者。舍鉅

子名人之言行無以爲也。問阿伯拉罕以何物纏腰。得隱形而往來於其地。何撒穆爾傳其帝命矣。而峻盧不遵。何大關自媵其牧羊。而帝謂其於王者爲失德。此皆以二約課兒者之所謹也。而當日猶太之政教。雖斑斑於此書。非所重矣。歲稍長。課史事。晨起入塾。負手諷書。聽先生所覆。扣其徒者。則古當何代。英倫爲某種之所寇也。何王守禦最力。而殺者之爲誰也。阿爾弗烈之行何優。剛奴特之言何善。戰雅古恪者何民。勝弗洛登者何將。棄王位者何君。篡前王者何氏。謹而識之。至矣盡矣。設問國中奴婢之令。以何時爲始終。拂特諸侯。自何時而變制。則塾之師與徒。莫能對。

更長治希臘羅馬古文。以謂根柢之學。顧所爲學。不外自亞加孟諾以至凱徹之爲君。與其驚奇譎詭之事已耳。初何嘗取其典章文物。民德風謠。考其進退盛衰之理乎。置一弱冠學子於此。設問以理塞古以前。希臘民智何若。亞利烏巴殺之制。其本原與功用爲何。彼不能應者。未嘗引爲恥也。獨至咀斯之甲鎧。馬拉頓之役。將兵何人。有不知者。斯爲大詬已。

故有曰國史者人豪之國史。幾人人謂然。此其原發於蠻夷獠僚之所歆。而其例之行。散見於往籍。且人人受之於心智肇開之初。所以習若性成。欲自拔於其迷而不得也。雖然。心習之成。尙有故焉。則試得而數之。

民之察理也。常易其專顯而難其渾玄。專顯者物必某物人必某人。既耳目所可加亦心思所易附者也。渾玄者會通衆事不一不拘類異取同言足統物者也。喜專惡渾之心習見於野蠻爲最多。及其文明猶未能去故家童里兒每樂翁媪爲言故事而小書稗說銷售必多家居晨起取閱報章於所記之獄訟盜賊宮闈起居死亡生育嫁娶離異皆所屢觀未嘗嫌瑣入五家之閭其道路偶語風過微聞爾汝我他累用不絕大都鄙近人事已耳吾聞乍遇生人欲測其心量之廣狹者術莫便於較其語次所用專名與所用公名多寡之比例大抵用會通之語多者其爲人必經學問用專指之名衆者其人神識不越下中蓋人心之於事物能達其凌雜而得其貫通者寡矣此心習之由然一也。

人情之爲學也。常樂其淺易而憚其艱深。彼以謂求史學於紀傳之中則窮理之與娛情可並行而不背。神思所寄。旣樂於毛舉。乃今觀古人蒐瑣之蹟。卽有以知教化世運之所以隆污。事之易爲。孰逾此者。其神識之凡近。與村嫗竈養無殊也。故欲爲村嫗竈養之所爲。卽有以學大人之所學。村嫗竈養。聞之於里曲盲詞。吾今求之於古籍雅記。古今人可喜可愕之事。章灼如斯。吾但繙帙及之。則世運之所由成已見。他日者卽出而與人家國。取懷而予。夫已有餘。是真天下之愉快者也。而

孰知已誤。此心習之由然二也。

常智之於窮理也。常安於模略。而憚於諦精。知世運之變。教化之蒸。固必有其所以然之故。然以彼術而言之。若甚近而易知。由真道而求之。則甚迂而難見。世俗論事。設漫然不圖其精審。則悠悠之說。亦若可用。而未嘗無當於人心。如言天象八星。則謂爲眞宰手造。納諸鴻軌。脫不窮手造之果爲何狀。納軌之眞爲何功。乍聆其說。亦若不誣。草木昆蟲禽獸。一一皆化工所創造。使不求甚解。則其說亦若可存。惟諦而求之。斯所持之說皆廢。故以教化進退。爲聖賢豪傑所轉移。使不問轉移之果操何術。則其說亦若可安。而不必更求其精審。此心習之由然三也。

使必求其精審。試問彼以世運爲聖賢所陶鑄者。是聖賢人何自生乎。夫聖賢之生。有二說焉。一曰非常。一曰常理。以謂非常歟。則必稱其人爲天廩。爲篤生。甚且有一切感生之說。力辨其異於常種。亞洲開國皇王。多如此者。卽常沐伯之爲史。亦謂凱徹入英。仰承天意。而維廉若耳。治諸賴耶。皆昊蒼所立。應運挺生。特無如今世之人。不盡信其說耳。非常之說既廢。則不得不率常理以爲言。常理。則聖賢之生。亦必有前因後果之可言。與世之萬物無攸異。五洲人衆。五穀所養。並世所生。僅處一焉。此不似涓塵之在海嶽乎。產於一國之中。智識語言。禮法謠俗。風土種植。是種種之無窮。萃

其。一。身。不。猶。風。雨。膏。液。未。耜。耘。耆。於。一。穗。一。莖。呈。其。所。結。之。果。乎。夫。生。理。之。科。自。然。之。學。治。之。而。著。其。大。例。遠。者。千。年。近。者。百。載。豈。其。說。之。皆。誣。而。所。言。舉。無。驗。使。歐。洲。之。父。母。可。忽。生。髮。皮。促。項。之。護。登。郡。使。巴。布。亞。蹶。頤。羯。首。之。蠻。可。忽。生。碧。目。黃。形。之。高。加。索。則。雖。謂。聖。賢。不。擇。地。而。出。可。也。假。奈。端。可。育。於。亞。斯。吉。摩。之。家。彌。勒。登。可。遇。於。安。但。曼。之。種。而。飛。支。蠻。島。之。上。有。哈。務。德。與。喀。拉。遜。之。爲。民。而。後。稱。風。俗。教。化。之。成。皆。偉。人。功。績。可。耳。獨。使。生。學。種。姓。之。言。爲。不。虛。心。學。積。因。之。理。爲。已。確。則。亞。理。斯。多。德。之。親。其。面。角。決。非。五。十。度。而。南。海。士。番。炮。烹。人。肉。謹。誼。狂。跼。音。若。海。潮。者。樂。師。必。妥。文。必。無。生。中。之。理。然。後。知。聖。賢。豪。傑。之。起。其。爲。因。至。繁。其。爲。原。至。遠。必。有。人。事。政。教。爲。之。根。柢。尤。必。有。天。設。國。土。爲。之。首。基。夫。非。闕。然。無。所。憑。依。如。海。鳥。隕。星。之。飛。來。遙。集。者。斷。可。識。也。夫。曰。得。賢。可。以。興。邦。立。法。期。於。持。世。此。其。說。固。非。誕。也。然。而。僊。野。之。種。非。明。哲。之。所。龔。興。構。奇。之。宗。非。元。愷。之。所。鍾。毓。此。其。說。尤。不。誣。也。天。演。之。事。苟。莫。爲。其。先。斯。必。無。其。應。故。必。有。既。進。之。程。而。後。能。益。爲。其。光。大。欲。得。偉。人。之。鑄。其。羣。者。非。其。羣。之。先。鑄。偉。人。必。不。可。彼。所。爲。變。革。轉。移。開。創。戡。定。之。業。固。卽。其。身。而。得。其。近。因。亦。於。其。羣。而。得。其。遠。因。非。其。局。之。既。成。本。之。先。具。將。其。業。無。由。立。且。其。人。無。由。興。必。總。其。時。之。全。局。而。言。之。世。無。人。固。不。治。人。無。世。亦。不。生。世。與。人。有。相。成。之。功。斯。天。演。之。行。見。矣。

且卽以其說爲可從。而聖賢豪傑之生。無所待於如何世。則不知一羣之中。忽得此首出庶物。聰明睿智之一人。其於世於羣。又何益也。何則。其所權藉者。亡也。凡大人之業。無論其爲立德立功。立言。皆必有其先事者。爲之權藉。是固其國庶寡。貧富。勇怯。智愚之異。與其政法文物。所以相養生。皆其業之所待而立也。雖有文章。若狹斯不爾。使無數千年。聞見之積累。以富其思。又無數百世。修明之文辭。以達其意。吾不知其所爲詞曲者。烏從來也。雖有創物之智。如瓦德。使生於不知用鐵。之世。抑冶鍊之事。至微淺而不足道。力學之不講。旋牀之未興。吾不知所謂汽機者。何從製也。雖有外籀之精。如賴不拉斯。使未有埃及大食以來。所積進之算術。則其力理天學之作。果遂成乎。不獨此也。夫世俗所樂膜拜而頂禮者。帝王將相。而以彼爲持世之人也。然試觀希臘之芝諾芬。使所謂十萬衆者。皆怯弱無恥。或桀驁不馴。其戰功常爲何等。又觀羅馬之凱徹。使無一時之練卒。與累世部勒之素。戰勝之威。其武功又何若。卽如今日歐洲言將略者。推毛祿矣。然使其國無四百萬勝兵。之丁壯。供其徵調。指麾是執兵以從者。皆羸弱不毅。或不服從號令。而蠢愚則吾不知其能事。又將何從而見也。

今使有人於此。見一礮之轟也。彈出於此。船沈於彼。乃掩耳咋舌。極論引燃之功。而置藥彈礮。

械之用於不足數。其爲妄說。不辨可知。夫使必課其功。則豈徒藥彈礮械之數者爲不可略耶。推之無窮。凡所以致引燃藥彈礮械。以成此一轟者。廢其一皆無由舉。乃今之論治化者。必歸其功於二人。而悉置其所權藉。夫無涯之國力。必有所自來。而無盡之前因。以此爲其果。彼劃而論之。吾未見其智之勝於若人也。

三古之初。民儻治簡。聖聖代興。開物成務。則謂世運之進。爲屬於大人。猶有當也。然此如兒童之言戰陳。以勝負爲一將之能。土番初起。各爲小羣。相惡相攻。互爲起滅。故其羣之可紀。舍眉目無可言者。雖然已失實矣。而闢者乃推其所以言古者以之言今。斯益謬已。不知自射獵游牧之衆之日微。而小部漸合爲大國。執兵與執耒者分。其羣之體用日恢。國大政繁。相爲比例。由是而新制立。亦由是而新功興。遂至學術文章。習俗皆有日蛻。其故與時偕極之勢。凡此皆出於天演之自然。而所謂君若吏者。不獨無能爲。且亦不之覺也。嗟夫。欲知一羣之天演。而徒卽拿破侖伏烈德力輩之紀傳而求之。雖讀者知於口繹目盲。吾知其無所得也。

前之爲說也。以世變爲天意之所存。後之爲說也。以運會從名世而爲轉。之二說者。其中於人心至深。而持以論世者至衆。誠使其說爲是。則羣固無學。雖然是二說之於羣學也。不過見其理之

不兩存已耳。未嘗明斥吾學之必無有也。乃有人焉。持論著議。言羣之必不可以成學。今者吾將深著其說之不中。則必俟此學大義之既明。而後有所基以發論。亂吾言之序。固不可也。雖然。議者之說。固有淺深。若先從其淺者而闢之。置其深者爲後圖。未爲失也。福勞特曰。今世所謂科學者。非但卽物窮理已也。於先後因果之間。必有數往知來之公例。而後副名實。夫羣之爲物。有其因矣。而以人心志願之不齊。其果或見或不見。故不可以稱學。今夫形氣動植。所以成自然之學者。以是因必從以是果。而公例行於其間也。惟人事則不然。爲與不爲。各由志願。是故因而果異。因而果異者。其公例爲不行。公例不行者。其於物爲無學。且其理亦至明已。向使羣而有學。將人事爲有常。人事而有常。則行乎所不得不行。而無所施其志願。志願者。人心之自由也。惟其自由。故有善惡可論。使羣而有學。將善惡之分泯。而毀譽刑賞無所施。夫豈人事之理也哉。又曰。謂世事有公例者。以民性有秉彜也。顧人理異萬物。而人人皆有怙非爲惡之特權。故一事之見也。於事前其存心不可逆測。以爲因。於事後其用意無從順推以爲果。又曰。拔可爾之爲史學也。平稱人事之不齊。而常取其經數。此其術似也。雖然。經數亦隨世爲差。未有睽違二時。而經數能相若者也。又曰。自我觀之事。見於史傳者。未有複出者也。卽史傳而考其事實。皆行乎自然。一見而不再見。行乎自然。故不得如

格物之設事以試驗。以其不再見。故雖爲實測。而人事終不可以前知。凡福勞特之言羣具如此。

駁之曰。夫人心之志願。或言其自由。或言其有定。二者聚訟舊矣。今福勞特拾其餘談。以攻羣學。謂其與志願自由之說背馳。是亦不可以已乎。不佞於福之言凡四引。自其第一條而觀之。福之意不但謂人心起滅不可前知。無因果相生。如心學所指列者。且直謂人心爲物。與形氣動植絕殊。無因果可以前知。亦與自然者異。夫既異自然而不同於形氣矣。則人心爲物。信爲疑神。非格物致知者所得與。而意念之起滅出入。時時皆帝鑒所臨。此其言人事。正與本篇所發論者冥同。無怪其以羣爲無學也。不知謂人心志願有不可以前知者。於理可也。謂人心志願盡不可以前知者。於理不可也。且志願豈徒有可前知者而已。使其人居易而率常。將內外因應。若出一途。卽境爲推常。可得其八九。行絕五軌之衢。而奔車來於其右。則其人見之必避。而斜出者。斷可識也。汽駟時發。而其人急欲附行。自其所居有二塗。往一爲五里。一爲十里。坐而策之。其人從五里乎。從十里乎。又設晷餘二刻而失車。後至者有誅。則彼之疾走。抑易以騎者。又何決也。購日用凌雜之所需。有二肆焉。同閤者。廉而美。出郭者。貴而楛。使其人置同閤而取出郭者。則必有所以使然之故。無疑也。人之售其宅也。固有棄二千金之價。而取其千五百金者。然不得用此而議計學。賤售貴之例。爲無驗也。夫

一國之民。其酬酢往還。志慮之可齊如此。斯本隱之顯。事迹之見於其中者。亦必有可齊之形。與相應也。且猶是一人之用心而已。使總一羣而論之。則因果相從之際。其可齊而有定。將過於前所言者。何則。自其經數而言之。彼特別非常者。將泯而不形故也。

且福勞特之所謂學者。其所持之義。亦過狹已。必用其言。是捨形數力質而外。無科學也。夫科學者。所以窮理盡性而至誠者。可以前知。顧前知於物有品量之互殊。於術有內外籀之相異。故其可以前知一而所前知之等次。乃不同也。但使有可前知。斯將成其科學。不得以所前知者之尙泛。不能具滿證。而以得物情之所不遯者。遂可靳學之名。擯之使不得列於專科也。此如氣候之學。是已。雖達爾背之賽馬。有時可以遇風雪。而六月盛夏。或圍爐而後溫。然此之變常。不害言冬寒而夏熱也。英國西南風之司令也。歲早歲遲。歲舒歲暴。顧其來也。必當秋風雨之表。以空氣之積重。定雨暘之屢遷。雖非至精。而舟師寶之。何則。卽此已足以利舟行。審趨避也。故使羣之成學。其逆筴世變者。不過如氣候學之所爲。已甚可貴。矧乎其於羣之大理。精密不僅此也哉。

且福謂史傳之事。未嘗有複出。以其不再見。故雖加以實測。人事終不可以前知。今無論史傳之事。未嘗無複出。而再見者。卽謂人羣之事。爲盆出而莫有同。而福之所言。亦非摯也。蓋學舍形數。

力質而外。其求諸自然。而爲據實之科論之事實。大抵無重規疊矩首尾相俸也者。則何爲而獨責諸羣學。今夫數術緯諸形氣。至於天學。則至精密。蔑以加矣。顧其事未嘗真復出。而莫不有所異同。乃至地學。此亦輓近科學之至精者矣。而其言。卮齧之理。淫淤之形。地火爲其掀騰。山水爲其淪陷。其致然之衆。因雖皆有公例。可循至於總果。則錯綜雜糅。少有合者。特不必儼然相殊。使外籍不可加前。知無由用耳。夫使天文地質如此。而皆可立爲科學。則何獨於羣而疑之。

且何必曉曉乎。以福勞特前語。課福勞特之所自爲。將有以知其言之不摯已。夫福勞特固近世史家之巨擘也。必如前言。彼且無所憑以爲史。此略求之於其書。而皆可得者也。如其論一千五百四十七年英國遊手之禁也。曰。民久遊手者。則著之奴籍。此時國之風氣猶蒙。故雖禁遏惰遊。其勢不可以猝效。此蓋謂二因並著。一羣之中。有相剋之效也。又如論占田併兼。曰。當顯理之朝。其事勢已趨於如是。特懸之厲禁。民憚法而不敢爲。故顯理且死。而其事夕興。此蓋謂其時有羣力之所趨。而適有他力者爲之沮抑。至沮抑之力。既去。前力之效。乃卒呈也。又其論市價也。曰。於時有二因焉。一爲制錢之敗壞。一曰田法之新更。二因并行。而百貨遂由之而騰踊。此尤論因果之較然著明。而無待一辭之贅者矣。更卽其英史而觀之。其推言世變。根於民德政教者。吾又不知其凡幾。其演

說史學也。嘗曰徧讀天下史記之文。知所以告萬世者。有大法焉。雖謂之天律可也。曰。凡政之可久而不敗者。必其至誠而大公。不公不誠之政制。夫亦有傳世者矣。然必有降罰之一日。觀於法民革命之事。可以徵矣。已而復言曰。近者支那之亂。周於其國之太半。其呼譽唵呻之聲震全球。夷考所由。政法泰窳。上奮其私而下無學故也。此指咸同間凡此所云。云雖不必標羣學之大例。然已陰用其例而不自知其於造因成果也。既已爲其內籀。且立公例以爲後此外籀之基矣。乃猶曰於事前其存心不可逆測以爲因。於事後其用意無從順推以爲果者。吾又安得目之爲篤論乎。

以下駁荆士理言羣無學之說

福勞特而外。其以羣爲無學者。吾又得一人焉。曰荆士理。荆教會先輩。故其言羣理也。以爲有天事焉。非人力所能致。謂民羣之變。其例不純。不可以爲科學之業。其平生著論。號科學限域者。大抵申此義也。有曰公等咸謂物有不易之大例。故人事亦有大例不可易者。此其說誠是。顧亦問所謂不易之例者。作如何解耳。夫所謂不可易。有言乎其儲能者。有言乎其效實者。若從其效實者而觀之。是不可易者不必信也。靜觀物化。例固與例相乘。力固與力相剋。萃因成果。果各不同。雖有至信之例。常忽有他例焉出而與之相勝。前例遂失其權。浸假且爲後例所剋滅而不可見。今夫物質通攝力例。非所謂最爲普及。而居物之所不遜者耶。然而天下之石。果皆墜地矣乎。甚不然也。使吾

手取一石而持之。未見其墜地也。石持以吾手則不墜。此亦例也。通攝力之例雖行。不過使吾手覺重已耳。而其墜地。非吾縱之。必不能也。是故例雖不易實可易。不易者必自其儲能而言之。以言乎效實。則雖有至信之例。固無時不可爲他例之所勝也。荆牧師之言如此。

曩此論之初出也。格物家爲之大譁。抨擊幾無餘地。向使荆牧師悟其昨非。不更表而出之。不佞亦無爲更理其前語。蓋其言之刺謬。在用格物名義而界域不明。致言厯理紛。遂爲學者所詬病。夫公例云者。無異言事物公理已耳。以無時而不然也。故曰公例。然則公例者。固非權力之謂。而安有相勝相乘者乎。且其言通攝力例也。亦異乎吾所聞。通攝力固無往而不存。但有物質。此力自見。而所謂公例。則二質相距。其相攝之力。與輕重作正比例。又與相距之自乘作反比例也。今荆牧師乃謂石未及地。此例爲他例所剋滅。又謂二例爭勝。而其一行。凡此者。於語言爲不辭。而於物理爲巨謬。不知石未墜地。通攝力與其例。皆無恙。且荆牧師之於物理。一若數力相推。從荆之說則必爲數例相推相剋滅。而例遂爾不行也者。而自科學言之。則有其相劑。無其相滅。此奈端第二動例之所明揭。而滿證者。大凡數力相推。一力將自有一力之效。若不相謀。而其果。則所會而整成者。譬如城頭大礮。平放一彈。其及遠之數。擊力之多少。皆可計知。以藥所平推於若干時。行若干尺。無間於地力之存。

亡而地力之下。吸於若干時。墜若干尺。亦與彈從礮口直墜而下者無所異也。荆牧師於形氣至簡之理。尙不瞭然。無惑乎其於世變之繁。無往而非謬論。甚且謂其事無因果矣。寄語荆牧師。且置羣學之論。以爲後圖。未爲失也。

雖然。羣學有無之論。不可以不定也。請觀荆牧師他日之所言。其於前說自信不堅。可以見矣。荆牧師嘗以吾英作苦小民。合爲册黨。以其義本於約翰與英民盟約之大册故名其會曰册黨以與執政及富貴之家。爲反對也。則本其解紛之意。爲說部焉。名洛克傳自爲之序曰。且爾曹何苦而爲是洵洵者乎。自我觀之。化之進也。一國之制度典章。自君主而日趨於民主。始也權萃於搢紳。終也道公於通國。此雖有遲速舒疾之不齊。而國勢必至於此而後平者。殆可決也。故使一流之民。所求者不過欲其黨之眉目得入議院。爲其代表。以與聞政事。此固公理。無愛所願之不償也。必恃其衆。奮氣力。嬰綱紀。以爲其所必不可爲於吾英者。濟否非吾所敢知矣。且所謂進化非他。用其所得於格物。實以施諸行事已耳。而循常嗜故者。必欲奮區區之力。以沮之。多見其不知量也。他日又以其意諭小民曰。公等今日所以養其身家者。優於一千八百四十八年以往矣。知其所以致此者歟。則計學例明爲之也。如此言卽其意而釋之。固亦曰世變所以底於是者。以一羣之中。有自然力焉。莫期爲而爲之。又皆有因果

以下總論
前二家之
書而歸斷
於羣之可
以爲科學

相從之公例。繼自今。世變成於何等。循其公例。可以前知。已往者可卽果以窮因。未然者可循因以責果。然則荆牧師之所談。亦一一用吾羣學之旨。乃於治羣學者。漫然曰羣固無學。何前後之不相應耶。

不佞於福勞特荆士理二公之言。列其前後之自相鑿柄者如此。而二公之所以復者。又可擬而知也。彼將曰吾之於羣也。非曰絕無因果也。特所以逆推而順數者。存夫無慮大凡之間。必求精確。如科學外籀之所爲。理不可耳。然吾觀福勞特爲史。於事變遷流。亦云理之所必至。第所指多食貨之事。而謂他變不然。顧一羣之變。生於民心。藉使他變不能決因果之必然。則亦何有於食貨。荆士理於計學公例。既已親承之矣。且謂進化爲格物之見於行事。治制則以民主爲歸。而沮進化者爲不知量。乃又謂天心人事。可相勝而公例不行。此非所謂多所抵牾者耶。若謂羣事所可前知。存乎大概。欲爲滿證密率其事不能。則二公所深辨者。固不佞所未嘗言也。又何爭乎。歐洲近數百年。科學立者如蠟毛。而其中得爲滿證者。特其少半耳。至於其餘。則進於外籀之科。其道幾無從也。然不得遂以爲無學。若地質。若生理。若心靈之數學者。皆僅及物之品。而未與乎其數。顧其變則可以前知。而其例皆誠而非妄。今之羣學。正如此耳。羣之事變。其膠葛深隱。常過於他學之所治。則其

術固不得如他學之簡。至類同事之變。以見其會通。其所會通者。常出於至寬之塗。而大其時地之界域。雖然。既有其會通矣。會通斯有其公例。有公例則可本之。以明事變之所由。而卽此遂得以成學。今夫民生而有羣。羣而有治術。非僅今日之事也。但使世有政法憲令。而又有利害仁暴之可言者。斯不得謂羣理爲非科學而無因果之可言也。

且羣學所有事。不僅政法憲令間也。福勞特荆士理雖以羣爲無學。而於政法憲令之用。深信不疑。過於吾黨。今夫刑賞所以勸懲。以其勸懲而民行以異。以民行之異。其大效將於羣而見之。故自所及之一二人而言。刑政之效。雖有聖者不能定也。獨總一國之衆。則其效若可觀。福勞特謂拔可爾不知人事經數。隨世升降。而嘗稱以斬刈狴犴威民。其令行禁止者。恆什八九。夫此豈不自經數而求之。是故以一人之情性志慮爲言。人事避趨固不可以預策。而刑律之用。所禁其爲彼而開其爲此者。亦存於通國之間。蓋人心去就。夫固可得以前知也。然則時世變遷。亦有可言。而豫計者矣。民之好惡。不一端也。向也用其懷刑之情。而法令於羣有左右之效。則設用其他情所同。若勞力食報之務。厚入世處境之求。高與一切所樂。得於名實者。其愈有明效。滋可見已。使聞者以吾言爲然乎。則羣又有學。

總之羣學有無。可一言決也。使羣理不足爲科學。則一國一種之事。無因果之可言。而講政教。言治平。皆爲無取。不獨三古以還。言治之書爲可燬也。卽今議院樞府所裁決而著爲令申者。皆可易之爲占。闢枚卜而無容。然否於其間。充類言之。卽廢其事。可耳。何則。政之行也。其收效。旣不可知。令之布也。其所求。或以相反。舉簇簇大亂而已。治云乎哉。反是而觀。使因果不獨存於物性。而於人事爲尤。則羣以內衆力相推。效有所底。其合散疾徐之故。皆有定理大法之可尋。道旣不可以須臾離。序亦不可以纖毫易。吾黨含靈秉氣。身處其中。內之將以保吾生。外之將以淑吾世。方將竭其耳目性靈之能。事以討論。其用事衆力之爲。何其因果公例之何若。此固覺民之天職。而不必遠言御世宰物之功也。

然則羣之有學。固可決耳。不佞將於後篇。進言羣體。得此而後羣學之真以明。彼以羣爲無學者。坐不知羣事有兩宗之不同。其一宗爲吾黨所重。而爲史家之所忽。其一宗爲史家所有事。而又爲吾黨之所輕。蓋史家所重。固無定理大法之可言也。

喻術第三

此物性下言凡
其質點質之
何如自點之
爲團體至人
於天動人
植乃不及人
羣莫不如此
此是故欲如
觀其國民此
定例也

曷嘗觀圻者之成墉乎。使其甄堅實平等。火候純一。廉隅礪礪。雖無用途。要可以成墉。且其功以久。使其調。埴不均。火候不至。譏。髀。斷。薛裂。橋起。其成墉也。丸塞而塗附焉。雖高不及肩。猶慮圯已營。卒積員。彈而峙之。生此而爲員。於彼而爲方。然其塋積之形。必下寬而上銳。斜倚以爲固。欲其端之中懸。不可得也。頑鐵出鎔。雜焉并下。凝爲無法之渾體。大者如馘。小者如拳。圈。研。臼。注。不可勝狀。夫如是而積之。雖有至巧。不能使其形之整齊也。是故凡羣者。皆一之積也。所以爲羣之德。自其一之德而已。定羣者。謂之拓都。譯言總會一者。謂之么匿。譯言單個拓都之性情形制。么匿爲之。

然此猶人爲者也。更觀天設有原行焉。有雜質焉。有雜質所合之雜質焉。其由流而凝也。亭屯。蹙合以成。其所謂結晶者。晶之爲物。如形。鹽。大小互殊。或如削。觚。或如析。圭。其穎。邸。多。交。迥。而。相。入。然使從其鰓。防求之。雖破之。至微。其形皆純。而法一。蓋晶有定。則合微成。巨爲微。爲巨。無二形也。雖有時以一質而成異品。若炭質之爲炭。爲黑鉛。爲鐵。石是已。則質點凝結。物至小者。名曰莫破。而成質點。排次之。有異。顧一局既

成。無錯出者。此所謂同分之變者也。以晶體之有法。故質學家能以物質之相似。推晶體之不懸物。積微成著。本其么匿。成其拓都。此天設同於人爲。先驗於金石無機者矣。

更觀乎有機之動植。是么匿定拓都之例。未嘗不行也。夫動植之爲物。自草木以至獸人。各具形體。顧其身質點之微實。各具合成。是形之理。特天演之階級。彌峻官部之整。成較繁。斯其理隱難見耳。乃至下品衆生。生機甚簡。其支骸恆幹。非若繁者之大具。而難於更張。斯前例之行。顯然易見。此治自然之學者。所共明也。其見於動物者。如陂塘之蛭。海中之鰭。苟橫分之爲數段。而因段成形。悉如其本具。此外見諸植物者。如多刺之仙人掌。赤葉之比根若。插葉置地。信宿遂生。甚或片鱗飄墜。不種自活。莫不么匿拓都。聚散同體。是前例之行。普於萬物。人爲天設。無生有生。莫能外矣。

由是觀之。羣之爲物。可以見矣。其性情形制之大經。固聚其分者以爲其合也。么匿之品德。旣彰。斯拓都之形。有所範圍而不可過。他若外境之所進退轉移。或使散者不合。抑合矣而遲速不同。此皆時而有之。獨么匿之所本無者。不能從拓都而成。有么匿之所同具者。不能以拓都而忽亡。營卒之峙。員彈雖窮。極巧力不能使蠶立。而中繩食鹽成晶。必不能爲冰花之六出。蛭終爲蛭。鰭終成鰭。雖極生物能事。不能化其分段爲羸蚌明矣。故衆生羣法。皆依此例。或聚族共居。漠然無系屬之

可論。或合而成體。有分職通功之可言。凡拓都之不齊。皆自么匿而已見。斷未有合羣之品德。與其物之性情形制。絕爲兩法。使牴牾而不相似者也。

自少時習聞長老言。人爲真宰所特造。與萬物絕不同。故宗教言理。萬物與人不可通合。此其聞吾前說。并人物爲一談。宜愕然而不敢信。雖然。是所謂例者。固人物諸羣所莫能外爾。類古今之異種各國而觀之。將自見其無以易。

天下種族之繁。禮俗之異。不可計數矣。乃置其所異。而觀其所同。莫不飲食也。而皆有饑渴之害。有所用力。其形必損。損而莫養則衰。而無以引而爲長。莫不惡勞而樂佚。莫不有陰陽之患。形傷則疾痛從之。相感不相得。則慘怛而離憂。其苦也。或由過焉。或由不及焉。同而無或解免者也。故猶大奚樂格之告耶穌教會也。曰猶大之民無目乎。無手足乎。無官骸府藏乎。喜怒哀樂之情異乎。食豈不以穀肉。傷豈不以刀劍。吾病汝曹之所病也。吾療汝曹之所療也。冬寒而夏溫。其行於吾黨者。與行於汝曹者。又未嘗異也。使汝吾刺。不流血乎。使汝吾按。不狂笑乎。汝鳩吾豈不死。汝虐吾豈不怨。使吾與汝於此而盡同也。未見其餘之絕異也。

人性大同。顯然如此。然而有異。惟其有異。而羣德之高下以分。二羣之間。視么匿之所同。以爲

以下言以拓
么匿爲之
都其例之
見於人羣
者乃表羣
學大義與
其所講求
之實分大
同次同特
別三者

其拓都之所同。亦視么匿之所異。以爲拓都之所異。故羣之變也。視民德之進退。羣性與民性。羣德與民德。相待爲變。其例則羣學之所有事也。世尙有疑此言者乎。則請勿求其深。而先言其易見者。夫動物下者。於其類常畏。而相避。使人而然。將其所以成羣者。幾何。知此。則羣道之本。於感通相保。不待論矣。悅我者。附虐我者。讎民之同情也。假其反是。而姑以謂有此羣焉。則與今之羣。其異同當何若。事樂其易業。惡其難民之同性也。又假反是。而姑以謂有此羣焉。則與吾所居之羣。其異同又何若。自夫羣之大象。常從民性之大同者。而形之。則羣之互殊。亦必從其性之偏異者。而生焉。又何惑乎。

是故羣學之開宗也。以么匿之所有。定拓都之所有。羣之能事。必視其民。常於二者之間。求其對待之公例。其進而考實也。始於最初之羣。若漁畋游牧。小部散處之蠻夷。爲指其民德民智之所萌孽。夷考國步局促不進之所由。乃繼而有外境之磨礪。外力之接搆。民志厲焉。民德親焉。大羣以成。其事實則羣學之所討論也。羣既大。其中有主治受治之分體。有制節率作之異用。則區其別異。溯其本原。乃有物力。其於羣之爲用獨大。以行之久。而民德以變。於是有土廣民衆之效。制度日繁。指其力之方體。著其效之各殊者。尤羣學之所務也。大抵人羣之興。自微小極陋。泊夫盛大文明。其

中常有大同者。本乎民性之相近。有次同者。生於種族國土之不齊。最下本於人爲風教。互乖謠俗。殊致特用之。既久。若不可離。且或守之甚力。羣學爲分別而指實。闡因果之相承。而一羣之立於天地也。有發生有滋長。有形制有功能。凡皆其民性情才力所適會。旁礪而成之。苟跡其所由。則有出於天理之同。然有本於地勢之特別。有生於人事之所矯揉。析而觀之。羣學之功。皆在此耳。

蓋羣者天演之一事。所本於民質者。無論已。而所居之地勢水陸寒燠肥磽美惡。於羣皆有以致其不同。卽所通之鄰壤所交之種民。亦砥礪交推以成。其如是。顧羣學之事。所重者不在今日羣種。治化之已然也。在卽其已然。推所必至。天生烝民。德不虛立於其身。有性情才力之可指於其羣。卽有強弱衰盛之可知。是則羣之所以爲學而已矣。

顧人羣之因果。其理常隱約幽夤而難明。法立所以興利。政行所以救弊。然其效恆反其所期。事變之所由來。必及之而後悟。其始莫誰見也。故法國路易拿波崙興師以沮日耳曼之合邦。乃日耳曼諸部轉以其興師而合。方地亞士之造臺堡以守巴黎也。豈圖二十五年以往。乃反爲其破之所攻。此言禍祥者不能測其兆也。夫羣事之離奇如此。則欲觀其會通。標之公例。若科學之所爲。無亦至難而不可也耶。

以下言羣之因果最繁。故前知不若他科。之易然此。學病也。雖有至精。學科如力。者不可知。者而不可知。

是言也。其難羣學可謂至矣。士欲以羣爲學。而循格致之塗術。若前語者。實時時發於心目之間。沮其窮理致知之志。雖然。無傷也。是未嘗無以解也。其詳以俟異日。今請先發其大凡。

今夫執果知因。而得萬物之不遜者。名數之學可謂至矣。而二者皆玄學也。玄學者。設事以求理。而無與夫自然之實物也。若夫求物理於自然形氣之中。則其學雖玄而入著。而著學於力理。所窮最遠而邃。故今之力學。雖未可卽云乎造極。然其公例之精。凡以爲順數逆推之用。迥非他科所敢望也。天文之所推步。製造之所成物。非聰明睿智。孰足以與於斯。則試以力學爲窮理之模楷。而其於形氣之變爲何如。變有所前知。有所不得以前知。使知二者之常分。則責成羣學者。可以知止。而不過。何以言之。今有地雷。瘞於某所。而待發。爲試豫計。既發之後。其居上四周之土石。若壘坡瓦礫。爲藥力之所騰激者。其事爲何如。此自不通力學。用其常智而測之。則曰雷之發也。是土塊者。將騰奮於空中。其高下不一致。騰極而墮。其及地有域。其爲時不同。如是而已。自通力學者言之。則稍過此。彼將曰是騰擲而墮地者。其理與七政彗孛之行天。無以異也。其軌將爲曲線。大小不同。而皆合於法。設置空氣之差力於不論。彼將皆爲橢圓。而以其橢之甚狹也。故爲旁隕之曲線。俗稱拋物線其及遠颺高之度。與藥力相比。有定率。力學之所能告者。止於此矣。雖於大分爲至精。而自一塊一

礫。而。云。之。則。疇。人。之。智。與。常。俗。無。能。異。也。同。居。伏。雷。之。上。是。土。與。石。孰。爲。其。直。上。孰。爲。其。橫。飛。孰。爲。其。高。孰。爲。其。下。孰。連。狝。而。彙。征。孰。蓬。勃。而。霧。散。孰。得。物。而。止。孰。乘。風。而。颺。千。世。以。往。猶。非。人。智。之。所。能。及。也。非。以。其。物。爲。出。乎。公。例。之。外。而。法。之。所。不。能。御。也。以。欲。前。知。其。所。據。以。爲。推。者。無。從。得。也。

故。科。學。之。於。形。氣。也。至。於。理。繁。雖。在。甚。精。之。科。其。可。言。而。前。知。者。恆。存。乎。大。較。夫。形。氣。之。學。其。因。果。之。相。待。非。甚。雜。糅。也。其。推。籀。之。所。造。非。不。精。深。也。顧。所。能。言。止。於。如。是。然。則。羣。學。其。所。治。之。因。果。無。所。往。而。不。雜。糅。而。設。科。之。日。又。淺。責。望。之。言。宜。有。眈。矣。有。大。經。焉。有。毛。舉。焉。大。經。者。可。以。前。知。者。也。毛。舉。者。不。可。以。前。知。者。也。此。爲。異。事。之。喻。其。理。已。可。見。若。更。爲。同。事。之。喻。其。義。乃。愈。明。矣。

一。孩。提。之。乳。也。其。後。日。之。所。遇。又。孰。從。而。測。之。將。襁。裸。而。殢。乎。抑。稍。長。能。行。乃。死。風。癘。與。癘。疫。乎。將。瘍。而。殤。乎。抑。疹。而。殄。乎。雖。聖。者。無。由。前。知。也。將。嫉。而。登。高。墜。歟。將。出。而。大。車。輻。歟。將。以。膏。之。傾。而。衣。焚。歟。將。墮。飛。繩。斷。而。肱。折。足。蹇。歟。此。又。非。明。者。之。所。逆。睹。也。方。其。在。阿。保。之。手。也。雖。玉。雪。苗。苗。究。不。能。定。其。長。之。賢。愚。人。之。成。德。也。本。於。天。姿。者。有。之。由。於。栽。植。與。自。致。者。有。之。其。立。業。也。或。以。巧。慧。或。以。勤。勞。將。後。此。之。所。薜。若。者。助。而。使。之。濟。歟。抑。困。心。衡。慮。而。終。不。克。底。於。成。歟。凡。此。者。存。於。不。可。知。已。耳。故。一。人。之。身。世。其。年。譜。行。述。之。所。書。雖。莫。不。有。因。果。之。可。言。而。曰。是。可。推。而。得。焉。難。已。

以下言與人
生事亦與
力學不可
有其不可
知者不可
知者然事
之倫次理

今使於其一生也。置其毛舉而言其大經。則事之可前知而逆睹者。稍稍出矣。有其早慧。有其晚達。顧靈襟之進。幹局之成。必有倫次。三周之孩。不可以學計。五齡之子。未足以與爭。心靈學非十歲所得窮。而治道之微。又非聲清未濁者。所能爲慮也。理想如是。情感亦然。其人婚嫁與否。固不可前知。然弱冠之年。心必樂於有室。其脾胃合而誕育與否。又不可豫言。願使有兒。情必殷於顧復。凡此皆十可得其八九者也。

雖然。一生之事。一身之中。實有其可以前知。且無以易者。爲官骸。爲神慮。爲消息盈虛之變。爲形法功用之微。

自夫人之用智也。常易其專顯。而難其通玄。故其論生也。亦重其無端而儻遇。而薄其所同具。而恆然。以謂既屬所同。則無取於重視。不知。是。同。具。而。恆。然。者。不。徒。其。事。可。知。且。非。知。之。則。爲。害。方。鉅。夫。言。人。身。之。天。演。者。有。鉅。驗。之。科。西名安那托美有內景之學。西名腓支阿洛志鉅驗學所以治生。此

不僅言經絡臟腑之形法功用已也。一軍之中。盈虛消息。總而論之。雖二學之公例。所以言並著。相生之變。未必皆爲其脗合。而形氣之事。亦時有其不齊。微鉅之度。遲速之期。亦不可以一概然。其於人身生理之自然。則固條理始終井然。見專科之可立。向使有人焉。以人生自少至老。常有無端而

以下正言
羣理有其
不可知者
其可知者
其可知者
是可知者
是可知者
分爲三等
大同小異
特異

儻遇者。不可以逆計而順推也。而遂謂無人學。是則諛辭之蔽。由不知生理之與生事。固有殊也。

行術年譜之於一人。猶歷史紀傳之於一國也。行術年譜之所敍錄。積言行以綜其人之一生。卽於此。可以得其形幹心知之天演。歷史紀傳之所載誦者。積聲明文物以爲其羣之成績。亦於此。可以得其種民治化之天演也。使執言之不一端。而曰人理無學。其語爲非。則以聲明文物之互殊。而謂羣理無學者。其謬亦猶是耳。

然而以人喻羣。亦著其大較而已。非事事皆相類也。苟分而觀之。則羣之爲物。形法功用。於其類見同者多。見異者少。其受變亦易於人身。其所待之外緣。多方而莫有同。亦視一人之所遇爲尤劇。第所不可不明者。是二物天演之中。其著於外。雖俶詭譎怪。而莫有同實。皆有其同。而不可見者。以爲之根極。俶詭譎怪者。固不可以爲學。而根極之同。則吾學之所宜勤求者也。此如一人之身。必有其形幹心知之天演。而後有其言之可傳。而一羣之立。亦先有其種民治化之天演。而後聲明文物史可得而書也。吾學之所盡心。在是二者體用之消息云爾。

謂羣學與人學有比例者。其言淺。謂羣學與生理學有比例者。其言深也。羣之爲物。實與生物同體。而又有類別之可區。爲類爲別。雖不必若生物界畛之明劃。而等其所同。異固有幹條之可分。

以下釋羣
學公例之
一條使學
者明羣學
之大體至
其所釋之
例則羣演
必由簡入
繁由渾入
畫也

故生理學之言生理也。於物之形法官用。有其大同者焉。爲有生所莫外。有其次同者焉。生物之大半從之。有其特異者焉。則一類之中所以得別也。羣學之言羣理亦然。本其大同以觀萬國。卽其次同以辨種族。卽其特異以分國民。而羣之形法官用。莫能遁矣。

然而拓都之爲異。自么匿而著者也。民者羣之么匿也。必本民情。乃見羣德。故人類之所同。然凡羣皆有其表。一種族之所同。然其表見於同種之國。最下方之民之所獨。然者必於其國。乃著所獨有之表驗也。故無間自其冥同。而觀其玄。自其各具。而觀其著。前例之信。究竟皆然。員輿之上。總總林林。所謂僂野之蠻夷。凡幾部。所謂文明之建國。又幾何。第卽其國土形制。而類族辨物焉。則民情羣德。二者對待爲變之理。自見。卽其散以會其通可也。立其通而徵其散可也。然則羣理之可爲科學。又何疑焉。

如前所云。特羣學之大體。今試舉其學所已明之一二例。學者庶有以識羣學之真。顧方爲其始基。則持論不能不資其淺顯。非以其理之居要也。蓋以其義之易明。夫亦粗舉卮言。用示學者涂術云爾。

天演之界說曰。天演者。翁以合質。闢以出力。由純一而爲錯綜。由渾而之畫質。相力含相。劑爲

變者也。此皆於羣之進演而見之。羣之由小而爲大也。分官任職之局。必由簡而漸繁。最初之羣。其數必少。而不相繫屬。無上下之相制。而不統於一尊。故有長之羣。必衆。而有紀綱繫屬之。可言制治之權。定而能久。凡此之謂判分。判分者。天演之首事也。以有判分。故羣之始純。而無異者。浸假乃見異焉。而見異之情。莫先於分。主治與受治者。分能制。與所制者。此羣演發軔之大經也。

羣之形演而進矣。其主治之制度。亦降而益密。故小部之酋。更置如碁。而政事亦簡。獨至其羣日大。并兼聯合。其主治之制。乃以日繁。有元首。有股肱。而治具益備。此判分中之判分也。

右雖人所習聞。顧其理所關甚鉅。不可忽也。民合成羣。其么匿。乃有分殊。殊而君民勢分。而後成體相生養。此言治之常談。亦羣學之要義。生物之始形也。無論科品高下。其體必先有表裏之殊。惟最下之品。乃有胚無胎。渾然莫辨。此猶世間最下羣品。居山林沙漠之中。其衆泊然相遭。不相隸屬。

方判分之始也。主治與受治之界。嘗無定而不明。土番酋長。操業與衆不懸。衆漁畋。酋漁畋也。自庖矛刺。自爲絢索。脫有戰事。從役不異衆番。特權稍重耳。夫戰爭所以保羣。力作所以相養。其君民之分不懸如此。故治羣之事。如訟獄刑賞。其權亦不專。

稍進。則治權專矣。會食賦而不自爲養。然作勞趨功。猶與其豪埒。其羣是時固有豪也。治權雖萌。長而宰制與力作之任。二者猶未分也。故耕牧則爲之農。老司其分。收交易則爲之監。市主其平。價而其身尙未離農工商賈也。更進而後。力作生養之事。皆任民自爲。會長所謹持者。訟獄則爲之士。師戰鬪則爲之將。帥蓋至此而心力之勞始分。而食人食於人之誼亦定。天演益進。判分俱深。勞力之業有生者爲者分者通者之殊。職羣之生事於以粗完而立治之制。則多循乎其故。

浸假事使之分。大明制治之權。亦由此而判分愈密。其始王一身所兼者。士師也。將帥也。郊祀之祝宗也。演進則數者皆有分司。羣大政繁。乃克相副。徒自其名言之。王尙爲訟獄之主也。而爲民置司。敗尙爲兵車之元戎也。而征伐有命。將乃至宗教之長。巫祝之師亦皆有主器之祭司。非王者所有事。雖一國之典章。功令其頒定必由君權而制。置奉行在在皆股肱之專職。此謂由純一而爲錯綜最爲顯著者。

演之最後。錯綜之中又錯綜焉。前例之行。斯無往而不遇。設官分職。其始莫不簡也。莫不渾也。至是諸司之所掌。又分爲丞副。若幹有支。若臂有指。一羣之內。治權宗教財賦兵刑。莫不遞析迭分。釐爲庶工。不相僂越。此謂天演之程。雖日繁而又日畫也。

雖然不佞此所欲言。非遂及羣學也。粗舉綱要。見羣學所講求。居何等耳。又將以見羣之進而日大也。其形制事功。固皆有大同次同特別三者公例之可求。猶之動植之物。其天演之層累淺深。常有公例也。

今試設問題於此。而後徐解之。曰羣之方演也。其幹局他處或譯形制與其進長之機。相待之變爲何如。又幹局之利於進長者。至於何時而止。幹局反爲進長之拘闔者。自何時而形。而進長之事。爲幹局所限域而不可過者。其事又何若。

則先卽生學之事而喻之。有生之形。莫不有幹局。進長之功。傳之而見。二者有相待之變焉。微妙閎深。殆不可以言詞罄也。獨最微極下生物。生理稍與他物殊科。舍此則進長盛壯。非有甚大幹局不能。統有脊無脊動物觀之。此例之行皆可見也。若夫高等之族。以絕有力善走稱者。進長之程。常與幹局之成相終始。幹局既完而堅。進長之機。亦從而止。故當形骸官理未甚具之時。其進長之率常最大。其骨骼猶韌。奕而未盡彊也。其肌肉猶濡弱而未盡燥也。其凶腦之駭積。鯉理猶未盡明。晝也總一身之幹局形制。皆必俟進長之既極而後完。然當進長方殷所食。不可以不消導也。營衛之血。不可以不周流也。有呼吸之續焉。有滓穢之濁焉。使非其藏府差完。脈絡既備。必不可也。物不

嗚呼此吾國變法之所以難也

能。不。資。外。以。爲。養。則。所。以。攫。取。之。具。與。其。巧。便。之。習。亦。所。演。爾。故。肢。體。官。知。與。夫。腦。脊。之。用。又。不。可。以。不。靈。然。而。皆。具。矣。皆。未。堅。也。獨。用。此。具。而。未。堅。之。幹。局。乃。克。致。其。進。長。之。功。而。且。進。且。長。漸。進。漸。長。之。時。是。幹。局。者。必。息。焉。爲。之。易。新。以。與。其。進。長。之。程。度。相。劑。假。使。幹。局。大。定。則。利。於。一。時。者。必。不。利。於。方。將。合。於。微。小。者。必。不。合。於。魁。碩。故。一。物。方。長。之。秋。必。時。時。有。其。改。制。潛。移。陰。易。方。死。方。生。反。是。而。觀。使。舊。有。幹。局。既。堅。甚。完。其。改。制。沮。力。亦。以。愈。大。而。革。故。鼎。新。皆。難。其。物。乃。入。於。老。死。此。不。易。之。公。例。也。

更證以人身中之一骨。而其理乃益明。人身以髀骨爲最長。童子之髀骨。其兩端椎桿相函之窟。恆柔而不堅。恆濡而不燥。骨之長也。其骨質常於是二處而傳之。必俟進長既足。身軀及格而後由柔成堅。由濡入燥。向使是爲長者。適在骨之兩端。抑在髀之中部。方長之時。必弱而不任力作。乃今有骨端相函之用。而生機又不由之以沮。則自然之至巧也。夫髀骨特一端耳。實則一身之肌骨。莫不如是也。知此則所謂幹局爲進長所不可無。而有時又爲進長之拘闔者。其義可徐見已。請更徵一肢之進長。夫肢之大小。與全軀相副者也。然使用之獨勤。則將有偏長獨進之形。又使益致之功。爲之甚早。若當遲弱之年。則此肢之碩。必逾常格。設爲之於形足體成之後。則此肢之爲進常微。

顧是二之所加。皆有限域而不可過。蓋人於一肢一部而用力獨多也。以其用之多。肌肉筋脈靡之者。疾糜疾斯其補之也。亦厚而血之偏趨於其所者。亦較常時他所為獨殷也。殷故其所增常過於所靡之數。此碩大之形所以見也。顧血之偏趨其所而殷也。勢必為營衛大小之所制。營衛大小。又有定則。使所趨之血。多者有限。尙可弼其管而受之。設弼而過勢。必毀其故。小易其新。大而後容之形之進也。營衛血管毀舊易新之事。亦時有之。特其勢必甚緩。小絡差易。幹脈較難。且血之周流於一身也。以心為之匯。以肺為之澄。衛脈所以行澄清之血。以生新營脈。所以運汙濁之血。以去故欲形之大。進於其故。非營衛先大進於其故者不能。故曰生機必有待於形制。而形制既定之餘。生機乃受其範圍而不過也。且夫血者所以養形。而涅伏者俗名腦。所以主知覺運動。與心肺營衛之張翕也。故營衛進矣。必涅伏與比例為進。而後可况形定而府藏成。一身之血必有經數。非他部之血有所減。其一部之血不能有所增。故一部之營衛涅伏。以血增而易。夫其故他部之營衛涅伏。亦以其減而易。夫其故此所以欲一肢一部進長甚多者。拘閔之勢。與之俱多。多甚將有不可踰之畛域。使其踰之不獨一肢一部之形制其故者。必不可用也。將他肢他部之形制其故者。亦不可用。非革之而易其新者不能也。是故一形既立。使於所操之一業。所處之一境。甚宜而無憾。忽令易他業。遷

他境則仍求其宜也。必難蓋於前之生事。既宜幹局。既備一旦。境移事遷。其改革之功。必愈不易。使新境與舊形而甚。迂則生機由之而屈者。蓋比比也。何則。以變境之已驟而革故之不時。

夫幹局與進長之機。其相待於生理者常如此。而其理之見於一羣者。又何如。羣必有法度。凡所爲至纖至悉者。既以建邦治於一朝。因之經綸愈密。章制愈周。後之變革從新。其進也。遂愈不易。夫必具形制。幹局而後有天演者。一羣之生與一身之生之所同也。顧幹局定則生機之進長有窮。欲起其限域而大進之。非革其故形而爲之新制不可。故守已陳之形制。則生機爲之屈而不宏。從其後而更張之。則向所已成。又甚完而大固。此維新之所以難也。非不知羣之爲物。其與時推移。不若生品氣質之難化也。顧其事已爲人力所不逮如此。一羣既立。其形法制度。當日卽於一定而不可移。一法之行。一制之立。日計不足。歲計有餘。皆所以定之之資也。試爲舉羣事之顯然者。則前例之行。可共明於其故矣。

自其細而驗之。則徑涂車軌之制是已。往者國未庶富。城邑徑術。偪仄湫隘。猶可用也。至於今非更新而充拓之。則大不便。然以舊制之難圖。所在皆如此。顧此猶其小。若通國之鐵軌。則變易爲尤難。方汽車之始用也。沿驛傳之式。軌狹車庫狹軌之設。徧於國中。今雖有適用之寬軌。而易轍大

難。卽車廂之制。亦本於古者之傳車。其不便爲旅人所共悉。然而其制已施。不及改矣。獨彼美洲之汽車。鑒於吾英之不便。且國多新闢之士。無舊制之梗於其間。其車制遂善天下。若夫英之車制。吾不知何以善其後也。母財之注於舊式者。旣多勢。不可以悉棄。欲新舊並行。則以涂之。交午分。合其勢。又不可狹軌庫車。遂忍此以終古。而民生無形之損。坐此至於不訾。此非幹局前成。反爲進長之拘閔者耶。

又觀倫敦宣洩之制。是例之行。又可見也。三十年以往。國家爲厲疫之防。乃定爲宣洩穢窳之法。以鐵筭伏行地中。注之河海。大邑通都。莫不用此。乃今其弊大見。蓋管伏地中。爲養氣所不及。穢垢鬱蒸。久而爲毒。一也。管通民居。殫氣閻溢。封蓋不謹。傳染乃興。二也。正坐爲之法。令乃使所欲塞者。反從而流。法之不良於斯極矣。及議爲之變法。欲使圍溷所出。不獨不能爲害。且可施之田畝。以爲肥。則舊制爲之大梗。至今議院論城飲宣洩之政。數百里城市。猶相與聚訟於其所宜行。謀始不臧。漫爲之制。制之旣定。逮見其弊。乃謀所以補苴挽救者。嗚呼難矣。此幹局爲進長之拘閔者。又一也。

更觀吾國之商政。此例之行。又可見也。蓋貿易之業。始也常曲折難行。及行而久。遂成風俗。後

雖有易從之他道而欲反所習皆爲大難。且有時而必不可。此如英國書賈之業是已。方郵政之未修也。每緘費一先令。而簡帙無從遠寄。於是一書之行。自印局以至購閱之家。其中經批售之大商。有零鬻之小賈。其利遞分焉。至於今事不同矣。郵費至半便尼。而寄一書。費數便士耳。舊行之法。大可改良。使書價降廉。而受益者衆。顧中飽之利望之。使有人焉。以其書登報。逕售。守舊書賈。必將大譁。而以法禁此書之入坊。使書主得不償失。此以見法制利用於一時者。事異時移。反爲民病也。又向者讀書人稀。書因而貴。於是有書社之制。以嘉惠無力而好書者。始也其事行於一方。浸假乃徧一國。故書售於公社者多。售於私家者少。且一書給百人之用。則其價不得廉。廉則無以爲著與編者勸也。以此遂成風俗。人欲讀書。必取於公社。雖書價今微。不思自購。獨美洲不然。一書之出家而有之。故其勢甚便。而書價之廉。亦非吾英所能及。

其他尙可以爲近譬者。則如學校之制是已。夫吾國學校。於作人於肄業。皆遜於他國。此有識所共歎也。顧其舊之難革。而新之難圖者。因舊制之行既久。學產公田之利。積而愈豐。一也。前輩名人學業。有成績先聲之可言。二也。人各保於所習。受學之子。先入之見既深。從而祖之。不知其短。三也。故新者雖有至美之規。欲其棄暝昧之見以相從。難矣。且資事之財。其數有畛。既豐於其舊。則資

於其新。設學之地。宜者無多。舊者既取而據之。則新者無所於闢。又況舊學之子。心習既成。益以虛。僑道真難見。如此則雖有甚精之學術。極善之師資。常爲舊學所抑。而不用。專門之業。如刑名宗教。皆自成風氣。徧行國中。肉食之衆。由之而出。聯爲徒黨。保護利權。以主持一國之政教。其爲制也久。其立法已周。而利實又與之相輔。如此而言更張。固不待深察。而知其不可矣。此又一事也。

廣而言之。將一國之法度張施。無往不合於此例。羣者生物。形與進之間。必有其相待而爲變者。夫非形則生無所附。故無法制。則羣無由立。顧物欲生之進而益隆。非其形之蛻故而日新。不可使生爲形之所限。而不過斯形累生矣。是故學者當知形幹既完。則生亦由此而不進。譬羣制之大定。則滋大之機亦因以止也。此其要義。常爲世俗講治化者所不知。蓋彼徒卽史家之意以觀羣。不知若此類之公理。正羣學之所重也。

有起而詰者曰。博哉吾子之言羣也。雖然勤以治之。固何益乎。吾黨生於茲國。爲茲國可矣。何必取蠻獠淺化之事而求之。彼古國之皇王。古民之生養。勞心勞力。等所由分。主政主教。權所由二。一國之風謠禮俗。定於民智民德。及其所與鄰者。是固有足論者矣。顧吾方汲汲然於一日一時之功。至斯決之而已矣。何暇若吾子之遠引而窮探爲。羣理固可以爲學。亦有其可考而知者。見其會

以下言讀
史而但觀
古人之事
蹟雖考之
難必不
葉密必不
足以得盛
衰治亂之
由惟知求
羣學隨其

通。公例乃立。特不知是公例者。於乃公事又何裨也。

應之曰。子言固然。雖然獨無以爲吾羣學地耶。子以吾所論。且不足與讀史之心得比功。國君之世系。朝代之廢興。宮妾宦官之所陰謀而陽闕。皆子之所重。而目爲世變之所存也。鄂布查德之死。果李什斯特之謀。而額里查白與同惡歟。高懷利之變。與英王雅各之所自言。果皆合歟。凡斯疑獄。皆子之所論斷。謂由此而後國家之法度有以明也。普魯士之弗烈大力。嘗與其後母爭矣。始疑其鳩已避而從姑。及爲選侯。乃行賄以求王位。死骨未寒。其子威廉乃盡逐其父之舊臣。一意聚斂治兵。以之自衛。而又甚不慈於其親子。凡若此之事蹟。其有涉於一王一帝之所云爲者。皆吾子之所博考精思。謂由此民生舒戚。世治進退。乃可見也。他若拿波崙氏崛起發跡之由。其爲談治者所要知。又無論已。始造攻於意大利。繼奮雄威於維尼斯。轉走埃及。屠城滅邑。少挫於阿克爾。邁歸乎法蘭西。轉戰於日耳曼。建藩乎西班牙。欲折筮以筭鄂羅斯。卒於此而天不假易。此其軍謀武略。勝敗之分。屠戮之數。稍或不知。則於言治也無本。將某制當立。某令宜罷。不知所輕重左右於其間也。雖然是誠重矣。而於前數者既通之餘。庶幾少慰神慮。以宿留於羣理之自然。用以識民羣二者相待之爲變。亦未必遂爲玩物而愒時也。竊嘗謂羣大物也。聚衆民之血氣以爲血氣。聚衆民之心知

以爲心知。然則玩天演之致。考進長之機。一政一教之立。察天機之向背。未必於利害之數。皆無取也。夫因固有遠近之殊。而果亦有旁正之異。此非深考而明辨之。不能見也。吾於羣學。夫豈私有主張。特以謂羣之爲物。同夫生理。以其有形體功用之可言。則天演之進退。人謀之否臧。何者可用。何者難行。非於因果諦觀。而執科學公例求焉。殆未可耳。

使議者聞此。而猶以羣爲無學乎。雖廢卷不觀可也。借不佞之言而可用也。乃將有以繼進。蓋羣學未可以逕治。必有居乎其學之先。不然雖治猶無益耳。

以下言羣
三層說一
所治難
二者對三
而見其難
作者以其
難者以此
後八篇故
但舉網要
如此

知難第四

嗟乎羣之爲學。所遲之又久。而後成科者。寧無故哉。蓋科學莫不有其所治之事物。與能治其事物之人。而能所二者對待之情狀。科而不同者也。自是三者於羣學獨異。而莫同於他科。此羣學之所以難爲。而其難亦爲他科所未曾有。是固可得遞指其略者矣。

何言乎所治之難耶。夫天學高矣。遠矣。悠矣。久矣。顧其所揆候推算。如日星之躔逆伏出入之變。皆目力所可以徑加。有璇璣之察。有晷刻之紀。而羣學之所揆候推算者。不然。力學之所治者。統熱電聲光。以爲緯分。流凝動靜。以爲經質。學之所治者。自金石之原行。逮動植之官品。號繁蹟矣。然亦皆耳目所徑治。程驗所得。用其品可以類分。其量可以度別。而羣學之品物。權度又不若是之易。爲生學之理。雖玄然。可以微察也。心學之變。雖隱然。可以內照也。而羣學所有事者。其爲物互著。其爲事間。有必彙其情境。而詳審之。並觀之。其變象。又一一焉。皆繁而不簡。散處於大宇長宙之間。勢不可以遽集。故雖有至大之經例。至明之人理。若斯密原富所表而出之分功。皆遲之又久而

後見。夫羣進而民任職不同。此其通例固易見也。顧如是之經綸。非天創。非人設。非帝王之所詔教。非黔首之所利圖。出於自然而莫爲之所。故欲見其會通。立之公例。必取無數羣之人事而詳審並觀之。又必於羣演淺深。得其精粗疏密之致。而後通例見焉。夫分功理之易明。例之易立者耳。乃其事若此。知此則羣學所治之難。可共喻矣。

何言乎能治之難耶。夫人於學絕無所治。則亦已耳。假有所治。則將有心習之成。而乘之以觀羣理。夫習不可以爲羣學也。如或長於內籀矣。而有學不思之罔。或長於外籀矣。而有思不學之殆。一國之內。學士如林。能用耳目心思。以求一羣之事實。又鈎稽參伍。以求其理之所由然者。亦已少矣。況能祛其已成之心習。故往往以前治之學較簡。神識致偏。不足以理雜糅錯綜之緒。人之才性常不期而自與其所治之業相得。此所以有習者之門也。然亦以其一業之相得於餘業之不相得。以章故人之自繕其才也。使其心與事物之簡易徑淺者既習。一旦轉爲繁委紆深之業。必鋤其前習。祛其本領。而後得之。此其難之屬於識理者也。又人情之於他學也。理有誠妄。事有然否。皆平情一視。無所訢厭。忿好於其間。獨言羣不能。由是則觀物不能如水之澄。而鑒毫髮矣。由是則審理不能如衡之平。而別銖黍矣。其求證佐也。合於己說者則多取之。離於己說者則棄擇之。其推效竟委。

也。所利者雖甚遙，常若可得所害者。雖目前常若無睹。故學者言羣，知成見己私之可以枉實蔽公。十人之中，或一得之，至知其枉蔽之多寡淺深，謹豫計以爲之地者，蓋絕無焉。今夫私之爲害固無學而不然，大抵先成乎心，而矜情中之乃恥改作，而羣學之與他科異者，則以私之最有力，而所形獨多。往往由權利之相涉，抑與其所忿好者有向背之殊，甚或篤教囿時，而於所論者生訢厭。凡此皆難之屬於情感者也。識理情感，二者之辟不易祛，此能治所以難其人也。

若夫羣學之難，生於能所之對待者。能治者羣學之家，所治者羣學之理。往往以能治者所居之不同，其觀理也輒異。在他科之學，所治與能治者雖而爲二，若不相謀，獨至羣學，其能治者卽函於所治之拓都而身爲之么，匿故其察善惡苦樂之異，與夫成敗利害之歸情，不能不因之而動。理不能不由之而熒，夫以小己言羣，以言其顯，猶羣之一羊論其全種之進退也。以言其隱，猶身之一血輪觀其全體之盛衰也。身爲一國之民，夫亦各有其分職，必所職之日治所居之日進，其生乃休是身與羣常相倚爲休戚也。故於羣之事變，其心必不能無概然。非若他科之學，其所信之理所致之情，於能治者之身心固無與也。故其治之之難，亦爲他科學之所無有。嗟乎！人生一世，間種族國土風俗，皆非其人之所自擇也。乃今欲獨立蒼茫，自別於所生之種族，所居之國土，所習之風俗，以

脫。然。於。所。樂。利。嗜。欲。保。持。崇。信。之。端。端。坐。晏。然。視。一。羣。之。變。態。如。堂。上。人。聽。堂。下。之。曲。直。不。爲。墟。拘。不。爲。教。束。又。不。爲。一。己。利。害。之。所。牽。而。其。理。之。真。乃。出。是。固。常。人。之。所。不。能。爲。而。能。者。爲。之。所。不。能。盡。者。也。

治羣學之所難三。如右者乃姑指其大略。至其纖悉。則繼此八篇論之。

物蔽第五

自歐洲民智日開。皇古史乘。幾成齊諧。又自格物日確。古人功罪。多所平反。蓋後之學者。於古書之說。尤兢兢然。以彼爲物。誠難信也。然則羣學難治。首著於史事之不足徵。且所謂不足徵者。非必荒遠難稽。如希史之阿累宗。恢誕誕異。而古人特著錄之。圖像之。一若灼然可據也者。東海紐西蘭島民。耳目所可接也。或謂智勇而殘虐。或謂愚懦而慈祥。其稱之相反。若旦夜之不同。乃終莫定其孰信。嗟乎。自有文字來。世之所傳者衆矣。諦而覈之。其所稱大抵皆此類也。牴牾衝突。治之滋禁。則安得其必不誣者。以爲羣學之根柢乎。雖然。此皆遠於時。抑遠於地者也。曷嘗觀其時地之相接者。

客歲冬日。有榜於通衢。曰軹首鶯者。軹首鶯怪胎也。產於非洲。英人得之。教以歌曲。置水族院中。以使人縱觀。釀錢者也。此光緒五年間事。其時余尙在英也。圖其形。作兩頭出肩上。而視同向。他日吾聞客言。曾親至水族院。聆其歌曲。見其形貌。與所圖者不。少爽。且以書寫其所聞見。致遠道親知。言其事歷歷然。後此百年。設有人以謂事關生理之變。必考

其實勤搜博訪。而得此時之所榜所像。又得旁觀如客者之手書。將以謂所考之物。形貌確然而徵。據之真。無過此者矣。而孰知大謬。是所謂軹首鶯者。非以一女之體。而具兩頭也。乃二體。釐然而當。背相傳。其視相。偈其肢體。亦大較完。獨至脊尻。乃滙而合。其腸腑亦由此而通也。夫軹首鶯之來。倫敦日久。幾人人所親見。其事之易知易明如此。其無所取於淆其真。又如此。如此而一時傳聞。尙有如是之違反者。則世事之放紛。泮散。察者隱約難明。傳述者之耳目。以私利之重。成見之深。朋黨之異。其聰明由之而蔽也。又可計乎。

故不佞之言物蔽也。多卽所親歷者而徵之。非不得已。不遠引古昔也。使處今之世。以格物之日盛。民智之日開。而事實之得真。猶難如此。則况在往日。政教之爭方殷。門戶之見至重。聽言之不審。析理之不精。載筆者喜浮夸粉飾之辭。過於今世萬萬者耶。其爲難信。滋無論已。

人之於世事也。往往以見之新。及於其事爲事之新。見於其時。以其心之變也。向所漠然不加察者。乃今殷然而察之。察而有所見。則愀然曰。是世風之異古也。是俗之降而愈漓也。而孰意不然。客之所見。自如是耳。於事實何關乎。是故人新得蹇疾。常忽訝跛者之多也。猝有腕鬲之疴。則曰當吾少時。病胃氣者不如是衆也。常以其父之僕役。爲愈己之僕役。顧不謂當狹斯丕爾時。奴之惰窳

已若是爾。不然。其責奴之曲何歌焉。有子而爲謀生計也。輒曰。近日謀生之艱。過於舊時遠也。

由是其論世變也。乃有不實者矣。不謂一己之乍見。而以其物爲乍來。所謂爲益壞其實。乃日瘥。所謂爲彌增其實。乃日損。此可卽數事而證之。當吾祖父之世。國多沈湎之民。人恆醉而寡醒。肴饌辛烈。渴飲者多。解罍之制。侈上銳下。必一吸盡之。置几則傾矣。視鍾榼之多寡。第人倫之高下。物極則反。俗甚而更。於是中才以上之人。皆知縱酒爲爽德。顧人情方知其事之爲失。遂云其失之日滋。於是有節飲之會。已而加厲。有止酒之會。轟飲酣醉。其風日希。然而議者不以云日希也。而以爲日甚。至於今。乃大聲疾呼。謂非議院立峻法禁之。必無濟也。

惟教育之事亦然。溯吾英數百千年以往。尊爵貴人。例皆己不識字矣。且甚惡識字之人。目爲賤業。稍降乃獎教宗之學。意謂舍此而外。無足學者。人不爲教。亦無須學。狹斯丕爾之時。王公子弟。例不解書。而謂女子能文爲可厭。男子著書爲可鄙。直至近世。農民積畜致富者。尙以文字之事爲大難。然皆降而漸差。文明世啓。至於近今百年。則幾絕景而馳。不可量矣。昔時識字之難得。猶今者不文之難遇也。一千八百三十四年間。國中之民。幾無不學。而其時人則曰。吾民大愚。國家必有常費。以爲黨庠鄉塾之資。顧學費始不過二萬鎊耳。逾三十年。乃一百萬鎊。實五十倍於曩時。其進率

可謂至速。然而議院之中。尙太息陳言。謂不蚤爲之所。則以民智之卑。國將不救。假有人於前代。民智何若。一無所知。但聞若輩之論。豈不曰蚩蚩之愚。於今爲烈。惟急合通國之力以爲之。而後有以挽狂瀾救胥溺耳。而孰知其與實正反也。

是故物論難憑者。以常人認心識之變爲物情之變也。其以今擬古。亦常坐此失而不自知。此考事實者所宜謹也。否則不爲所蒙寡矣。每見人生一城邑。山水間及壯他適。經十數年。或數十年。而歸故鄉。輒覺少日所心壯神竦者。乃今若不足道焉。不知向之所大者。非其物之果足大也。腦力幼稚所更境稀。其感物之量。至新而方。猶子貢方之能。未具。不獨於景物然也。於人倫亦猶是耳。外物固未嘗變也。而吾之主觀變焉。其始鉅而終微之者。由閱事既多。權衡日精。不若前者之易震也。其於世事。常若昔盛而今衰。而實無所衰也。實且昔衰而今盛。此如人言其種民。昔魁碩而今微矬。或言其國財。昔富厚而今空虛。至考其實。於形則考之衣器骨蛻。於財則案之物價簿書。恆與所言者。正相反也。

故治羣學而聚其事證。欲祛前弊。無問古書今說。於主觀之變。皆宜謹爲折除。至所折除之多寡。又當觀其說之見於何世。出於何人。其所爭者爲何事也。

夫事實難明。以觀物者之多蔽。雖然。前之爲蔽。蔽於心習之所同也。乃更有蔽於心習之所異者。則各懷成見之爲害也。如近世禁煙會。直謂煙之爲害。可以致怔忡。發顛癩。偏枯痺痿。與夫形幹之日以短小。其厲皆階於煙。此其爲溢實謬說。固聞者之所共知者也。大抵常人心立一說。自以爲得理之真。則常致其愛護之私。雖大反事實而不悟。往者衛生之政之初舉也。有人信之獨深。則考英北堪白蘭部與英京倫敦二地戶口之死率。將以見二者之異。起於衛生之力不力。乃不知倫敦有三百萬之居民。以呼吸炊燎於其間。空氣爲之混濁。北部固無是也。且野邑民業大異。邑業不出戶而坐治。野業勞筋力而露處。又倫敦之民。勞心者衆。勞心而過。非其種之所體合而任者也。堪白蘭之民。大抵勞力。勞力雖過。固其種之所體合而任者也。置三者之殊於不問。而獨指衛生之疏密。夫衛生固可使死率減少。特此人之所考列。則與實事懸矣。

他日又有友。出一帙以示予曰。此倫敦城中某部與某部之死率比較表也。宜洩疏通之政。行則某部死率之少如彼。不行則某部之多如此。此以見政之大可恃。而其效爲不誣也。不悟彼所謂死率甚少之某部。背郭向山。獨據善地。而居其所者。又皆富厚之家。豐食美衣。生事甚備。又以其民品地之高也。無淫佚縱恣之戕賊。亦未嘗過於作苦以害生。至所指死率甚大之某部。處倫敦湫隘

之隅。以其湫隘。力能辦徙者。相率徙去。惟赤貧窮乏。力不能擇善地。舍此莫居。大抵皆凍餒不蠲。沈湎自棄者也。前部以其地之宜人。勢有以召善生之家。其力本足自存而長壽。後部以其地之無賴。勢有以徠不給之衆。其力本不足自存而夭殍。然則死率之多寡。豈皆政爲之歟。吾不曰衛生之政。不足以壽世壽民也。特不宜忽其所固然。而以天之功爲己力。

是故陳一事實。言者之知識常爲先成。夫心者之所蒙。而其真不見。古及今世盛世衰。民之爲慮。明闇不同。然皆有其共守之說。衆信之談。先入之以爲其人心之主。此又治羣學者考求事證之所以難也。

且淆亂事實。而黑白相質者。尤莫重於人心。自爲之私觀。其所爭。大抵在名實耳。故吾黨之詢事考言也。宜知無論傳者之爲誰。其所稱羣理之曲直。國政之是非。什八九皆私之所奮。而事物之情。每不在此。至於商賈貨殖之事。則自營之意尤多。此閱世稍深者所共見也。卽如近世集股公司。開山造軌。此國民交利之事也。乃其始也。以通往來。振軋滯而爲之。俄而牟利之民。或以廣其所操之業。或以運其所積之資。則欲簞簞。患如雲而起。其計值課息。常稱倍蓰。轉輸人貨。源源無窮。乍聆其言。真若可信。願與事實。則常大歧。彼出財入股之家。雖履之後。艱然已破。產亡家身。受其禍而無

及矣。故羣之商局大昌。其趨於姦利者亦日衆。勒章程。具契約。常若至公。至於陳列事實。則有意瞞亂之。以欺俗爲得計。往者英國南海保險諸公司。所衆錫以浮瀕之名者。明其易散也。其始也莫不欺以其方。而部署至爲縝密。然其終常卒敗。近以作奸者衆。故國中爲設特報。以暴此類之陰私。嗟乎。人遇此等事。必勿信寧疑。庶幾免耳。不然。豈有幸哉。雖然是之爲欺也。乃心知其欺。而以此自售也。至於他端。尙有其欺不必出於本心。而以牟利之殷。遂神愁智昏。因自欺而欺人者。又比比也。

彼所爲欲聳德患者。將以爲一公司也。故其害在商政。而亦有造言動衆。將以爲一政法者。則其害在國羣。而其求利己私則等。美國政治之家。自爲一類。其守一主義者。爲生計耳。吾國近亦有一類人。專持救災振貧之說。其本旨亦出於利身。得其事則有俸費。理其財則有畸贏。凡此皆害羣之鄙夫。幸吾國此曹差不衆。年少教士。貧而覬一地之住持。則太息言其民之失教。奔走募乞。以建神堂。故其言民俗之漓。常過其實。不如是不足以動聽也。士夫流涕以言一國之顛危。一方之昏墊。列條陳言補救者。其終事不過欲上行一新政。而以己爲之紀綱。實至名歸。而利亦己附。夫既言之。而冀其事之必行。則不得不甚其詞。間有事與言反者。必匿而飾之。又人情也。國家一善政之行。一善制之立。固莫不有其發之者。乃其始也。以其言之不見聽。爲憂其卒也。以其身之不見用。爲怨吾。

聞其語。吾見其人矣。此其人之宜用與否。非不佞之所敢知。吾特謂處心如是者。求其始發之言。適如事物之量。而止殆無望。已故往者有人。平生三十年出入於私會社黨之中。其所更之事甚衆。已而著書。歷言其中情事。曰。今之所謂社會者。與古之教會同科。人必以其會之宗旨爲便於己私。而後涉其足。至其論事也。則屈事以從己。有不可屈。而與其私利背馳者。壘之而已。凡吾所身與之社會至多。欲求一會一社之間。而無此欺者。未嘗有也。其言之絕痛如此。

由此觀之。夫人之論事。使是非然否之際。有涉乎其私。雖有忠信之夫。其考列事證也。亦將於其所合者。勤於其所不合者。怠是故。察一人一衆之所爲。由其所自言。與其反對者之所言。皆不可不謹爲之折除。庶幾可以得其實。嗟乎。古若今之事跡。其幸而有傳於後者。皆有私忿好者之所爲也。其過也。或怙焉。或眚焉。胥有不實不悉之憾。則治羣學者。又烏從而得一羣之真情。

使前數端之爲梗者合。則事證之求實愈難。此可卽近日議院所行而見之也。自醫學之日精也。莫不知向所謂男女淫黷。發爲瘡瘍者。其毒害今輕於古。日乃有人焉。於議院發言。謂非立甚嚴之法。以塞其流。則其害將至於不救。此正如向者禁酒會之所爲。不悟酒失古盛今衰。而反以禁酤爲不可緩。病方瘥而藥日峻。爲術何其偵歟。且吾所謂今輕於古者。非無徵之言也。總大不列顛三

島與中洲數百名醫醫報之所言莫不同此。赫蔓孫者於此疾爲專門。當議院就詢。赫云國民患此者五千口之中不過一人。嘉德者又國醫也。黨連一百八醫之名。上書議院。極言其不足憂。而醫會與爲反對者僅二十九人而已。顧院中決議之日。卒以此爲痼疾。不早爲之所。國種將以日衰。民力至於不振。且使無辜之婦孺受害無窮。乃立爲查驗衛生之苛法。夫裸驗不獨侵小民之自由也。而其法又不能以無弊。何則。予督察者以權而未嘗立之權限。且其權限固不易立耳。成見與私心合。將使無根之談。反勝有徵之說。雖有甚深之閱歷。莫大之周防。一旦亦可以不顧。何以言之。吾英國律大義。凡殺傷人者。非有明證。定讞則刑。不得以邊施。蓋律不如是。則弊生也。故亞漢士爲律學專家。亦謂英律事制。曲防法至纖。悉所經累代之爭。而後定者。欲必使無罪之民不至以執法者之意有所疑。遂被以殺人盜賊與他罪之惡名。而無訴也。此非所謂甚深之閱歷。莫大之周防歟。乃今日者。以一議員無端之聳聽。遂使前代法意。與其所保之民權。因而俱失。今夫予人以權。而無其責。則其勢常足以起姦。此各國歷史之所驗也。故權大無藝。則敗亡從之。立憲者所以防無責之權也。數百年歐洲君民之爭。大都爲此。一爭定。一無責之權。以收自由民權。乃以愈固庸詎知今日之法。乃以歷驗於往古者爲無足憑。意若曰無責之權。不至起姦。故遂背經法。而從權宜如是也。以就衰

日損之一疾。其殺人也。不敵時疫霍亂十五之一。其所致死於十年者。不敵下利之所死於一年。而以隳數千年所辛苦而立之法防也。嗚呼。其亦不思也已。

自夫人師其成心。而牽於私利。故考覈之際。寧置其有徵。而取其無據。其遠則布諸簡策。其近或散於風謠。而吾學必得其真。而後有以會通而立公例者難矣。右之所述。皆並世之事也。其淆亂失實如此。又況求諸往古。時違事異。將其難又何如。夫廟朝之政令。鄉國之訟獄。刑章教典。與民之形貌性情。德行智慧。以至天時地利。鄰國之所互通。凡有一因。其於羣也。莫不有果。而自傳聞之失實。則治羣學者。於何考信而立其不撼之基。

今夫考事實於一羣。以私心之奮。至於混淆黑白。貸質褒貶。抑以智昏。用意膚淺。遂使是非紛如者。是無責已。乃有精心搜討。參聽平觀。此其用心。吾無閒矣。然而仍不得實。是又何也。蓋其所適處之地勢。有以使一曹之事。證常處於明而易知。其一曹之事。證常處於闇而難察。故也。一千八百四十五年五月。吾英行園田之政。林肯世爵言於議院曰。吾知議院遇此等事。固亦選派查辦之員。以求公允。然其侵小民權利。而使之失職者。常十事而九也。吾非謂其知而侵之也。彼實不知而侵之。但議院不宜任查辦之員。安於不知而致貧民。遂見侵耳。彼民既貧。勢不能來倫敦。詢事例。具人

以下言物
起於勢
觀地勢
主觀地勢
有明闇
見勢

王介甫所
云新法坐
不知此遂
爲天下病
世所詬病

證以訟其所被侵之直。議院務察此意而爲政。庶幾眞公允耳。

且夫求證據。咨事實。顧常得其一而遺其二者。非無因也。其所由然者衆矣。國家將舉一政。則集百爾而議之。每一說出。其僉哂常分兩曹。事之左右一己之利害視之。往往徵某案則舊行之制。可以廢而彼之所待以贍生者因之而失矣。乃徵他案與前殊科。其效反是。又或持某議則忤要人長官而已之升遷不可必得。獨持他議可以結驢。且即使其事於己無密切之利害矣。然以發難建言爲國中巨室紳豪所不悅。則治郡鄙者往往重之。以是之故。其所徵之證據事實。將皆佐一說。主一偏。而其反對之說。雖有證據事實。或有所諱而莫敢申。或無關癢痛而莫之舉。則雖有甚公之訊。甚平之議。顧於事實之際。仍但見其一偏。遂而成之。其弊必有形於他日者矣。

望舒東睇一碧無煙獨立湖塘。延賞水月。見白彼月之下。至於目前一道光芒。滉漾閃爍。諦而察之。皆細浪淪漪。受月光映發而爲此也。徘徊數武。是光景者。乃若隨人。頗有明理士夫。謂此光景爲實有物。故能相隨。且亦有時以此自訝。不悟是光景者。從人而有。使無見者。則亦無光。更無光景。與人相逐。蓋全湖水面。受月映發。一切平等。特人目與水對待不同。明闇遂別。不得以所未見。遂指爲無。是故雖所見者爲一道光芒。他所不爾。又人目易位前之闇者。乃今更明。然此種種無非妄見。

以下言物
以起於
蔽之知
以誤知
接知者
接知者
出莊子
知者直
之知接
知者接
知者接

以言其實則由人日與月作二線入水成角等者皆常見光其不等者則全成闕惟人之察羣事也亦然往往以見所及者爲有以所不及者爲無執見否以定有無則其思之所不賅者衆矣

如是妄見常智皆然不知地勢不同事有見否大抵其所見者或於彼爲特別或於彼爲相需或於彼爲易察然數者之外事實方多乃皆無足重輕置之度外可乎以此妄見合之向所指之成見偏私則無惑乎物之得情寡矣

使觀物窮理之際以謨知者爲接知則又失其實蓋名學之例見甲知甲謂之接知見甲知乙謂之謨知此宜別不宜混者也而常人多混之謬誤叢起於羣學其害尤著所不可不謹也

往有醫士名斯克格者嘗取通國之丁口分已昏未昏已嫁未嫁而較其死率遂斷配合者多壽而騎隻者多天其說初出雖有指駁之者然不以搖後之人遂謂其例爲已立矣洎於近日某報列其所考驗者如下法國之丁口自二十五至三十其死率既昏男子千得六零二之數未昏男子千得十零二之數而寡婦則千得二十一零八也其在比京布拉索已嫁女子千得九而寡婦千得十七荷蘭既昏男子千得八零二未昏者十一零七鰥夫十六零九已嫁女十二零八寡女八零五而寡婦十三零八若統而約之則自二十五至三十昏男死者千中得四未昏死者千得十零四而

寡婦最甚。其數至二十二也。由此可知昏嫁之利衛生。而其見於男者甚於女也。云云。此其所推斷者。於寡婦最謬。其理甚顯。無待不佞更贅一辭。若取其餘所推者而論之。將見如其所列。雖若昏嫁一事。爲壽夭專因。而其實則二者不相爲因果。卽令爲然。而如某報之所考列者。必不能據以爲證也。

夫民之牌合。必有其所以合之故。其不牌合。亦有其所以不合之由。使知其所以然。則死率之大小。非昏嫁所致。然大可見矣。今夫及其時。則有牝牡之欲者。生類之大同也。男樂有室。而女樂有家。又人道之所大同也。然而有大同之情。而無大同之事者。其故何歟。自其最急者而言之。財力是已。吾非不知世固有無其力而漫舉其事者。雖然是非常道。其自量之趨。起其父母之呵禁。其女子之愈疏。則無力者不娶。此文明之民之大凡也。故牌合之有無。視財力。視財力矣。其具此財力者。何如民乎。豈非壯。佼。榮。譽。有。其。德。慧。術。智。者。歟。然。則。有。財。力。而。嫁。娶。者。之。多。數。必。其。康。彊。耐。勞。而。非。罷。癯。善。病。者。也。必。其。多。才。多。藝。而。非。愚。戇。闇。事。者。也。必。其。能。忍。遠。慮。而。非。放。僻。任。情。者。也。合。是。三。者。而。觀。之。前。三。者。壽。乎。後。三。者。壽。乎。夫。然。是。有。力。者。既。與。壽。合。矣。其。壽。夭。方。本。於。自。然。而。論。者。以。昏。嫁。爲。之。因。不。知。昏。嫁。因。於。有。力。猶。壽。考。之。因。於。有。力。以。一。因。並。生。之。果。爲。之。一。果。一。因。是。何。可。耶。此。其。謬。

一也。

且其因有更切於前者。大凡高等生類。其傳種自續。必在己之生氣與形既備且充之後。故生之能事。常視自善其生者之所有餘。往往於生理既備。形演至足之餘。而後傳育種膺之欲。發於天機之動而不自知。而牝牡之求與之俱至。蓋生物天演之公例。首於自厚其生。自厚而有餘。而後分爲子姓。其種類乃孳乳而寢多也。是故約而言之。其耆欲之淺深。視所有餘者之多寡。而有餘之多者。必其生之甚厚。抑其形之甚充。生厚形充。毗於長存。而久視。然則自事實而言之。彼形疇氣實溢。而爲耆欲情感。使有樂於牝牡之求。而得昏嫁之效者。卽彼生厚形充。毗於長存。久視者也。由此言之。昏嫁與壽考。又同爲一因之果。乃一因而一果之。夫寧非蔽歟。

不寧惟是。今夫昏嫁。其離合非男子之所獨爲也。由於女子者恆大半。使他物勢均。則女子之擇對。必主於強有力。強有力者。非他形質魁碩也。性情敦厚也。術智優裕也。夫彼素號禮教之邦。而禁女子自揀所天者。微論已外。是則女子自相攸。使女子而自相攸。彼不才之男子。無幸矣。不才者何形。上與形下一敵。或俱敵也。顛醜殘疾。狂愚暴戾。凡天演之不備者。皆不才也。是故使昏嫁之際。女子之有權如吾俗。則男子之壯佼才藝者。必易於得妻。而閹愚怯弱者否。夫壯佼才藝者。得天厚。

以下言物
起於常觀
蔽之於常
物之粗而
得其表爲
失其所爲
表其於羣
所關於羣
常表者其
爲表者其

而毗於壽者也。闡愚怯弱者其得天薄而毗於天者也。由此觀之。又安得以久存爲脾合之效乎。合前者之所論。三見人品之易以得壽者。亦易以得妻。蓋如是之人。其情感嗜欲之醜。至出於自然。而其力又輕俯畜之事。爲女子之所樂。得以爲速。然則前人所考而列之表數。必不足證昏嫁爲善生之由。不過見二者之同出於一因而常並著。

然不佞之舉此者。非論昏嫁也。將以見論事者多以謨知爲接知也。以謨知爲接知。則其治羣學也必棼。而羣之理隱矣。夫彼所考而見者。特有室之民。其年壽多過於獨處無妻者耳。此接知也。乃必謂其所以壽。徵於有室。是以謨知爲接知矣。顧由前而觀。昏嫁壽考。雖常並著。而不得以爲因果事效也。以爲因果事效者。其所謨知者失也。此以見羣變難明。所待者多。論者常得其似。而忘其實。得似而忘實。固無適而不謬。

吾輩之察於事實也。常得其表。而失其所爲表。表者常輕而無關係。所爲表者重。而所係恆多。生於其羣。耳目視記之端。或以新奇。或以切己。爭樂得而傳道之。至物變之大且深。爲羣生進退之所繫。常忽不加察。抑隱而莫之知。此常智之家。閱世觀物之恆態也。不知人羣一事變之形。常有無數因緣。匯而成此。或所由來遠。其推及者宏。或起於切近。至於纖悉。故論事變。使卽事之所關甚鉅。

則顯而易知。有其事雖無足重輕。以有致然之由。所繫於羣理者重。則微而難見。此可卽一二事而喻吾說者也。

憶數月以前。倫敦時報。刊布一訪事者函。言羯羅峇閣大學堂。考選新生。所發問及答。其中多可笑者。蓋所試乃英文小說。斯考德所著之一種。名伊番和者。有司雜取書中名物。當時語發問。諸生對射離奇。其拼切亦往往不中律令。在訪事者之意。不過謂竺乾學子。成業如此卑卑。於所問字義。多不通曉。將不足被選於大學堂也。顧使進而論之。將見函中所言。其爲考生之病者。淺其爲有司之病者。乃至深也。夫聚百十少年。而試其可進大學與否。固無取釣奇求深者也。乃今試者用他國之語言。以觀其材質之堪否。斯已奇矣。矧更取僻文奧義。數百年已廢不用之名詞。然則平心論之。此一試也。所可見者。非就試者之不足教也。實主試者不足與於教育之事耳。前者其所表者也。後者其所爲表者也。所表者至不足道。所爲表者。其關於羣理深也。

顧此猶見於遠方藩屬者也。乃緣其事而反觀吾國之教育。則一時風會所趨。學校所爲。有更異於此者。蓋自學部變法以來。所遣考官。其發策試人。什八九皆無當也。吾嘗聞一律師言。嘗見考試律學題紙。設以問彼。必將飲墨。又聞一古文專家言。國學前番試題。非己所能悉答。福勞特近世

史家眉目也。於安得祿之會。對衆自承。某校所發史學問題十二條。所能對者僅兩條耳。又不佞觀聞路益斯言。文部詞章諸題。已若就試。必曳白也。而路益斯爲撰述老宿。乃國人所共知。則彙前事觀之。吾有以知今之試士者。其發問之題。初未嘗爲就試者地。以試驗其學之是否淺深也。將以自張其多聞。與所學者之廣遠已耳。年齒壯少。身爲有司。無聞則將以求名。有聞則將以副譽。於是因緣試事。力求所以衛其學者。而就試者之年力。與國家以中道求才之旨。同爲彼所不屑俯就者矣。夫有司自鳴所學。不恤學者之年力。固爲一時之風氣。然試思此風之所以行。則關於教育之尤大者矣。何則。有司試學者也。而試有司。選有司者誰歟。此精於所學而粗於試事者。誰實使之。苟循此而求之。則教育之非其道。灼然見矣。蓋必有不知教育之人。而主教育之柄。斯其張弛綱維。有如是之悖謬。向使取主司而試之。且取是主教育之柄者而試之。而發策設問。叩以試人之道。當以何者爲正術。身爲有司。其不可不知者。云何。教育之方。以何者爲節奏。吾恐曳白飲墨汁者。不僅來試之諸生也。

且其事尚有深者。夫昏昏者不能使人昭昭。非有長於己者。不能校人之所短。故教人必於所。以爲教者。甚明。試人必於所以爲試者。甚裕。固也。特教育之方。將爲之而使。人受其益。斯其事不僅。

此耳。爲師傅。爲試官。非兼明心靈之學。必不可。夫心靈之學。廣矣。遠矣。彼試官師傅。各治專門之業者。烏得而盡明之乎。然彼之所期明者。非必心靈之全學也。明夫人心智慧之所由開。思力之所以進。與夫才德之所以成。達斯可矣。是故將爲師道之數者。必先熟習而深明之。具觀物之智。有內視之明。審於人心。感覺往復。會通之公例。孰爲從。著而入。玄孰爲由。簡而漸繁。必層累曲折之致。瞭然於心。而後其施教也。不躐等。不逆節。而亦不後時。自非然者。其人雖明於所學。而不可以爲教。亦不足以設問試人。於以驗所學之成否。與教者之實能實不能也。且吾抑不解夫世俗之論教育也。何獨以記醜聞博爲成學者之多乎。夫記醜聞博。非成學也。成學云者。學而可致於用之謂也。學而可致諸用者。以學廣知。以知達材。近之則足以善生。而完其爲人之量。遠之則足以造乎道。而進於知天之功。前之事所以成己。後之事所以利羣。教育所求。盡於此矣。今之言教育者。非不知泛濫無紀之博學多通。轉不若專一之士。爲一學而本末完具。可見於實功。收其實益者也。顧雖知之。雖言之。而見諸施行者。無有。此所以吾國教育之政。雖經更張。而實則因循其故所守者。而化之不蒸。才之難得。舉坐此矣。

由前之言。乃益知吾生所見聞。與夫已往之人。所以餉我而視我者。雖若要言。多非宏旨。而吾

以下於前
數種物
蔽之外更
言空閒時
閒之物蔽
而先論其
見於空閒
者

黨所貴。在置其毛傅。見其根源。知史書傳記之言。什八九皆糟粕塵穢。而所樂於把翫詳審之者。在從其所傳之細且輕。而得其所不傳之大且重耳。此又所以祛物蔽之一術也。

夫外物爲蔽。使吾考之不得實。而因以生害也。又豈盡於右所言已哉。不獨觀物者之多疎而不密也。不獨以意爲之。有所好樂。有所主持。有所私利。所論者遂失中也。又不獨人心常混所謨知者以爲接知也。不獨用意之淺。往往得其外果之微。而略其內因之鉅也。之數者之難固矣。而尙有難者。則以地與時爲大梗地也者。彼此之不相接也。時也者。今昔之不相屬也。所言者。政治可也。風俗可也。宗教之異同。懋遷之爭競。亦可也。雖同處一羣之間。其事常散而不集。常奇而不偶。又益之以吾身與物對待之不齊。則雖有至精之識。至練之心。其所思罕能與物情之繁事理之蹟相酬者。將申吾說。請先卽其因於地勢者而觀之。

觀羣而觀其所居。若山川城郭。幅員疆索。屬於有形。非幽渺難稽者也。顧欲得其真形。使於意中。全局悉現。則雖熟於輿地者不能。夫言輿地之圖書衆矣。爲之經緯焉。爲之界域焉。著其地質。表其氣候。測繪之家。歲有所益。月有所增。志乘之所羅列。游紀之所綴聞。可謂至纖悉矣。然而治其學者。俯而讀。仰而思。欲得大地真形。其林藪。川澤。田疇。城邑。與夫夷險之相錯。坡陀之往復。水道之分

澹。鎮。集。之。類。聚。欲。華。離。繡。錯。之。象。悉。呈。於。胸。不。可。能。已。即。得。其。區。分。亦。亡。其。大。合。夫。使。於。有。形。之。事。如。此。則。彼。無。形。之。風。俗。不。可。象。之。教。化。及。乎。民。智。淺。深。商。業。衰。盛。人。間。攘。熙。林。總。之。不。齊。其。爲。物。既。不。可。以。圖。而。記。風。土。者。又。耳。食。而。肌。造。甚。者。顯。乖。其。實。似。者。僅。得。其。膚。則。吾。黨。欲。求。其。真。覈。又。烏。從。而。得。之。是。故。言。一。國。一。羣。之。事。變。雖。爲。其。至。皆。存。乎。近。似。髣。髴。之。間。而。不。足。以。依。據。觀。夫。議。院。之。所。爭。日。報。之。所。述。與。夫。巷。議。街。談。幾。無。一。說。焉。不。有。其。牴。牾。衝。突。者。則。悠。悠。之。不。可。爲。典。要。豈。待。深。論。而。後。明。哉。

今夫一國一羣。數十百年間。不甚異之物也。乃入其境而爲之紀述者。同時一地。若不勝異辭焉。然則其爲殊不在物。而在觀者明矣。嘗聞一法人來游吾英。方三七日。卽欲搦管著書。以論吾國。逾三月。乃覺其所見不足以盡此邦也。則又久之。至於三年。喟然而歎。謂己於英國。毫未有知也。而其書終不就。此雖寓言。顧實理也。人生一國。間行年四五十。輒覺前之所以謂其國。且自信爲不可易者。乃今皆化。訾其說爲不足存。以往例。今安知今之所云者。又皆中乎人。莫愚於未覩其物。而悍然爲之論。斷於一鄉。未歷也。心以爲其俗當如是。於異己之業。殊宗之教。未考也。意以爲其法宜如彼。乃至一卷之書。一科之學。莫不武斷而論之。至於及之後。知則何止一言之不智。使其明此。則於

吾羣學因地而難之說。將有莫逆於心者矣。

繪畫之學。必明視差。故同一物也。在近則大。在遠則小。當前則晰。遙望乃蒙。此人所日以目治。而心正者也。爲之既習。若不自知。故不以遠近貿物形。雖然。豈徒目之於物。有視差哉。惟心之於事也。亦然。至於心之視差。其能正之者寡矣。是以瑣細之變。出諸鄉鄰。則爲之驚心。雖有非常之故。見於異國。則置若罔覺。夫拘虛囿習。所以爲士之通病者。正以切近者操。先入之機。遂使心習。闢成後。雖有廣遠之閱歷。足以證所先入之甚。非然已。漠然無及已。

尙有難者。以科學常術。用之羣學而不能也。科學之立公例。而徵實理也。大都以參伍比較之術而得之。故生學之於動植。就一別而分治。其獨卽獨而一別之所同。具者見焉。就一類而分治。其別卽別而一類之所同。然者形焉。凡此皆參伍比較之功。從之以有類德別德者也。獨羣之爲學。不然。參伍比較矣。而公例不可以必立。蓋其爲物。雖皆本於相養相生。而牽天繫地之情。實皆異而未。有同者。類異察同之術。乃至此而不可行。任舉一羣。欲指何者爲其常德。何者爲其特德。雖有聖者。不敢云也。

故治羣學。雖所考得其至實。至推論會通。則常有三者爲之梗。散見睽孤。不可薈萃並觀。一也。

以遠。近。泛。切。之。殊。而。人。心。以。異。二。也。至。於。彙。不。精。不。備。之。事。實。而。欲。爲。之。會。通。矣。又。以。羣。變。至。繁。羣。情。難。一。所。立。公。例。雖。真。終。不。敢。謂。無。變。例。之。或。見。蓋。雖。至。似。之。羣。無。全。似。故。雖。至。信。之。例。無。全。信。此。其。難。三。也。凡。此。皆。難。之。因。地。而。見。者。也。

羣學之難。因時而見者。彼以世運爲天開。而風會爲成於名世。又謂天常生一代之才。以主一時之世局。得之者治。失之斯衰。問天下之治否。觀君相之所爲。自彼言之。無所謂天演者矣。獨其人於格物既明之後。生學深造之餘。知兩間所呈。皆因果相生。無偶然忽至之一境。則知羣者有生之大物。其形體性情官神消息一切。皆演於自然。常始於至微。終於至鉅。故考一時之政制風俗。必上溯千載。下觀百世。而後能得其真。則知時之於羣。爲義大矣。

論生理而不統其本末始終。考其漸及之致。其於生理也必蒙。愚母之慈子也。常恣嗔咻之愛。以求一頃之安。不知循是所爲。後將馴致於不可改。閻君愚相。於一國之治亦然。苟一日之無事。而不知百年之計。其行政也。視目前利害耳。至遠果所成。不暇察也。讀史之人。觀一制度之立。一政法之行。溯其濫觴。窮其末造。將大效之見。非數十年末。以云也。如吾英之貧算。蓋自歐洲拂特制除。采地之耕夫。非公侯之世僕。編戶各自爲主。貧者無所依歸。弱者行丐。強者掠奪。至理查德第二令。

勞力之民。若傭奴隸役。走卒乞兒。皆地著不得擅徙。顧貧丐日多。無所得食。則責其地之齊民惠養之。此無異復拂特舊制。使民地相資。民著於地。地養其民者矣。夫如是之政。在當時固以救一法之窮。而其意亦鄰於仁濟。斷不謂既行二百年所之後。其流弊乃大見如今。若無以承其敝。直將使風俗財政舉大壞而有餘。遊手既以日多。峻法無由禁止。於是令縣縣之民。出常算以養其地之貧丐。外立甚重之法。以杜流亡轉徙之民。察立法之本旨。固以挽些窳之風。而勸地著修本業也。顧數傳之後。法禁弛嚴。而因緣它端。遂使向之所以禁遊惰者。轉以勸遊惰。溯立法至今僅僅二百三十餘年而已。而振貧之算。歲增至七百萬鎊而未已。其爲民生厲階。風俗大詬。則考諸私家著說而可知也。如某氏曰。愚民之意。直謂縣官所以待彼者。有不盡之公儲。其開口求食也。悍者毆辱吏胥。無恥者呈其野合之孩。以責哺乳。咸叉袖扶肩倚柱。瞠目以待所分之徐。及蕩姓惡少。恃有食而嫁娶。愈勤鼠偷。狗盜。倡妓。窮子。再呼不得從。以惡聲若索逋。然者鄉官揮霍公帑。以收民譽。有保護之責者。則援此以自使其私。遂使勤劬作苦之民。所出日重。自愛女子。日有凍飢之虞。而狂蕩鄰嫗。轉月受五先令六便士之俸。以養其莫知誰父之兒。仁政之效。乃如此乎。

當額里查白之議。此政也。於鄙遠之地。則令田主司其散給。然積久弊生。往往以振貧之粟。爲

其傭之雇值。則是使餘民出費。而以耕有主之田也。以其事之不中。主傭之交。不由正道。耕耘鹵莽。田野因而闕。廬舍倉囷之主。以避貧算之重也。相戒勿爲其新。或且取其舊者而壞之矣。村集之民。口多屋寡。湫隘聚居。等諸牢圈。氣息旣殫。而疾病生。民之形幹。斯以日劣。族居無別。而羞惡亡。民之廉隅。又日剝矣。雖有工藝之場。改過之所。本以策勤。適以獎惰。國爲廣廈。其所庇者。佻男奔女。遊手姦偷。且以謂各享其身。應得之權利。總之此政之立。數世之後。可指之弊。累簡難書。而其最爲國民之害勢。且有以使吾種之日衰者。則在養國莠民。百使良者受其損。貧算號爲仁政。旣立之餘。理必世重。將使國之勤民。日耗惰。民日蕃。課其終效。使人芒背。顧在當時。則出之甚易。苟以紓一日之難已耳。而孰知歷時之後。勢不可反。有如是耶。

是故一政行。欲知其利病。恆俟數世而後明。夫宏識遠量者不多觀。常俗所致謹者。不出於目前。顧事效之成。必俟數百年。民質從之爲變。夫而後政之善否。乃彰彰耳。以其理之所關者鉅。請更得而詳論之。

方一羣之演進也。如生物。然闢長潛滋。而節節蛻化。其爲此非一因也。必合衆因。以成此果。所謂因者何。諸力是已。力有本於天者。有本諸人者。本於天者。自然而然。本諸人者。其羣之政若俗也。

故一政既行。久之皆爲用事之一力。其爲狀也。少簡而多繁。不徑而常紆。與他力者。匯於是一羣之變。萬有不齊。蹟而莫可以究詰。然常有往復之致。消息之幾。必循其起。訖統首尾之全。而觀之。使但卽一曙之迹。而言其變。不可得見也。以無往之不復。故每有所施。則旋得其反。其反之情。有顯而徑。有隱而紆。所爲反。不同而所反。自若。浸假而反者。又得其所反焉。歧而彌紛。推之彌遠。必遞求而深。觀之。夫而後一力之行。其變動損益之真。可以微見。必求之異代累葉。而後識其勢之所趨。此如數術之演曲線。然苟取弧甚短。則曲線之真形不可知。夫取任何五點。皆可貫之以一割錐者。微積之定理也。立五點於此。其貫之者爲平員。爲隋員。爲拋物。爲雙別。爲直線。爲平行。蔑不可也。使位置稍疏。則其形可擬。脫有一二獨遠。或由此而成無盡之曲線。此可悟羣之爲變。其因至多。其爲度至緩。而其中有小往復者。有大往復者。錯綜并起。若逝而迴。使非自其久而觀之。則其勢之所趨。烏由得乎。是故論一律令禮俗。徒卽數載抑數代之效。以云者。其於世變之真。失之遠矣。

夫宇宙萬物。皆動以致變。獨羣之爲動。與他物殊。必求其似。其人身之天演乎。一外力之用事也。效不獨見於其近也。且將見於其遠者。不獨自爲變也。且取他力之並行於其中者。而左右疾徐之。故國家著一令立一法。不獨民之行事從而異焉。性情好惡從而殊焉。乃至積力之久。且相轉而

以下更取各國之制度禮俗以證前說

爲種業及乎種業之成則民之愚智善惡若根夫天性而羣之百爲與夫天時地利之端凡民力之所裁成皆從之而爲異是故其始也羣受範於自然者也其終也乃使自然受其羣之所範向所不見者今可以形前所不能者後可以至旁通交推不可究詰其量之大小不可以數計其情之向背不可以識通故一政令之施制治者意皆有所祈而終之事效可以大反故曰時之於羣其義大也

將於羣而得其消息盈虛之理者不得求諸旦夕年歲之間必遠矚高瞻上觀千載下觀千載極天演之致而後能得之則試取各國制度禮俗之所同者而繹之庶幾其義可以見

今夫古之所爲所最怪而難明者其諸用人於社與以人釐祭之事乎顧此可驗諸近世食人之野蠻野蠻之豪酋渠帥其食人恆最多及其死也祀之於廟嚴以爲神而用人以祭生則食其血肉死則享其魂魄蓋自彼觀之魂魄之與形體同爲氣質物也聞者疑吾言乎則與讀墨西哥之舊史其中言遇出戰而無所獲其國之祭祆从天不司祝則告其王以社鬼不血食之飢王則賦人而祭之而以其血釐偶先歃而分其脈於羣臣吾由是知芻靈作俑之事非始象人而用之也文明之運漸開不忍於用人之虐無已則象形以易之又降則易人而用犧牲凡此皆節次之可以徐求者也夫事鬼古之人與今之野蠻皆最嚴而致潔者故所行之禮典莫敢畔夫其初如刀石最古銅次

之。鐵爲下。至今數國祭神宰肉。與夫回部之雜毛割陰。其所用皆石刀也。摩西舊約前十二篇。言造壇斲石。禁用鐵器。而羅馬舊祠太歲。其祝宗雍首。猶用銅刀。夫鑽燧取火之事。其廢久矣。而天竺至今。凡祭所用。猶必以燧爲之。他若冰臺就日之爲明火。大脛向月之承明水。凡此皆彰彰可見者也。蓋化之進也。率舊謀新二者常互相爲用。無其謀新則化不進。無其率舊則化不成。而斯民率舊最篤之事。莫嚴於致孝鬼神。而宗教之起滅。又常爲人禍之最烈者。皆此理矣。

惟各國之言語文字亦然。其在埃及。凡所嚴重之典冊刻畫。皆用古象形書。而常用則從今體。猶太教經。必用希百來文字。羅馬則用拉體諾文。此皆歷久不渝者也。卽至吾英。號通僑矣。顧新舊二約。其音訓文義。皆古之所有。非今之所行也。他若堂寺傳宣福音。其文字切合。亦從古法。非常談所可用者。至若教宗書冊。朱墨璘編。率從古刻。故布齊道光時英國教士其言與宗教禮家。皆主復古節文。使民重教之說。其餘繪刻圖像。凡在神道。亦皆以反古爲宗。吾英教寺。首庚特巴里。近者新範二像。其一爲山蒙納長老。作服桂衣。仰臥禪弋上。膜手閉目。狀若古墓中甲冑壯士。尸體左右平均。無稍偏側。其爲初民之制。一覽可知。蓋觀於童子畫人。及非洲土番所範諸偶。其爲狀莫不如是也。

人情之篤舊也。或知而爲之。或不知而爲之。願知而爲之者。其篤舊淺。不知而爲之者。其篤舊深也。故謂神父牧師。有言斯信。此不獨羅馬舊宗爲然。卽誓反新宗尙如是也。故厄達訥宗之聚訟。必以古經典爲據依。而教黨內外之爭。歷茲未決。外者主於修明而更進。內者主於恪守而因循。此其大經已。

教既如此。政亦有然。夫一羣法制之成也。其始多本於習俗。雖然。習俗常變。不居者也。惟勒爲法制。乃守而不渝。故必有律令典章。夫而後一羣之勢定。而久道化成之理以興。然亦惟有法制。而其羣之蛻故入新。乃不易。故往往一羣之習俗大變矣。而其中之君子。以法制所自出。則猶身守其故而躬行之。此如吾英格鬪之俗。兩家違言。志在相死。則相約格鬪。選時擇地。有償介質成之儀文。此在民庶。久不用矣。而搢紳有爵。猶時爲之。夫兩造爭訟。不正於理。而正於兵。此野蠻之事。非文明之事也。而國與國。至於今猶用之。吾英舊俗。凡兩家爭執曲直。不願就理。而樂決於一鬪者。許之。此直至若耳。治第三之朝。而猶用者也。嗣乃禁於平民。而不禁於官紳行伍之間。大洲此俗。至今不廢。且衆論以爲宜然。此以見古之習俗。使其勒爲典要。載之憲章。則雖至敵之端。可歷久而自若。至今國王加冕之日。必有介冑之士。號於朝廟曰。有欲鬪王者。吾當之。習非勝是。動逾千載。誰復從而詰

之乎

卽至簿書文具。亦有循古不變之迹。如質劑契約。尙用羊皮。而常事則用絮紙。其文多用古書。其名義亦守拉體諾那曼德之舊。其詰訓多與今語迥殊。書押雖所通用。而重大者猶以印璽。股票則有浮簽加印。亦此意也。蘇格蘭民賣田及山。必飾載塊石。以與新主。示有土之義。凡此皆最古國俗。而沿用不廢者也。

其他官司所爲。樂舊貫而憚改作。尤可見也。夫詰戎整軍。所以禦外侮。是宜循最勝之制。莫如武備矣。顧線槍必經至久而後改用針燃。其來復後膛諸制。皆經俗用歷年。而後行間勉從新制。經費帳錄。雖公司商業。悉用雙入平衡新法。而國家會計。則因循單入古法。直至一千八百三十四年。火焚議署。古契悉燬無餘。不得已而後下令用之。不然。削木鑿齒。尙守威廉定英以來最古之制也。乃至公私服制。其守舊之迹愈明白也。雄雞大冠。猶見於將帥之首。櫛具佩劍。徒取具儀。亦古之所常用也。大抵古之服飾。雖久亡於俗。而朝服盛飾。往往遇之。如今刑司理官所戴之假髮。國學生所戴之四方平定冠。至於神甫牧師所服之冠屨。柱頰。皆可考其所由者矣。

是故人心之樂墨守而惡更張也。其理實在在而可見。自猶太教宗劄去前皮之石刀。至於教

寺演說所宜之古語。至於理官左右傳呼之警蹕。至於將弁所衣之肩版。至於國君所署之押諾。皆其端倪呈露者矣。由此而知凡爲治制主治者莫不願法古而守常。又知法度者其大用在於守成。故法度立而墨守之情自見。又知欲測將來之治化如推曲線然必於古取其遠勢所規彌遠而世運之所趨乃彌真。則總之彼論羣道而昧久成之理。徒斤斤於百年數代之間。固無常也。且以見爲治之事使以旦夕之逼苟然立法取濟目前行之既久常至於害及其既害乃欲以一朝新用之力與數百千年深演遠來之力抗則常無效一政之行其始進也殷殷焉以興少則析析然以解用之不已則前之濡而韌者乃漸卽於定形久之乃膠結而凝固向之動而闢者乃今爲靜而翕焉。既靜既翕斯其制不可以猝更。

故羣學之有物蔽也。非獨蔽於障礙紛殺已也。又以其物廣遠洄泮悠久蕃變之情使其真不可以猝見。近者百年遠者千載遷流遞嬗而其效乃如今。夫治羣學而徒聳於目前旦夕之變者無異欲審坤輿之曲面地員之勢而求其實於自阜陵壑之間也。使學者於此而有明則其論羣法審民情將必知其事之至難而庶幾寡過已。

嗟乎。吾欲以羣爲學而物蔽之多且難如此。物固有真也。以人心之拘執偏者私利之不同而

其真以失。且心既正。意既誠矣。其所見而知者。又往往卽謨爲接。而不自知。或得其膚末。而亡其精鉅。况乎六合之大。非一覽所可周。千禩之遙。必徐考而多驗。使合之數者而言之。則羣之爲學。求如他科之精審。而有益於人事也。不其難哉。雖然。羣學以物蔽之多而難治。固也。向使治斯學者。必求纖悉之具。如化學。斷論之盡。如幾何。必考驗至精。理見例立。如天文地質諸科然者。則欲羣道之成學。無異執石子以求正。雖不如早置之爲愈。顧羣學自有其可立之例。亦自有其可見之理。非物蔽所能終害者。則吾何爲而不孜孜然。今夫秦東之有封建。泰西之有拂特。言古制者不勝異辭焉。顧使參伍錯綜求之。封建拂特之制。固可得而述。其所關於治化者。又可得而指也。有史傳。有禮經。設排比而類觀之。將不徒其制之可明也。且將有得於事外。亦視吾術何如耳。况異羣之記載。同等之民風。古若今有。可得以推校者耶。知此。則羣學之所爲。可微見已。蓋吾之考於紀載也。非於所紀載者。必信而據之也。吾將因其所紀載者。以得其所不紀不載者焉。夫如是。將羣之形制功用。其原起。其演進。皆可從內籀之術而得之。物蔽固常有也。知而謹爲之所。足矣。今夫考耳目所不經。事必依於證據。方其取而用之也。必謹於其物之難真。與夫害真之事之不一。故其徵一事也。必先爲之差。差之多寡。亦隨所遭而爲殊。大抵一例之立。必無先成乎心。而不係乎偏屬之地。獨當之時。則於羣

理也。其殆庶乎。

智絃第六

前篇之論物蔽。主於外物者也。乃今將進觀夫人心之惑。夫人心之惑。有關於理者。有屬於情者。請先言其關於理者。

曷嘗觀愚母之督其稚子乎。雖以所生之親。求其情有不能得。則矧乎其餘。日者吾附汽車而有所適。同行三四客。共載一駟。中有婦人。挈兒旁坐。齒差十齡。童子精力彌足。時時求所以洩用之者。耳目所觸。物物移人。則跳踉延望。不能爲一頃之逸。此真天演之當然。而生理之所以達也。乃其母之識。不足以及之。則以其兒爲頑。而常薄怒。兒或據車櫺而望遠。或踏車茵而歌呼。或破行篋而探物。其母詬訶禁制之聲。與俱無已。曰若曷坐乎。曰若急下如何。曰奈何不能須臾爲靜耶。雖其心殆不欲兒之溷他客。然意不盡出此。蓋以謂爲母教子之常道。宜禁其嬉而學長者之寧靜也。至於逆天演之常節。拂兒性之自然。彼則芒乎未嘗喻也。今夫童稚之境。婦人所前經者也。常彼之時。其好事樂用耳目之意。與此子同。今之所視爲平淡在爾。日固皆可欣而不厭。朝氣方新。溢爲舞蹈。脫

以下言智
絃起於以
已度人之
不足特

有禁者殆將發狂。乃今境往而其情與之俱遷。遂以兒之易動難靜爲不可解者。聞喜睹爲不自安。以己爲是。以兒爲非。嗚呼。果孰非而孰是耶。

惟吾人之論事。至人己之際。勢不能不推己心以度人。顧由具有其不得免者。一有不可恃者。一所不得免者。以行事之迹。求所以行之心。雖曰設身處地而彼之思理感情。則皆轉吾之思理感情而爲之也。所不可恃者。既以我之思理感情爲彼之思理感情矣。則雖得其至近。將有其略似無其全同而違繆。僂馳乃所常有。總之以己度人。不離我相而我相與所推者之差數。視我與人心所受。范於外物者之多寡。使其同量。則十得八九可也。使其殊塗。雖天壤而遙可也。

吾抑不解夫世之言事理。何主於求心所安者之多也。夫曰求心所安者。非取其成心而師之。以己之知慮感覺。以一概相量也耶。今使同屬一羣之民生同種而居。並世其身。心所受范於外物者固相似也。然且以己度人。有時而大謬。然則使並世而異羣。或同種而殊世。其受范於外物者。既不倫而種業與習俗又相絕。則彼此之用意。其可以一概量者。幾何。然則彼求一心之安者。果皆當耶。且此之謬。非難見也。但使論者與所論者之人事。推者與所推者之人心。皆與己爲無涉。則旁觀之明。或可用也。讀英倫之古史。見其論希臘治制。輒用拂特相方。則學者心知其已誤。見宗教小書。

言中古事謂威芝勒爲先知之士。親拜耶穌於襁褓之中。圖繪基督聖蹟。處處作碧壘。加牢闌。又謂持矛刺耶穌者。乃一奈德士所爲。忝其武德。而當日之十字軍諸將。至自稱基督之僕夫。諸如此倫。皆一見而知作者以歐西中古之俗。言猶太當年之制。悲愴虛擬。未見囊駝。謂爲高馬。固無往而不左者矣。顧不知一己爲病。正與此同。當其推思。雖不必怪誕可笑如此。而其去真之遠。政不計有幾程也。故心量相絕之人。行事用情。實難相喻。以我之意。據彼之迹。推彼之心。輒無由得。至積人心以爲羣理。則愈繁難思。此可更用一證以明其義者也。

學者當髫年。治希臘泰古史書。見其中多言神怪。心竊竊然異之。當此之時。雖口不必言。心知其難信。稍長讀諸家遊紀。及蠻荒風土記諸書。見其中所述宗教鬼譌之事。愈怪妄不經。如謂某種祖先爲蛇犬雁鷺。又謂電爲天笑。雪爲神唾。某島舊居海底。以神人垂釣。鈎罣其隈。隨而浮見。諸如此屬。大抵皆謬悠可笑者。輒謂聞此而信。非狂不能。雖然。此所謂以我相度人意者也。夫深化之民。其心才繁。淺化之民。其心才簡。且思理曲折。學實爲之。又必積平生事會之所經。而後能至。故嘗前說者。不獨以甚繁之心。推其至簡。實且以蠻之被教勸學。聞見閱歷。事事皆與己同。苟知其殊。又烏容嘗吾與蠻束教困習等耳。而特有繁簡之殊。故不獨變蠻爲吾之思。而不能。且使吾設蠻之想。亦

不得也。故欲喻蠻之意。測蠻之行。非處蠻之地。設蠻之身。乃至觀物言理。非悉如蠻之觀。且言者。則其情不能得。假其能之。則向之。所謂怪者。乃將以爲常。向之。所謂狂者。乃今以爲聖。蓋心才雖繁。簡有不同。而思之用也。則循夫心學之公例。羣化雖有淺深之異。候而變之至也。必出夫天演之自然。二者皆不可以毫釐強也。故使吾思力所至。同彼蹇淺。能淺叩而不樂深。求喜速化而不爲忍。久則所謂怪誕不經之說。將見其爲至懿之思。而與所見之天行物性皆有合也。怪妄云乎哉。所難者。文明程度既高。雖盡知其如此。而欲設爲僊野之思。仍不易至也。

且以我度人者。不僅由文明以度蠻野者難也。據迹求心。探情決事。必民品相近。而後有以相知。前之所言。以我觀彼。今更言自彼觀我。說將瘳明。往者布勒敦。自安息歸。述一日獨步廊廡間。忽聞土人啻曰。阿拉所造。真無奇不具哉。同教人謂上不見彼拂蘇乎。安息人呼歐得安坐而不爲。乃

起而僂偃胡求者。又斯不克亦云。昔居其土。每坐久起而散步宣鬱。蘇馬理人見吾如是。竊竊偶語。議吾所爲。以爲吾於其國。必懷陰謀。不然。人非風狂。安有無所爲而勞其足者。則卽斯二者觀之。知異種之人。於吾輩性習言行。常若莫可究詰。猶彼族之云爲意向。吾黨亦無由知。人謂民之同情。必惡勞而好佚。棄暗而求明。新而善者所樂從。舊而劣者所鄙棄。乃不謂支那之俗。雖頗黎入境數十

百年而富家成室。窗牖猶用紙糊。京都衢路。車殆馬瘡。積物腐穢。習爲當然。安之若素。印度匠人常操故器。與之以吾英斤削。明知其省力利用而置之。其用意所在。孰從而詰之。且二土之化。猶近者耳。至於非洲之種。南海島夷。化之相睽。道理不計。則謂所處勢同。彼必爲吾黨之所爲者。其議庸有合乎。

如此見心智之絃。首以己度人之不可恃。夫羣有天演。然天演之用。常假手於民之志業。是故不識其民之性情。無由知其羣之演進。雖出之以至慎。事之以甚勤。無全得者。何則。考事釋情。不離我相。我相證物。常寡合而多乖。

今語人曰。輕信者必妄言。又曰。以其人之譁張。知其人易聳。則然其說者。恐甚少也。何則。自常情論之。凡其人常爲無實之談。以欺人者。當亦常慮他人之我欺。而較忠信無誑之人爲難聳也。乃實不然。惟忠誠之人。能不輕信。而亦以其無誑。乃得其善疑。世間最不可信之人。往往無據不經之談。受之若素。而可與爲無方之欺也。假野蠻文明。相持并論。抑卽羣演之游進。依其程度等級而求之。將輕信之。與妄言常相表裏。其愈不欺者。受詞愈謹。直至近世格致科學之家。其立言最爲嚴確。而審言取證。亦最不苟。而難熒也。泰東人士。於無稽誕幻之言。受之如飢人之得食。而讒訛謠詠。

雖於己無所利而猶爲之。埃及之人譎欺人見信爲能事。而支那染工賦色不成。謂因布一訛言。不能動衆之故。此俗吾國正爾往者英人森約翰居南埃及。一日與友圍坐讀天方夜譚錄。語次告云。此雖奇書。不可信爲事實。坐中有客拂衣起曰。使此言而虛。作者非病狂。何爲費其筆舌耶。支那所有教案。皆坐士民篤信流言。乃至放火殺人。不復恤耳。

是故人而無信。不獨其出言然也。其受言亦然。二者若不可合而常合。彼謂欺人者不受人欺。誤矣。不佞之及此者。以羣學之中。亦有二焉。若不可合而竟合。先言其淺。將以及深也。每聞人言治史學愈深。愈見古今人不相遠。而又有一種政治家。與此說爲反對。謂民質實易化。視爲上者施教。何如是二義者。乍而觀之。殆若相滅。然欲治羣學。當知二義皆非。必折中斯二者之間。羣演之真。乃見。蓋民質之可變無窮。而其變也。必以漸。坐不明此。言治者所以滋紛也。

悲夫人之於天地也。以有涯之生。從無窮之物。則任其蟬蛻之智。而以爲不變焉。日月星辰。居其所而不改者也。山嶽河海。常如是而久存也。其以人性爲無變。而古今人羣爲不相遠也。固宜。願至於今。則向之居其所者。宜知其常流而不居矣。所謂常如是者。宜識形氣之中。無是物矣。大宇長宙。方挾萬象。而趨若驟。若馳而所遇無故物。乃猶於人性焉。謂爲可久。然耶。否耶。學者常曰。天下善

人少而不善人多。又曰惟人性惡。雖有至美之政。甚良之法。行之千年。以後視前。未見其進。吾乃今與求至實之證。集不遁之驗。則泰古之民。巢居穴處。固與封建耕稼之民異也。而中古封建耕稼之民。其性情智術。又與今之民大異焉。彼乃於天演遞嬗之說。不得已而承之。顧其意若存若亡。猶以謂今雖異古。而後則不必異於今也。謂繼今以往。將日進於無垠。未必然之事也。間有通識之士。知羣之蛻故。進新。理有固然。勢有必至矣。而亦持之不堅。信之不篤。論事施術。往往與前說僞馳。常曰倫常之地。終古必同。又曰惟道無變。他若勞力相養之制。四民對待之形。與夫積習成禮之事。皆世變雖棼。大同小異。雖有命世超俗之士。力爲擺脫之談。若法國羣學家之恭德。著書滿家。深明人羣蛻化之理。尙爲俗習所囿而不自知。故其言後此之羣治也。謂雖極邦隆之軌。猶必以君師爲之基。而所謂君師者。又與前世所有者無甚異。此以見人生在羣。拘於其故。雖極深思。懸解無日。夫宇宙之變。因果相受。至繁難知。雖從古至今。其進已緩。然取今日之羣制。以問古人。已非其意中之所有。况過斯以往。載驟駸駸。百千萬年之後。世有斯民。其相爲生養之道。何如。必非吾黨區區所能思議者矣。

其矯枉過中之論。則又謂羣之善否。權自上操。乃爲一切之政令憲章。於善俗明民。責旦暮之

效。然而皆無驗也。百餘年來。歐洲善羣之事。爲之者非一人也。自盧騷氏所講之民約。至合衆國所爲之國典。自山南諸邦指澳意各國。所宣之聖道。至於晚近專以人理設教。不雜神道諸家。其於化民成俗之事。雖所持不同。而事勞效寡一耳。彼誠欲羣德之日蒸乎。蚩蚩者。宜如是而教之。如是而督之。於此必有所禁遏。於彼當有所張皇。觀其所言。皆信之至篤。責之至決。陳之至明者也。或又曰。惟今之民。雖與之以自由。不能享其幸福。必重規改鑄。與爲更始。而後能之。是又以重規改鑄爲無難。而更始之事。乃純出於民上也。或又曰。惟酒爲民之大害。使民無湛湎之敗德。作奸犯科之事。可以日希。願禁酒矣。而其所祈嚮。又無往而不虛。且彼以酒爲敗俗之因歟。則不知歐固有惺惺之國。而其民之多辟。比例以言。於英爲衆也。然則旨酒固安足惡。而絕旨酒者。亦未必遂足爲善國明矣。或又曰。必師道立而後善人多。必庠序之內有善教。而後閭閻之中有淳風。然觀使者福勒茨之所察報。彼操前說者。又可以憬然矣。嗚呼。徒學之不足以進。民行久矣。商工之作僞售欺。荒閑歇業之不以實。乃至浮漚之公司。鐵路鈔業之僞帳。凡此皆非不學者之所爲也。其爲不義奸欺。害民病國。所犯之輕重多寡。與不識字不讀書之民正等。特操術益神耳。且夫學所以致知。使知而足以制行也。則知養生者宜莫如醫。顧何以英法之醫學生徒。於醇酒婦人。自戕其生。於常人爲加甚也。教既有然。

政亦如是。故烏託邦之政制。時形於不更事者之意中。其始莫不云行此政。將可以得此福也。泊其政行矣。而吾儕小人。不蒙其利。此豈但以一二端盡之也耶。法蘭西自革命以還。於今蓋三世矣。才智之士。仁慈之君。咸欲以一旦夕之所爲。轉其國於盛治。卒之徒變於政。未變於羣。害塞於此。弊形於彼。擇禍則可。除孽不能。此洵洵言治者所宜取爲殷鑒者也。夫法由君權而轉爲民主。固也。乃彈指之頃。國權又有所專歸。其霸氣且以彌陞。予爲天王。無敢越志。一也。苟可張君。豈恤壓力。又一也。所異者特徵章名號耳。於民何加焉。且彼法之民。於自由之權。非求得之也。乃太阿倒持。必求健者而獻之。卽如今歲之事。斯賓塞成此書於一千八百七十三年可以見已。雖有力者竊之以取其羣。彼又未嘗覺也。爲君主。爲民主。爲君民共主。而分省幕府之治自若。善夫巴士基之言曰。帝制可毀。立憲可更。而幕府常無恙。故知一羣之立。衆力所匯。萬勢所趨。蒼萃相扶。成茲一體。制度文物。固所以立國也。然而士民之意念。蒼赤之情。隱凡所謂么匿者之品德。於其團體積微成著。尤有大力。故雖部分割割。而與之同物者。旋長仍生。一如其故。此無論其爲主治。抑爲受治者矣。吾於數篇之前。所以反覆於拓都么匿二者之間。欲學者知羣之形品。必以民之形品爲依歸。使民質無殊乎其先。而曰國勢羣生。可由一二人之制作。敷施。而且夕。遂異者。天演之中。無此物也。蓋羣者含生之大品。如草木人獸然。常

受外力之範。而潛孕漸生。底於今體。非若亭臺樓閣。所可以人力成毀。彈指卽現者也。故曰民德可移。期之以漸。

使知羣之變化。天演使然。受範於自然。本所遇而爲變。常蛻故而入新。向之二失。吾知免矣。所居之羣。爲演方將。以今形之異古。有以決後形之異今。知羣爲含生具形。有胚胎句萌。乙達布夔。蕃熟之諸候。則其所以爲羣者。無後時而亦無逆節。而一切躁妄。矜張之氣。可以祛使用。及其時動。得其幾。則人事又大可恃也。今夫天演昭回。固不獨見於一羣之大而已。卽取文字而觀之。凡一名之訓詁聲義。當其變也。往往數時之後。一屬之名字興。浸假是所屬者。又轉而成屬。蓋無異根幹之於支條。支條之於花葉也。又取風俗而觀之。如遇耶穌飛昇之日。古俗相貽以雞子。至今巴黎爲贖卵。納珍餽其中。變本加厲。乃至可容一車。而國家於此物加重賦。民或去國以避其苛。更取一令甲而觀之。其始皆易知簡能。爲一事而起義。繼乃綱舉目張。成一宗之律例。如威廉第一作爲二令。吾國田產律令。由之而興。成一部矣。餘如今之報章。其初私家函札也。繼以印紙。加之私緘之上。至今千名萬派。詭事殊功。有日有月。有旬有時。有普通有專論。有官有民。有國有邑。有鄉有會。方其演也。不獨由微而鉅也。且由簡而繁如此。略舉數端。爲發凡起例。使學者於羣之萬變。皆作如是法眼觀之。

將不獨古今迥殊。卽今之世。亦有事焉。如木始萌。如泉始達。繼今以往。其情狀與所致變於羣者。何如亦非吾黨之所克及也。無他。惟羣之演也。造一因於此。將祈其近效。有不必得。非斯人之力所能致也。以言其遠果有所必形。亦非斯人之力所能制也。彼言治者。可以知所從事矣。可以知所難爲矣。

手衣一掌而五指其常制也。今以五指之手內之四指之手衣其不相入。雖童子笑之以繁。錯綜之事。理納諸蹇淺渾沌之心。其柄鑿不相受。正如是耳。物理之至於吾前也。其端倪多其交會。衆其對待相及之情。紛如也。吾心量之廣狹。思理之疏密。有必與相副者焉。而後能爲其涵閱。能得其微。至不然。雖見其一曲。必遺其大全。夫得其一曲而遺其大全。雖謂吾思無與於此物。可也。何則。理之徒得其一曲者。或等於無所得也。請以數之至近者明之。今夫二量對舉。則較生焉。如是者謂之率。將甲與乙之率。以喻一童子。則爲作二綫。甲短而乙長。曰如是。則甲之於乙。得其小率。俄而引甲而伸之。令其度過於乙。曰如是。則甲之於乙。得其大率。凡此者。皆彼之所能喻也。乃今更明何者。爲二率之相等。甲之於乙。猶丙之於丁。是謂比例。前慮之屬於二物者。乃今屬於四物矣。昔之觀於一對待者。乃今必觀於三矣。彼其心必舉甲乙與其較。如是而勿忘。更舉丙丁與其較。如是又勿忘。

終思二較之相待。無異前者二物甲與乙或丙與丁之相待。而後能得之。一不能者。其理皆廢。其端倪多。其交會衆。其對待相及之趣。大加乎前。必其心之能事。與之相受。而非徒識前理者之所能也。故學比例而通。其所以然者。學子之年。必其差長。其腦形既具。其繕心差熟。不然終身未達者。蓋比比也。雖然。此在數學猶其易明者耳。設由此而加繁。如云甲與乙之率。及丙與丁之率。二者相待而爲變。則欲通其故。必思力愈闕。心能愈富而後及之。蓋言此則甲乙丙丁四物之數。不主故常。而遷變無已。方甲乙之率變。丙丁之變從之。且無論何時丙丁較之於丙若丁。將猶甲乙較之於甲若乙也。此其理之蕃變。大加乎前。而愈非末學與思狹慮簡者之所能辨。明矣。由是而推。至於微積諸理。專言物數之微變。學者循其術易。會其理難。將理達而術神。非深於其學。而習坎心亨者。不能與也。

夫物理既繁。則非心慮簡者所能與。顧所難者。心慮雖簡。其人不自知也。向之言數。其不及易見也。非自見也。己不能而人或能之。有爲之相形故也。無此則能不能混。能不能混。雖以至簡之心。慮雖終身可以不自知。故曰。知有勝我之慮者。可以與於勝我之慮者也。真不足與。必無由知。既無由知。將以己爲最勝。然而事實之報。不汝欺也。故履之而後艱焉。至之而後形焉。此羣禍之所以滋。而大患之所以終身不靈也。可哀也。夫。

置一童子於膝。而示之以山水之畫圖。將曰彼許有小舟。吾見一人焉。選而又曰此非下山之牛乎。是非縹狗之夫乎。其所及者。大較盡此。而於動物爲多。至舉其全。若景物之平遠。草樹之茂密。則槩乎未之能云也。何則是水木雲山所會合。而移我情者。彼固未具此感覺也。且神契賞會之事。居心能之最勝。求之童子。固不能得。益不悟己所不能得者。有他人長者。其心固具此勝情。而以爲可喜也。噫。心能之有所短。豈僅小兒然哉。當其未啓。雖七八十猶孩提耳。今使有人焉。習音而選於律呂。試與言生平情境之所經。將有可述之次第。其始於所謂繁會者。匪所知也。樂作得此。舉座拊歎。彼未喻其所以然也。沒假而進矣。蓋年聽交臻。每當八音競奏。後之情移意遠者。乃向之所泊然無味者也。或由是而知聲音之道。將更有神於是者。以其繁奧爲吾聽之所不及者矣。當此之時。反觀一坐之中。其有畢生聒然。未與此祕者。其狀何如。急管哀絃。知音神動。而彼欠伸思臥者。有之矣。對清角流徵之悲。乃憶向者山歌村笛之最樂。何則。其心聽之簡。無以與樂節之繁。無以與則等於無物。且不悟其耳之未嘗與。亦不信他人之有以與也。

凡此皆耳目之近事也。而心量與物理不相副者。已欲達而無從。況乎羣之事理。變化繁賾。之常過此者乎。則無怪喻之者寡。且不自知其不喻。而常攘臂高睨。謂天下事爲不足治也。是故心能

簡而慮機淺者其氣必驕。其自詭必過。聞有以羣理爲難知事。機爲難測者乎。則且適然笑之。此吾所屢驗而未嘗一失者也。

以下欲明
羣中現象
有去果
因之繁
則以瓦爾
所成新
機爲喻
非如來
之突如
非物如
其理非
量之非
所能窺
覷者心

猶憶數月前。倫敦泰蒙時報言。瓦爾特所製印報新機甚悉。每小時能印一萬六千番。而敷墨斷紙。摺疊出入。一切皆機所自爲。所須人力甚寡。此亦羣中之一果也。使讀報者。於製機之事。雅所涉獵。將於報中所詳此機體用。一一可了。卽有未通。躬往察試。抑詢司機之人。於是機製法。可無餘蘊。不獨其人自揣爲知是物。卽旁觀者。亦將推以爲知。然自吾學觀之。彼所知者。卽機言機已耳。卽較他人深造。亦不過識瓦爾特製爲此機之艱苦層折。用意切密。構造勤劬。所積思累試。卒成是機者。至矣盡矣。顧獨謂是機爲羣之一果。問何不出於餘洲他國。獨見於吾英。則向所謂知此機者。乃真不足道。而所不知者。政無窮也。夫制作之巧。若不可階。亦踵事增成。有爲之前。乃爲之後。必有創者之質。乃有因者之文。非若佛國樓觀。彈指遂見者也。故瓦爾特新機之未出也。必先有無限之印機。降而益密。又人運巧思。成其一體。地獻其寶。收以爲用。如印軸之殊制。紙模之精粗。跡而窮之。步爲變。至最初手印之機。而後止。雖有工拙疏密之不齊。使闕其一。是機之天演廢。顧此猶是卽機之本體求之也。乃若機外之物。爲機之所待以成者。則最切莫若製機之機。與夫所以善事之器。旋

鑽剝削。懸直砥平。以所成者之既精。斯其器亦非粗者所奏效。分而考之。且一一自爲其天演溯而上之。乃至於最初之鑪錘。亦闕一而諸器廢。諸器廢則是機廢。瓦爾特雖巧。又烏從而爲之。曰若是則既盡乎。曰未十一也。夫是機所用之紙。乃連卷成軸。伸之至數十里不絕者也。使無此紙。其機又無用。而所以爲是紙。與所以製是紙之機。非一蹴可致者也。故前數者皆所待之材與器耳。而是材是器。豈無待而遂有歟。凡所以爲鐵。凡所以爲煤。凡所以爲工業。凡所以爲人巧。必具必周。且特數其形下者耳。若其形上。則工欺材。不能爲微至之業。力窳智劣。不足與要妙之功。是以哲匠碩師。非隨地可生。凡國能有者也。其通微之智。其不苟之良。凡名機利器所待以成者。皆資其深之教化。甚隆之治功。與夫甚安之國勢。甚休之民生。而後能見於其羣。否雖竭慮盡氣。求之必不可得。此興業於南非野蠻之鄉。開物於東亞淺化之國者。所共悉也。故此區區一機也。於科學則必有形數焉。必有質力焉。非四者所造皆至深。則其物不出。而印報之機。又非徒鬪巧銜奇而已。民歲出數十百萬金資。以立事。又非徒以觀美也。一時八刻之間。必求數萬番報紙。立出以待布者。亦由讀報之人。衆耳晨餐。甫竟卽求知國事。天下事之何如。卽此心習。夫豈五洲之人所同具者。然則卽此一機。明於羣理者。足以覘人國於至深。嗚呼。豈徒然哉。是故以瓦爾特印機爲羣中之一果。則極所由來之

致。脫腕難書。必經數千年之天演。化野蠻。任情苟簡之習。而轉爲憂深慮遠。自由望進之風。其政。其教。其學。不獨爲僂野者之所不圖。實且爲篤故嗜常者之所無見。夫豈心能甚簡。慮機甚淺者。所能達也哉。

知此。則一羣之事變。其理解之繁。其通喻之不易。可以見矣。夫宇內無不因之果。而天演之變。皆有所由來。不獨一事然也。物物事事。莫不如此。典章文物。俗之所風行。民之所崇信。皆有所本。而後生。亦有所待。而後立。吾黨之治羣學。蓋欲積前事之師。而以爲經世之術也。故於羣之變。必心喻其衆。因通參互之致。識遞推之演。否則誤謬而不自知。生心害政。所不免矣。卽如吾英工約一事。學者欲明其物之體用。與其利害所存。必遠溯之立國之初。以觀其本。復考歷世沿革之致。上之國家。政制。下之閭閻。民品之等差。家庭事育之常制。州里郡部之所隸通。宗教學塾之所培養。至一時之風氣習俗。蓋無一焉。不與爲消長醇醜者也。且自其物之見於羣也。則不獨有化羣之效。且亦受化於其羣。故欲知工約之因果者。非沿數百千年之遞變。而連類考之。不可得也。

自其事之膠葛紛羅如此。故觀羣變。而能得其真。以今日民智言之。雖在上流。有不必辦。是故謂羣有學。將數百年之內。信之者希。不獨思慮之密。心量之廣。與其學克副難也。彼且不悟世有

淺者常是
已非人而
以所遇者
爲正制此
爲習爲時
所爲爲智
核之以大
者

物焉。其繁重如此。而待有願力者爲之開山也。今夫疑者。非執德之懿。而不回者。守道之所貴也。顧理。或待善疑。而後明。而識以不回。而滋謬。是故進化之腦。主於濡柔。而拗復之性。不可與通。羣理。凡人智慧。皆受成於一生之閱歷。特所經者。過狹而所概者。甚偏。遂挾其區區之智。篤信謹守。徑徑然護其先入之主。謂天下莫與易。如是欲與窺羣理之藩。變難矣。吾英往者。淨士明季英民信友最篤者號淨士之子孫。狃其先人之訓。持安息日之誠。最謹。意謂設不如是。恐藩籬既決之後。將敗德違常。莫知紀極。且嘗徵其事於所居數十百里聚落間。亦覺誠有然者。逮稍長。遊國中都會。乃不謂有視安息之誠。如弁髦。而言行無疵瑕。如某與某者。浸假而爲大陸之遊。愈訝其土之良。亦視安息之誠。如無物也。由是其意乃稍稍舒。而知向所持守甚嚴者。大德之不踰。小德之出入。舉非所論於此。嗟乎。彼人所持守而立爲至嚴之戒律者。豈僅一安息日已哉。將必有其重且大者。而常爲之斤斤安得令柔其心。使皆可覆觀。而更審庶幾有以擴其識量。而以與於羣理之實乎。勿受之以耳。必接之以目。勿接之以目。必衡之以心。使其爲是。將見昔之所謂固然。乃今稍悟其不然。所謂必如是而後可者。亦不必如是。而始可。夫禮法什九實出於人爲。而且非其至往往今日指爲理所必無。而數百載以前。乃所恆有。又古人所稱爲大謬。而今世或信爲公言一卷之書。一闕之市。是暖曖姝姝者。又烏足守勿失。

乎。使。大。擴。耳。目。以。橫。覽。五。洲。之。詭。化。則。世。所。有。者。不。僅。其。制。與。吾。異。也。且。極。思。其。異。有。不。能。至。則。向。所。持。之。戒。律。果。何。所。據。而。定。其。必。然。耶。

若夫理之最近而易知。至於閨門室家之間。夫婦父子之際。可謂極矣。使人理而有常。則是數者當皆同而莫異。匹夫得其匹婦。此景教舊約之所傳也。乃亞歐諸國。獨雄衆雌之俗。奚啻一邦。一夫多婦所習聞者也。乃不謂一婦衆夫之制。亦有行者。且甚徧也。夫牀合配偶之道。至景教所垂至矣。意者他制雖行。其心之安。其義之當。必不如吾制之無怍。乃理溫斯敦非洲風土記。記於湖畔遇一蠻婦。聞英倫男子僅娶一妻。輒唾而嗤爲可鄙。然則天下孰爲正制耶。

論者將謂。人生配偶之制。雖羣以不同。然其事至於三者而盡矣。匹合一也。衆妻二也。衆夫三也。三者之外。必不可爲異制。乃不謂大食一部之民。其夫婦之倫又大異。其俗於回教七日之內。四日合而三日離。方其離居。無所不可。此大家巨室之通制。不僅行於小民也。又不謂身毒山國之民。夫婦之際。另有外遇。乃爲大惡。女而通僣。斯爲小疵。葱嶺以西諸韃鞨婦人。有以不見鞭撻於其夫。怨其無愛而經官求離異者。此其理愈非吾黨所能明矣。將以其事爲誣妄。則非洲種人。亦謂主不鞭奴。則一方相怨。指爲不得所天。其不謀而合如此。則又未可輕易斷其虛實也。法蘭西西班牙中

間不合如礪。有種人焉。號巴斯基者。其俗凡遇生子。丈夫寢蓐負茲。受親知環賀而產婦奔走處置。家計如常。聞此事不獨見於巴斯支那南海諸島中。俗生男。父例不得爲產主人。名爲是兒守護田宅而已。非支島蠻親年及格。則相與舁置郊野生瘞之。俗相沿以是爲子職。受者含笑入地。謂爲全福。又身毒嗎拉巴爾民俗。以猶子之親。過於己出。假令親子死而哀戚過同產子。則相與譏誚。以爲不近人情。而其子弟亦謂伯叔舅姑。於天屬爲近於父母。夫人道至近。莫若室家父子之倫。此含靈者所同有也。顧其禮制習俗。情感信端。不齊若此。矧推而廣之。至於國人之交。與一切人心之殊趣。所發見於一羣。其爲至蹟而不可一理槩者。尙待言哉。且其事不必求之異種殊俗也。中古歐洲。其時禮制習俗。與其民所寶持崇信者。已與吾今日之所接。有相絕而無相謀。復何必更求於久遠乎。姑卽宗教一事言之。其餘可類推已。

卽今號文明之國。察其宗教之所標。固已恢誕弔詭。不可以究詰。乃至沿流討源。則其事尤足怪。吾嘗遊法國。過布崙尼。則觀十字巨木。榻檠當道。狀若大桓。而其下積疊腐朽者。皆小十字也。其制交二梯爲之。皆行人所敬捨。用以求福者也。所尤異者。其物與鐵軌鄰。汽車旁。午其右。當是時。人意之中。二境不之相比。附爲何若乎。及入西班牙。又聞有爲教會設鬪牛之戲者。愈踉然訝之。雖然。

此何足訝。其往事之離奇。有什伯於此者。不聞所謂教宗闕戲者乎。闕戲者。以其甚深微妙而稱。教中人將以闡天主御世之要道。人坐不信其說。爲所炮烹而死者。常相屬也。曲終戲罷。則簿所費以示人。有曰給上帝錢若干。給某神錢若干。給魔王若太歲錢若干。而上帝所進御。有畫衣。有假髻。皆黃金塗。闕戲有一齣。爲鞠聖母馬理獄。法官坐堂上。訟者曹立。歷數馬里泊約瑟淫佚罪狀。法官作色責兩曹對質。傳爰書具獄。種種如人間。其媠嬾妄謬有如此。顧彼中長老。且謂使不如是。將無以起顛愆信向心也。吁亦異已。

更觀舊日教會諸國。其中藻繪丹青。將以發明宗教神祕。顧倚迹求心。實不知作者用意爲何若。此不獨文明之邦。不宜有是。卽半教之國所無有者也。如畫耶穌受苦聖蹟矣。自其傷口流血。無窮黍餌。旁畫諸祆持鉢承之。又作蒲桃。發根於基督手足諸傷。而神父泊阿白思諸尼。方斂摘果實。又作一酒車大筩。以承耶穌奔泉之血。由筩車復作數百道酒瀑。激射諸祆男女口中。其表三身一本之理。則作老壯少三人。同登雙鞞而立。夫使其時之民。其所信於宗教者。不過如是。其所爲之謬戾。滋可知已。是以當羅馬教皇威力最盛之日。諸祆售賣懺罪文憑。其爭出錢買置藏弄者。真無足怪也。

今夫宗教一也。而清淨既失之餘。則人心之荒穢不獨附之。而見合前數事。可以見羣理之至不齊。而拘虛篤時者。爲可笑也。且往者宗教之無稽不經。既如彼矣。而一二百年間。其國之民智政猷。相爲生養之道。乃克臻於美備。如今日。此又見民羣之變。不可端倪。後此舟流所屆。有大過於吾黨之所知。一概量之。可乎。然則學者所最亟。在務廣心量所涵。去枯爲柔。與道遷變。慎勿爲先成於心者所湛錮。乃有以與於斯學也。

向使人察事物。而無失其真。則雖有時地之限。其識論亦可以明通。而不至於凝滯。但使察所居之本羣。一如他羣之察我。則雖有繆盪違反。將釐然皆具於吾前。而有以知曩之所謂當然。而合於天則者。實未必皆當然。而盡合於天則也。有典章。有文物。有載籍。有清議。使身目不囿於其中。而洞然皆觀之以道眼。將即此可得其不齊。而知向之所守爲常經。而所謂大中至正之無以易者。多出於一時之俗習。而本己意以推彼民者。常有時而大誤。今以自見之難也。則設一數萬年以後之人類。而懸擬其所以道我者何如。此於人意。儻無疵乎。至其時言語。固宜較今爲精。無已。則姑譯之以今文云爾。

其言將曰。自圖書之用。日精。而兒童皆知數萬年。以往大地。從其最暎之隋員軌限。而漸復於

來世以人所
吉擬以民
羣者之所見
是或後人所
之所非而人
篤時之爲
智核不待
論矣

今行且由是而知員與冰劫之盈虛向所不可居之北半球乃今漸回其入境有地焉泊今始出愈有以徵前說之確鑿也。墜石山積磊砢從橫間觀一古國之劫餘人骸多化爲殭石幸其數處之記載金石尚有存者正如礦中烏鰂遺體以所含墨浸漬入石自寫形狀茲之殭國正與之同以其所自傳得其當日之人事此誠地質與蛻學中所不數觀者也。

賴討者之勤而索之之久也。卽其淺演之文字亦有可通積數稔之力而張皇補苴之此國之俗乃髣髴而可道知其爲冰劫以前北半球大國而亦粗有文物教化可以言者異哉。

以其紀年言之則所考事見於所謂第十九百年其種卽古代所傳之英吉利此真吾黨之所願聞也。蓋英吉利立國如何雖前此一無可考然相傳其中有二人最靈異其一爲詩人謂萊斯丕爾深

識遠想爲從古詩人之所無又其一爲學人謂奈端造詣深邃當不待言而爲吾黨所深知者則自此

人出而後六合洪構可得而知以斯二人之尤異故英吉利爲何如國其文物教化何若恆爲我曹

所急欲知者而孰意以今所考者印之轉甚失所望也蓋始以謂是二人天縱特達如此種得之而

貴者也則其民寶其遺跡所以傳諸無窮者必多故探者先爲之大索而無如其所傳者殊少也所

謂學人者雖得彼而後人類知天運之實顧其國所以尊之者不過與以爵號等諸商賈之致富者

而古今僅有之詩人雖有遺像亦微小不足道而高標跨穹躡起拔地者皆其國之善戰者也論其范形紀功之事此民之所爲實無往而不異聞有醫名燕涅爾當其國大皆用其術救人所全活甚衆於時緣酬德之意鑄其像置廣衢間嗣其民悔之移置僻地而卽其所立善戰者名訥白爾以能勝一異種弱者功也訥白爾所殺人與燕涅爾所生人其數差相若故考者曰殺人之功重於生人野蠻之顛倒類如此所不解者此民所奉之宗教號以仁愛爲宗旨矣乃深而求之其違反非獨見於事前其書記與鄰國戰勝常以其日歲歲大酺甚類古狻獠割馘之舞以紀功者英吉利爲此時常有祝宗爲請釐於所稱無所不愛之上帝則尤足怪也又其教非本種所自爲乃受諸他種尤古者而修明之然所進不相遠古種之刑章曰以目償目以齒償齒而英吉利律不然其貴人苑囿中狐兔雉鹿殺者律最重則無異以足償目以臂償齒矣其所守者雖古宗教顧其因革往往難喻古宗教猶大是已然其始則用其教而僂其民蓋以彼之所改革者猶大之民不從故也彼僂猶大之民以猶大之民爲不己合也而彼之所信者又大較皆合於猶大不獨刑章所用實本於猶大而加嚴卽彼教所崇拜之救主其道以仁愛爲宗與猶大異彼亦不之信而轉信猶大之所傳如以第七之日爲安息而勿事事者亦猶大之舊非救主之誠且爲所黜者也尤足異者彼號有所崇信而常

怒他人之不崇信其所崇信矣。乃彼中有篤信其道者。彼又從而非笑之。如所稱戰栗黨者。欲大張救主之道。盡棄猶大人之舊說。彼乃誚讓嘲笑之。故考者以英吉利之民於宗教爲守其所斥之法者。非無憑也。其堂寺處處所懸十誡。猶大之舊也。而其本教所著兩誡。轉弗稱焉。其國常歲出巨資。遣衆徒適他國。號傳教者。而向之傳英吉利以耶穌本教者。則雖窮探徧討。猶未得其主名也。是非芸人而舍己者乎。且卽此傳教之事。亦有其甚異而難明者。彼於其教所奉者名。而非其實。顧未嘗不甚願他種人之入其教。則遣徒四出。宣其所謂福音於人人。是爲傳道教士。傳道教士者。以身作則者也。顧當是時。東方有土焉。曰印度。因緣構會。而其土爲英吉利之所遙制。故傳教之士。適彼土。獨多一日者。印度之民。大訛彼旣徂而定之矣。則於六十六人之中。取其五。鞠不傳。爰書縛之於其所謂拋車者之口。遂轟其骸爲齋粉焉。夫其傳教宣福之術。與其所躬爲以示民者。如此。乃怪信從彼法之人。多色取行。違爲印民無行義之尤者。不亦異乎。

以吾所見者言之。則英吉利爲半化之民。殆可決也。然亦有可稱者。其民善走海。故於同時。種異而化淺者。所遇爲多。居於其土。則以地之主種爲魚肉。下者亦牛馬而奴隸之。往往多外訖。然其國每歲所出傳教之資。不下百萬鎊。是亦疏於利而好行其德者歟。考其國中。通都大道。十里一邸。

五里一菴。皆所以養惡疾。惠貧寡者也。振濟之會。隨地而有。此其事於羣利害。何如姑勿深論。夫亦可謂不忍人者矣。其國之賦稅至重。然以振貧者。不啻什一也。其尤可稱者。則以同時有奴法。以人屬人。如牛馬。然其筋力性命。皆屬於所主。此法見於英吉利之外藩。尤多。英人則以是爲非人理也。乃禁絕之。費其財二十兆。又同時有鄰國之鬪。則鳩巨貲。遣男婦以救傷夷。恤亡絕。是皆此種古民。最可稱說者矣。

是故今者所索諸幽冥。而登諸旦晝者。不獨有裨多聞已也。且可借鑒於斯。而以知吾人之所短。經數十萬年之天演。以磨礱存擇之效。民生合羣之事。乃底於純民之性德。與其生理之相資。乃相得而不相忤。顧民生今日。以生世所居之邦治。遂若邦治之境。出於固然。羣之法度。民之行誼。著欲之所形。神明之所契。若皆有條理之可言。無衝突乖舛之跡者。方且謂一羣之中。所用常行。必無背馳之理。更不謂伊古有人。其知所信者一。而所習所行者。又一旦二義相滅。若薰猶冰炭之不可以同居也。今使有人於此。知湯火之可以爛人矣。而猶樂探蹈焉。此非狂而喪心者。不如是也。然則有人焉。知其所是矣。而故行其所非。其爲喪心之狂。又可決也。乃今得此。而後知其說之不盡然也。古今之羣。固有察其所持。則是觀其所用。則非一國之中。民之情行。衝突焚淆。而其羣之存而

立。又。自。若。也。且。彼。言。其。道。而。行。其。反。者。又。未。必。自。知。其。然。也。乃。英。吉。利。之。民。有。海。陸。聖。經。會。者。以。所。謂。聖。經。者。散。於。海。陸。殺。人。之。兵。聖。經。以。殺。人。爲。厲。禁。犯。者。有。死。後。之。大。罰。而。所。謂。海。陸。軍。以。殺。人。爲。職。業。以。其。術。之。迂。也。則。刪。經。中。以。德。報。怨。與。批。頰。不。讎。更。獻。他。頰。諸。語。其。削。頭。適。弁。不。自。知。其。非。類。又。如。此。吾。人。習。爲。人。道。大。經。在。知。循。理。而。循。理。之。驗。在。不。亂。其。例。而。無。行。牴。牾。也。乃。今。此。英。吉。利。古。種。非。人。類。耶。非。自。謂。能。循。者。耶。何。其。多。所。牴。牾。謬。戾。至。此。極。耶。則。自。今。以。往。吾。黨。其。戒。之。向。所。謂。出。於。自。然。者。未。必。果。出。於。自。然。也。困。於。數。千。萬。年。天。演。之。中。常。謂。一。羣。之。變。今。所。如。是。者。常。如。是。也。而。孰。意。宇。宙。之。所。有。其。大。謬。不。然。者。耶。

總之此篇之說。顏曰智絃。所以見事理之難知。根於人心而有者也。雖與前篇之物蔽異。而實未嘗異也。蓋格物致知之事。自其所而言之則有物。自其能而言之則有知。至於理之難通。自其所言之。則爲物之蔽。自其能言之。則爲智之絃。是故二者一也。特所從言之異耳。以此篇所指。關於思理襟靈之闡者。顯然。目之智絃。似爲便也。

人之於事也。苟有所推度。勢必本己意以爲量。顧彼之所當。不必同我。而人之心習。視所由成。則務知我相之爲梗。而謹其折中。一也。常俗言治。不及者以人道爲不變。過者以盛治可驟期。二者

皆非其政亦從之而爲害。惟知其可變而必期之以漸摩而後苟且之意祛而欲速之私泯。二也。其三之弊。違者最難。雖有精能。但差愈耳。此何也。曰。心量之狹。思機之簡。不能與事理之廣而繁者相副也。願欲事理之明。非合諸因與凡所由起者而通計之。則其情不可得。且非分量悉得。消息離合之趣。瞭然於心。則雖達必有所遺。而亦可以爲害。此其能事。具者絕少。而所短不可不知。三也。過此則心量廣矣。思機繁矣。而天趣凝滯。氣枯而不柔。用拙而不警。則其赴機亦難。故必善推移。有以受至異。察相反。而不爲處境先成者之所拘。四也。

情瞽第七

以下言情
感熒神之
大槩兼明
心學意相
守例

古語有之。情者性之動也。動而失中。則神瞽焉。然則情之足亂其智。固學者之所厭聞也。雖然。區其類別。第其淺深。舉其所以搖吾精而傾吾衡者。皆列而論之。使察物者知謹而勿恃焉。則非學者之所厭聞也。今夫人之論物也。於漠不關情者。斯亦已耳。過斯以往。莫不雜以忻厭忿好之私。是故雖智足及之。而情所以瞽之者。二所喜者。期其不可期。所惡者。絕其不可絕。一在己則重其所可。輕在人則輕其所宜。重二也。二者蠶而衆惑生焉。

曩有在倫敦北支鐵路駟車中殺人者。嗣是幾人人視鐵軌爲畏塗。一駟之中。一己一客。則心焉惡之。然以共載。而遇如前事之橫暴者。亦未嘗復聞。顧人心之疑畏自若。雖前事再見之數。無萬分一。彼未暇詳也。人心方有所忌。其爲忌之心。與所忌之險。往往大有逕庭。而絕相待之比例。險之數。兆分而一。其忌之數。直百而一。而一也。因疑生怖。由怖生怯。其審事之衡。遂以全失。就令未失。亦往往心知其然而行事不自知其相儻也。

英民種牛痘者逾二十年。忽倫敦民自出痘間有死者一女士居倫敦惴惴大恐。若將已及嘗以其情語予。予乃謂女士曰。假如夫人居一城市。其中男女凡二萬口。聞每七日中以痘死者一人。則夫人心以爲危否耶。女士對曰否。其意乃稍解。計倫敦戶口與每七日所聞死數。當此時其比例率實與吾所言合也。顧一時以恐怖故。遂未暇稽其死率。固減於常時。而訛言外沸。怖情內撓。雖有至寶冊報。猶無益也。人心作霧。自迷召魔。自恐常如是也。

前二事固瞭而易見者。顧情之熒智。時時有之。審一事理。情動與偕。則其鑑多昏。其衡多戾。此非精於心理。而反省功熟者。不易見也。心學有意相守例。二意同起。如拔茅茹。相守之力。有膠固浮泛之差。視腦中相應之涅伏。腦氣發生。爲強爲弱。使其爲強。則力起時。如大波軒然。當其交會之絡。其發見之果。爲二意相守。牢固而不可分也。夫腦主斷決。腦氣替亂如此。雖謬誤已甚。在己必無由知。有時偕動相守之意。與本事無涉。如大喜盛怒之頃。遇一小物瑣事。後日情動。舊影分明。常能記憶。卽此理也。若其情與本事正涉。如所見之物。所思之意。正爲情動之因。則其固結不解。倍徒之矣。蓋所動之情。其涅伏之浪。循感覺思忖之腦絡。而發。遂使事理之輕重。正負全失。其真雖外物之證。與之顯背。彼亦不能自救也。

以上所指諸惑。凡情皆然。不獨恐怖喜怒而已。淺而言之。如父母於子。衡鑒都差。古今同慨。男女相悅。此以爲美。彼以爲才。而旁觀湛然。無絲毫才美之可見。又如購買彩票之家。所操至狹。所願至奢。雖得失之數。顯然可知。而終不悟。製新機者。則自詭必行。初服官者。恆謂國不足治。故諺曰。希望者思慮之母。卽此謂耳。他如崇信敬畏。亦情感見端。由來宗教鬼神之事。恆違其實。往往因其虛妄。而生恐怖。情之既過。雖斷體勢面。亦所不辭。此亦二意相守而情動與偕之端也。

此下言羣
人之論羣
事其情皆
之蔽尤深

常人論事。情替尤深。其於物也。如以凹凸之鑑。受物之形。違真殆所必至。此理爲通人所共知。而省察多未至。名實之所得失。黨論之所主張。與其他憤好之私國論之淆大都。由此欲治羣學者。徒知此猶不足也。必區情之品。準情之量。而遞言之。卽至小小訴厭之端。知皆足以質事實。而後可言學也。民於其羣之事變。固不能無概於其中。試觀己與人之議國事。將自見任情逞臆之論多。而徵實詢事之言少也。彼蚩蚩之氓。無國家思想者。無論已使其人。既具知識於羣之法度禮俗。必有所愛憎輕重。然否於其間。此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摩蓄積久矣。以其成之之如是。故雖明知其爲心習。常求勿如是。而不能一事之來。一意之立。己之所左右。皆倚其所先成於心者。以爲程先成。非他卽向之所蓄積。漸摩者。夫豈徵實詢事以定其是非也哉。

以下言卜
躁之者以
公理之者
可勝而怒
之也

使學者而不自欺。於吾言當無哂。常俗之言事論人也。所言常不附於事實。夫事實非坐而可得者也。而不憚煩以旁羅廣徵者。蓋寡。羣學之難治政。以所聞於人所成於己者。無往不任乎情。而能附乎事實者少耳。羣學科學也。任乎情而不附乎事實者。科學之厲禁也。欲知其害。試先其大凡而所易忽者言之。

如人心之卜躁。其最顯者也。有人於此。以一器物扞格不操之故。抵地大罵。嚴霜之晨。滑澆僵仆。因呼地吸力而譴訶之。則旁觀笑其大愚。即怒者事過追思。亦將自失。顧主治之人。其言行有類此者。竭力盡氣。以與自然爲敵。至所欲不讎。則怒及公理。詆訶跳擲。若不自聊。此其可笑。豈後於前所云云者耶。

且此意用於計學公例者尤多。假有人發一宏願。畫一奇策。及見諸施行。則復大謬。或告之曰。若之所爲。固與計學之理不合。彼則發怒於此學。加惡名焉。以快其卜躁之情。如往者嘉來勒著書。本仁民愛物之旨。以言治道。及爲變俗明民之條理。甚備。晚悟其書。與計學公例多相戾者。則大訾理財以爲長戚戚之學。夫國中門戶不齊。宗黨異尚。但使所持之說。不爲計學之所印可。則皆以計學之理爲可憎。此不思之過也。彼之所爲。與欲爲自行不息之機。努力學公例不已合者。無以異也。

彼以計學爲豁刻尙利。必天資澆薄之人而後能與之。顧計學未嘗以意自爲例也。察諸人情。物理之閒。因其固然而揭之。爲例美惡。敦鄙何容心焉。且彼以計學所言之人情。爲發於人欲之私。而不由天理之公歟。此又謬矣。計學所言。皆形氣之不能不然。且必如是而後羣合也。今使民之求。物屏廉而趨貴。賈之爲市樂少而苦多。民之產物不產之於天。時地利相輔而易之區。乃產之於風。上民功相尅而難之野。且其轉運漕輓也不樂。其夷近而出於險。賒謂如是。可以合羣也。則工賈之所爲。其道不與今所有者。逕庭歟。使勢有所必至。理有所固然。則天下之所以相養相生者。正因乎人性之大同耳。計學者見其所必然。取其所接而知。與所謨而知之者。筆之於書。以詔學者。其義又烏可訾乎。

夫謂計學公例未必皆實。抑有漏義焉。待傳益而後備。此其說似也。顧必謂計學爲無公例。抑食貨不可爲科學。則慎矣。今之攻計學者。猶之宗教中人之誣天學也。聞講步候者。算日距地不合。遂大喜以爲得閒。訾科學之不精。蓋由宗教主義。人無全能。故喜人有過。以徵其說之不誣。雖疇人於天體形構。大率無差。差者獨於地軌橢圓之徑。三十溢一。爾乃相聚笑之。以謂斯人之智。終不可任。訾計學者。其用心豈異此乎。且宗教之致謂也。謂天學之疇人。而於天學則無毀也。乃彼之惡計

學者則并其學與人而賤之。宗教之家尙不若此之甚也。

科學之事。境有淺深。而義無可訾。萬物咸抱質蘊力。推排摩盪。而其理見焉。質學力學所以著形氣之公例也。計學羣學。察人性之所同。思理感情之爲用。與生養之局之所以成治亂之機之所由著。故計學者所以著食貨之公例也。羣學者所以著民人之公例也。然則與人治其學而我訾之。孰若人圖其始而我善其終。人事其疏而我爲其密之爲得乎。

卜。躁。之。爲。害。言。其。大。凡。無。取。於。毛。舉。世。之。人。方。本。其。善。世。美。俗。之。盛。心。發。非。常。之。願。圖。非。常。之。原。有。人。焉。爲。之。辨。然。疑。審。情。實。效。至。忠。之。告。使。知。其。願。之。不。必。償。其。原。之。不。必。舉。彼。乃。意。棘。棘。然。惡。之。而。藥。石。瞑。眩。遂。成。仇。怨。者。有。之。矣。終。不。悟。告。者。出。於。至。誠。其。用。心。之。無。可。議。夫。物。競。之。酷。烈。如。今。是。有。術。焉。殺。其。勢。歟。過。庶。之。禍。且。無。可。逃。豈。有。道。焉。減。壓。力。歟。大。公。平。等。之。治。去。之。猶。遙。能。爲。法。焉。使。早。至。歟。道。民。之。具。德。刑。之。間。相。羣。之。候。果。孰。用。之。而。最。合。使。其。出。之。以。寧。靜。本。之。以。閱。歷。守。之。以。堅。忍。事。效。之。至。特。早。暮。異。耳。若。乃。期。之。以。速。成。行。之。以。躁。易。整。埋。整。措。有。初。鮮。終。不。獨。於。治。爲。無。功。而。羣。且。蒙。其。大。害。夫。物。理。所。必。至。者。奮。吾。人。區。區。之。力。以。與。之。爭。至。無。益。也。順。之。則。吉。逆。之。乃。凶。既。逆。既。凶。反。以。齋。怒。甚。且。訾。其。學。爲。不。祥。謂。其。人。爲。慘。覈。是。非。所。謂。絕。物。者。歟。

愛憎之情大勝。其智必昏。於己則闇。於人則明。法蘭西之與普魯士戰也。當攫擊未已之日。凡僑居巴黎者。無論何國。悉指爲普謀。亦卽以普謀處之。此憎情大勝之時。無度理揣情之功。亦無考驗憑證之事。至日耳曼既去法京之後。近畿之民。設立政府。號恭牟尼。舉措之謬。貽譏列邦。溯所由然。亦忿憤之情害之耳。故嘉來勒之撰法國革命記也。謂其民有滔天之憤。懷拂性之疑。此不僅革命之日然也。自普法之戰至今。尙有然者。法廷執政議令之人。無閒在國會。在報社。在私家門戶之中。一切言行。皆以愛憎之極。積不相能。各不相喻。有所推勘。一是九非。而羣之事變。遂無能得其實者矣。

喜怒擾其靈臺。則是非之衡。俯仰無一當者。由英民以觀法民。所纖悉備見者也。雖然豈英民獨免此乎。以天之幸。此土無戰爭之災。故不若法之已甚耳。然人情不相遠也。今請無言法人之於法事。而言英人之於法事。更無及今日之法事。而試取昔日之法事。觀其輕重之所別。毀譽之所施。將愛憎所深。則直道不可復見者。又可識矣。

時異勢遷。歐洲拂特之制衰。其利亡而害著。擁土奠爵之家。靡所事事。據其權利。用魚肉其小民。操持威柄。祇厚其私。民愈不服。而禁制益急。緣畝之民。極勤動。不足以周事畜。而舊家豪室。猶有

非時之力。役奔走。喙汗無所息。肩町畦之所出。狐狸野。麋雉兔。麋鹿之食。資之。殺之。則有罪。訟之。不見聽也。橋梁有權。市廛有征。麥必礪之於主。之磨餅必炊之於主。之鑪給費。視所欲者。無市價也。豪家征徭之外。又有教會之所責輸。甚厲且重。逾於國賦。國家之法。所以驅束未民者。不可卒道。一業之立。其中所宜僱之傭夥。所可製之貨物。所選用之物材。所必遵之方術。乃至所產物之品。第律皆取而定之。有不如法。以違制論。毀其器械。焚其貨物。以改良爲不法。以致物利用爲作奸。有所創製。則以爲奇技淫巧。而罰鍰邑之征賦。殆悉取於力作之家。園法陵遲。輕薄名存。而所值不過其初七十三分之一也。豪家侵漁朝貴。施奪愬則必不得。直國爲治民之事。其所用者。偵吏也。罔證也。以周內羅致人罪者也。其郡鄙分治之不善。如此。其朝廷統御之無良。亦如此。民生多艱。舉趾觸禁。言之有非外人所能信者。而樞軸之地。放蕩恣睢。貪殘奢侈。竭府庫以事窮大之宮。居毀軍旅。以從無義之戰。伐民已窮矣。而後宮之費益滋。乃舉不可復彌之國債。賦既重矣。而竭澤之漁未已。遂致通國同憤之謗聲。欲取逸居擁富之衆。而算之勢不能也。故教會之田有爵之產。王詔謂宜分編民之負。則反之。以惡聲詆之爲不道。王亦無如何也。其尤可駭者。朝宁之上。臣主荒淫。如一邱之貉。故革命之概有曰。全法之勢如巨人臥地而媵。倡之足加其頸也。當是時。法民作難。政已不行。而無良怙終。

之豪家神甫。猶相聚以謀復舊柄。甚且潛結外讎。以蹂躪宗國。於是法民狼顧愁憤。率土若狂。受虐於厥祖考。棄疾於其子孫。欲得甘心而已。雖所爲失理之平。不暇顧也。民方飢渴於自由。上乃合從以求厚。其壓力民主立於國中。而遠方響應矣。乃政教之長。猶蚤夜孜孜。求所以毀其成績者。幽險漸毒。隅睨奸欺。君子察其所爲。知守舊者之無意於和民。而法國貴賤之間。其勢必不兩立。此所以有九月慘戮。屠伯行權之變也。當此之時。其一日之所淫夷。或身與於前事。或未與前事。特爲民黨之所懷疑。倉卒不分。其所駢翦曹誅者。蓋不下萬人也。聶梅碩斯之可畏如此。案聶梅碩斯者希臘借喻也其被禍者。固不必皆有罪。顧殺機既啓。激之以痛憤。無聊之情。則勃然行其不仁。殘賊之威。雖違於人理。有不顧者。雖然。其不仁殘賊固矣。不忍憤憤號稱復讎。所謂誅民賊者。不必不卽同於民賊。然後之人。平氣而論之。則喋血之事。雖至兇虐。而終有可恕者存也。蓋民之意。方謂使民權終古不伸。則繼自今。三木桁楊。無去體之一日。勤動之所得俯仰之所資。腴且益深。餓莩而已。存者菜色。偷生草閒。固不如死。夫民思無俚。至於此極。其憤與悖亂。不知所圖。固其所也。嗟乎。使其君以要歡讒妾之故。雖驅數十萬之民。肝腦塗外國之野。而不惜。則其民之風狂。盲起。取素所疾視者。而一忍之。又何誅焉。是所戕之萬人身死之時。亦呼蒼天以爲正矣。顧誰實爲之。而使之至於此極歟。

吾乃今爲更及一事焉。法蘭西革命之死肉未寒。昏亂之中。有一武人者。出具蓋世之才。濟之以無所不忍之凶德。浸假而爲將軍焉。浸假而爲都護焉。卒之且爲其王者。其無信誇護。至於不可究詰。日日之文書。篇篇之條教。直無所往而非欺。自爲欺不足。且以教他人欺也。方其締交。卽其所以爲賣。其詭譎根於天性。蓋自少日卽以伊朮狼羊之寓言爲師法者也。人與爲忤。其收之也恆許以不殺。逮旣入其樊。則蘆粉矣。欲以威衆。其蠻野渴血之行。雖古暴人之所爲無以過。其在埃及嘗殺二千斐拉以復五十卒之仇怨。已而棄其屍於尼祿河。耶哇二千五百兵旣降。乃盡屠之。雖麾下之將士。觀所爲如此。不忍奉令也。其行事實不類十八棋文明旣進時之所宜有。拉芳德之二三邑。欲焚則竟焚之矣。牛鬪者西班牙之暴俗也。彼則進法人而效之。甚且欲復羅馬圍場搏擲之野俗。其殺人摧衆也。神夷血冷。若行所無事者然。以所私婦人之欲觀戰也。雖無故爲鼓十萬兵可也。他若懸金以購穆拉貝及拂洛抵二氏之頭。遣刺丹檢暴客相屬於道。其陰賊不武有如是者。其邦交條約。幾無一盟之不寒。其爲本國民主法令。則以暴而易暴。然此不過模略其二三行事。見其人性質已耳。跡其兇虐。實尙有大於此者。自秉權握柄以還。所戕害之法民。及摧其敵。每歲之間。恆以十萬計。問所以爲此。則自張威力。且以誅鋤異己者耳。嗜欲無窮。常欲并吞八荒。遠馭歐亞。日驅法民

之少壯。糜爛於鋒鏑拋石之中。而鄰國所亡之民數。亦與之相埒。末路顛蹶。在俄西陲。是役也。舉五十萬二千之步騎。或殺或虜。其生還者僅四萬人耳。而俄以二十萬兵當之。事後子遺。亦不逾十之三四。由此言之。是莫斯科注一役。吾歐所喪亡者蓋半兆之民而有餘。設總其生平之戰績而稽之。白種之民。所死於兵者。且不管二百萬。凡此皆無異拿波崙之所手戮者矣。彼其忍而爲是者。無他。欲以藐藐之身。爲一洲專制之共主耳。

以上二事。吾特連類而書之。使顯然著明。見常人用心之何若。蓋吾英民俗之論。於法民革命之事。則若天地之大紮。陰陽之戾災。於爲此之法民。特深惡而痛絕。乃至拿波崙之事。雖窮兇極惡。羌無可恕之端。顧莫有聲而誅伐之者。一若以殺人之多爲可敬。故於堂則置其像。設於室則供其畫圖。以寓其向慕之私。嚴恪之意。吾試并案二者。而平列爲之表。以問世之明於公理者。使自思焉。

向也。以一萬人之死。則爲之哀憐軫悼。以爲可驚。

今也。以二百萬人之死。則以爲不足深憐。而無所驚歎。

向也。萬人之死。莫不有其自作之孽。抑其黨之無道暴虐而夸詐也。則以爲可憫。

今也。是二百萬人者。皆死於無辜。且皆以威力驅瀾殘困苦之民以從之。則以爲當然而無足念。

是萬人者。與其室家親戚之所身受。雖有其自作之孽。猶爲之歌吟而哀思。

而二百萬人與其室家親戚之所失。雖以無罪而歷茲。則若無慨於心。而不必爲之詠歎。

向也。全國之民以不勝暴虐之淫威。殺此萬數之民賊。故其罪爲至大。

今也。以匹夫之好權怙勢。雖以無罪驅數百萬之民於死地。而其身爲無過。其烈爲足稱。

右爲對勘圖。吾英輿論。於法民革命。及拿破崙之戰功。殆具於此。是非然否。固不必更贊一詞。而吾所欲言者。夫使常人之情。其於事之毀譽愛憎如此。則與言羣學。其所善否輕重。期衡量而出之者。不綦難乎。心習旣成。愛憎憑臆。則雖數明而可稽。事著而可覈。且公道大反焉。矧幽遠難明。繁

以下言民
伏於積威
懼勢日久
用此成其
心習難與
是非羣之

蹟而不可理者耶。嗚呼。吾於公道蓋無望已。

是故當人情之替也。往往於小不仁。嚴於大不仁。恕小不仁雖有可恕不能見也。大不仁雖無可恕且不之非。故毀譽喜怒之所加。胥失理而事實焚。吾嘗以心學之例。而迹其所由然。無他以人情之悚權慕勢而已矣。今夫悚權慕勢之恆情。於羣非無用也。羣之萃而不渙。而可以等威相制者。往往以之。此其漸於人心者至深。故其情常以烜赫者爲可喜。若武功。若大典。若尊號。若居養之崇優。凡權勢之所存。皆其神之所聳。乃爲之上下其名分。而犯者爲大愆。爲元凶焉。此情於合羣制衆之事。固有賴也。獨試與之言。羣學考法制。則是非不相質者。寡慈母之溺於子也。見其賢不見其不肖。卽有敗德。以爲晚成。雖屢誠不悛。不悟也。民之於國家也。怵於威神。而不知其智力之有所屈。終身責望。雖恆無驗不改也。此誠蚩蚩者之所同。無間其治之爲專制與立憲。亦無間其物之爲議院與長官也。

由來政教可以對觀。故顛愚畏神服教之情。與其悚權慕勢之習。同於不能自拔。布爾敦記南美土民。供設像偶。雨暘漁獵之事。長跽而祝之。不驗。則鞭笞呵罵。他日有所欲。則又祝焉。屢祝屢罵。而奉其偶也自若。其於事神之道。可笑如此。吾英之民於神道設教之事。雖不必乖刺如彼者。然其

於朝廷議院。若政令所出者。其用情之乖刺。往往同之。其責望無窮。其失望亦無已。其失望雖無已。其責望仍無窮。聚什伯之人。以操一國之政柄。民之意遂若是什伯之衆。與他什伯之衆有異焉。其智若無所不知。其能若無所不可。凡他人所不能至者。將皆能至焉。不悟是什伯者。亦如州里之集賢。知寥寥中材多有。而數人爲愚不肖。可決也。烏能異乎。由是而期之以興利。由是而期之以除害。方其禱祈呼籲。意皆曰是惟不爲。爲斯效耳。而執意不然。彼非不欲興利除害也。乃興矣。而利不勝其害也。除矣。而害之形可以變。害之實如故。害之度或轉增也。此誠朝之紀載。野之報章。或見於通國。或出於一方。所日書月計。而不知其何時已。所口誅筆伐。而終於無補者矣。故爲政之家。立法行法。二者之所爲。主於補偏救弊。而不暇。使其立之而善。行之而通。則補救舉無所事。乃今其智力之有窮。如此。猶日夜禱祀。欲徒以法令進羣治於無疆之休。是亦不可以已乎。然則彼之所以爲此者。徒怵於上之權勢而已。怵權勢而心習成焉。其發現也如蔓草之榮枯。雖經霜雪。根株自若。春陽既融。甲子斯見。上固無如民何。民亦無如其心習何也。

方不佞之作此書第一篇也。敍海部失機。嘗一歲之中。亡其三艦。乃不數月。又失其二。芬奢則有相觸。俱沈之事。而胡里芝以三十五噸大礮。墜艙破船。又見告矣。凡此皆民間商業之所無。而國

家海軍之所屢見者。至一千八百四十一年支那之役。軍中飲水。取之沮洳。某舟之卒。數日之間。亡其少半。而近者斯璧特以軍吏之無狀。遂以大譴。誰實職之。其禁如此。其尤可笑者。則莫若海軍禿鬚一疾。自千五百九十三年。阿爾布達言。酸橙俗呼檣蒙治鬚。已有效矣。後之醫者。亦時時言之。主海部者不之察也。舟中坐此疾死者。歲率數百千人。已而大厲。於是一千七百九十五年。不得已著爲令焉。說者謂二百年間。舟師水手。坐鬚死者過於戰陳風波死傷之數。非虛誕也。

國家軍政之中。其紕繆之端。若歷指以云。累牘將不能盡。大者如營伍之鬻職。小者至於訓練之章程。屯居之堡壘。起居作息。衣被醫藥。直無一可以自解於民庶。說者猶謂爲政之道。不可求效於旦暮。凡諸所言皆輓近之事。其未協固宜。顧安知歲月之後。不有本閱歷以爲改良者乎。然則政之新行者。不必協而用之。累世者。必可觀矣。則嘗與論其所由來。甚舊而經數百千載。所損益者。將其事又何如。今夫一國之法度。其最初而有者。宜莫如律。與夫律之所施行者矣。然其輕重之失中。出入之相質。一以使民疑。一以使民沮。振古暨茲。常若此而無二致。彭尼爾律譯言刑典者。邦之常典。固通國之民所宜共悉者也。乃自愛德華第三至於近世。四十四年所增多者。一萬四千四百有八條。葛蘭活特世爵曰。一千八百五十三年。在上議院言。此律。凡爲國執憲者所宜熟知者也。顧其實則雖有強識之人。

不能了其什一二。而法官遂無以不知律爲恥者。外此則有錫域爾律。

譯言民典或言國典

其繁雜猥積。不爲

分區。正復同此。益之以開時律。

譯言事律

之無算。統一千二百函。而川增未已。此其雜亂放紛。瘡非思議

所能及。此不徒吾等齊民所不能與也。卽律師以刑典爲專業者。有不暇及。不徒律師所不能也。卽問之司憲法官。彼亦不知其義也。蓋其陵亂無章。所以底於如是者。夫非一朝一夕之故。每歲以王命集邦君民獻數百人。而議院開。開則必有所議。議定而國王爲制。可署諾。則著之令甲。或謀其新。或修其舊。隨事裨益。經數百年。有雜廁而無部居。故國典降而益亂。日月滋久。而欲治彌難。此其所以至於此極也。今設有商賈之家。其交易之事。資貸之常。凡所有事於甲乙丙諸人者。雜而記之。無所統攝。又使其出入契徹。來者皆貫諸鐵籤之上。未嘗爲之區類。亦未嘗爲之簿錄焉。一旦欲知所與甲乙丙諸人往來者之贏絀。其司帳之傭夥。必傾筐倒篋。徧索故紙以求之。其所憑以治事者。僅恃一二人之強識。夫如是。將斯賈之業。其治忽爲何如。而所謂與甲乙丙諸公公平交易者。又奚若。此雖至愚之夫。皆知其事之究竟矣。夫術用之於私家。其必敗如此。顧求之數千百年吾國朝廷官府之所爲。則不幸儼然。皆事實也。其操術如此。其收效可知。國有大議。盈廷紛爭。引援故事。黨相衝奪。理官則相伐也。判事則僂馳也。一國之法度典章。如未闢之混沌然。自始至終。稷稷淆亂而已。故民

之爭業也。今日雖聞某署某官斷其如是。而明日更訟迭進。則所斷者可以全殊。但使健訟而多財。則負者皆可以轉勝。何則。例故踏駁。得以上下其手。無一定之是非故也。今夫法者誠非制治清濁之原。而爲治之具。舍是又莫屬也。其爲治之具如此。則望治之進。猶立土圭於旋鼓之上。搖竿而求定。其末也。故例故多端。則民相侵牟者衆。向使律信而例明。官之判詞可準。民之求伸於法者。常見聽而所費無多。則今之所以訟者。將無由至。民知律一而不可踰。文明而不可舞故也。乃今之敢於侵人者。知其人雖見侵。且不敢愬。謂非法敝使然得乎。嗟乎。治具不張。是謂不國。故必安危利舊。其法令乃放紛至此。今者以數百千年英倫之法度。積其閱歷。而爲損益折中。是宜止於至善矣。顧其終效。乃法立所以保民。而民不敢求保於其法。每求脫禍。禍乃愈深。則所謂胥匡以生者。尙有賴乎。奈之何。下之責上。無已時也。邇者巴黎之民。知官吏之不足以質成也。則相約立平長。以主斷工商之曲直。一歲所聽者。凡一萬八千餘訟。每訟所費在十五先令一鎊之間。倫敦之民。見而效之。號曰商正。君子於此。可以覘縣官之所爲矣。

今夫國家法令如此。意或者守府典籍之事。當無過歟。乃彼所爲。亦比之尋常商業所爲。有不如。若。往者有一大分官書。藏於倫敦之白臺甚久。其旁則數十頓火藥之所度也。又一分置諸日用汽

機之側。或露積在外。架廣覆之。至千八百三十六年。將衰而移。廁他所。則四千一百三十六立方尺之舊典。大半爲陰濕之所糜爛。蟲鼠之所齧傷。不可以復理矣。吾嘗深察國家之所爲。知無往不同於前事。糾紛叢脞。日有所聞。獨不幸民以習見而忘。且以爲無足異。官建議院。則後者未終。前者已圯。立礮臺於西和特之海濱。則以擇地失宜。致一夕暴風。蕩而入海者大半。集百五十萬鎊之資。以造阿爾得尼之海堰。功成乃無所用而爲害。今欲去之。非有大費不能辦也。郵政電報二者。國家財政之大經也。乃一千八百七十年一歲之中。爲胥吏所侵蝕者七十萬鎊。議院知補苴之無術。赦而不追。至其次年。所復蝕者乃八十餘萬鎊。吾聞稽察處之於郡縣計最也。傳遞之費。雖半先令所必詰。而鉅萬漏卮。則縱之而不知塞如此。是不謂之顛倒得乎。吾黨日閱報章。任取一家。莫不言國家之墜政。或得之於廷論。或見之於奏章。或一私函之所言。或一論說之所揭。蓋人事之失中多敗。至於有政。幾不可以復加矣。此誠有耳目而留心國事者所共見。夫豈不佞讒言也哉。顧吾所不解者。國家爲治之不足恃。其顯然著於事驗如此。何求益其事者。尙日以滋多也。卽如本日時報。載兩製造師理德與花巴安之論。其痛言官驗海船不善。致民喪其財產性命。歲以益多。此其言是矣。乃終言補救之術。又不出議院更立善法。謹其察驗而已。此正如以專制立國之故。致其民僂矣。乃論者

欲救其禍亂。謂宜專制之益深。又如教皇之制。既於民爲無益而日衰矣。顧議者謂欲教道之尊。宜令教力之益厚。既知官之不足以治事。乃今欲救其失。則又以官焉。夫煤鑛例以官驗而後開者也。雖驗常債。人則曰是宜益以官驗。鐵路例以官督而後行者也。雖督猶惡。人則曰是宜愈以官督。宰相沙栗斯曰。官吏之始進也。無不喜事而矜才。其繼也無聞。其終也土木而已矣。伊尤寓言。蛙請於帝。乞遣一物以爲己王。帝許之。及歸見一斷舊之木。知其爲新封之王也。咸敬事之。遲之又久。見王之莫事事。曰是特槁木而已矣。則又請於帝乞一能者。帝又許之。及歸所見則鸛鶴也。長背脩脰。啄其種幾盡。始悔前者之更請也。今之爲吏。非斷舊卽鸛鶴也。斷舊則無所爲。鸛鶴且以爲害。然而不知悔。是其智不如蛙也。吏之愚。謬雖無日不聞。乃問一事之如何治。則曰惟吏其可攻其迷亂。刺其無良。責其舐滯矣。乃求所以祛是三者之方。又曰非吏莫屬。赤繩之可笑。可譏。無窮而所俯首降心以從者。舍赤繩莫與治也。西人官書文卷皆聯束以赤繩故以借喻此何異南美土民之事其象設嘗以禱祈無效鞭笞呵冒之矣。而他日帶矢出獵。則又長跽以請也。

夫以悚權慕勢之心。察一羣之事變。固未有能得其真而適如其量者。雖然。此類情替。乃著於人人之心本。久而彌固。卽在通賢。達之尙寡。矧在淺化之種。今吾試本其最初者言之。方民爲畋漁

以下發此
種情替古
今所同古
所崇信者

王今所崇
之議院然
而皆過又
明其惑爲
黨人所通
病守舊尊
王者其惑
固然即言
維新革命
者亦同此
惑

游牧之衆也。使其中有不世出之英君。若蒙兀之成吉思。其智勇常爲種人所憎服。則其民必本鬼神之思想。以其人爲神種。抑爲天之所篤生。信服仰望之情。亦必大溢其實。彼見其王之所知所能。爲己思慮智力之所不能至也。則以其神化爲無窮。而威懷愈至。顧無如其有死何也。而彼方以爲無死。是上昇而已。是復次而已。何則。吾君固非人也。故真死矣。其所行所言。益以丕著。久而彌光。其後嗣守成率典。蒼龜在廟。常與神通。嗣子雖實庸愚。其能事常與厥考相若。故積威約。漸蚩蚩者。自茹毛飲血。以至今日。天王明聖。與夫元后。首出之意。傳爲種智與生俱生。其演之由於最初。其信之斯以最篤。秉爲天性。欲祛不能。今試取一種之君王。而溯其世。其始也莫不稱感生。其繼也莫不曰神胄。其位號。其禮儀。無往不與天神同其尊大。出治之物。雖至今屢變其形制。而悚權慕勢之情。鑿爲民性。雖化有淺深。情有強弱。欲其泯而不存。不可得矣。故向曰天賈。曰天命。曰天之驕子。曰天所立矣。至於今。或目笑而存之。獨治權所在。雖古專今衆之不同。而所發之情。則未嘗異。特古以王者爲奉天配帝。今以議院爲天視天聽之所存。向者嚴恪威神之意。以屬於一人。今也同天無上之情。以屬於一衆心。皆謂其智力爲無不周。其權勢爲無限域也。

然其爲情之替。一而已矣。受之於其先。成之於少日。故其持論也。雖明知事實之不相應。而其

惑不可以自祛。此常智之民。於國家官吏之所爲。至一切爲治之文具。皆有無窮保任之思。雖大過其中。甚踰其量。不知察也。官之文書。以黝然羊皮之紙。書舊體杈枒之字。其得此而以爲可據。較尋常筆墨之所作者。萬萬有加焉。章璽鈴印之所在。常有光怪。而神鬼爲之攝呵。非獨箔絮繆文之所爲已也。語之常義者。不足嚴也。必用律文典語。而後權力從之。於其文具如此。於其章服徽識之屬。亦莫不然。同是人也。冠假髮。襲褒衣。明法官之語。重如邱山。而折獄之片言。斯可信矣。服青衣。結白鈕。則彈壓之義。與之偕行。而其人之可倚。若無疑義。雖常無驗。情不以變也。夫使人情於其外之微識。雖事實不侔。而尙爲情移。意賈如此。矧乎政權所在之實。其可驚而聳者。彌多欲與論。是非然否。於其間。復何望之。與有又使於知見所及之端。雖曉然於吾意之不必驚。知其物之無足倚矣。而猶惕惕然。而驚晏晏然。而倚也。則於知見之所不及。而其事爲心量之所不賅者。又何望乎。夫使崇畏仰望之心。雖耳目累發。其非而猶不能革。則耳目之所不發者。其崇畏仰望之情。夫烏能革乎。

是故望高明之地。則情聳而智昏者。此血氣之倫所同病也。其中於人心之湛痼。可卽朝黨之用意而驗其固然。夫篤古之情。吾英莫若保黨。而持民權之公黨。主於革故而從新者也。是二黨者。於出政之門。意義反對如此。獨言治效。則二黨如遵一轍。皆以朝權之尊爲無可議。而欲致邦治之

隆軌者。非責之樞軸之地。則莫由也。蓋以數千萬年之天演。其心常有所尊尚。而畏服者。雖至於今。其所頂而戴者之形迹。數變屢更。方於古爲極異。而所演之情識。終存特所畏服尊尚者。不在此。則適彼耳。向也天威天澤。所震而怖者。由於一人。乃今則由於數百代表之民。獻向也。以一人而責天下之無敢越志。既知其甚非矣。而今也。以民之大半而責少半之無敢越志。則以爲甚是焉。然則其心之有所畏服尊尚。而以爲無不可者。與古正同。特曩也。以其一人。而今也。以其大半耳。其信之也。至篤。其喻之也。至深。設有人焉。曰。是未盡也。且以爲大逆。且以爲不道。其與古天澤至尊之義。又何殊焉。獨吾不知。假是多半者。號於國曰。繼自今。民之年無得過六十者。彼持前說者。亦將以謂法必行乎。又假是多半者。皆守羅馬之公教。而強少半之脩教。舍所奉而從之。彼持前說者。亦將以爲合義乎。吾知其不如是也。然則民之所必從者。固有所在。而不必如持前說者。惟當國之柄。曰。是而是。曰。非而非也。顧彼之意。猶曰。是多半者。不必爲此已甚也。彼之意中。是當國爲律者。將亦有其權限。特其領域甚寬。自其行事而觀之。卽以謂未嘗有限焉可也。故凡當國出令者。有所欲爲。有所欲禁。欲作欲止者。皆可爲。皆可禁。皆可作。皆可止。而令出之後。民固不可以不從也。推其無所不可。是以無所不能。惟其莫之能違。是以莫不克舉。然則當國惟不爲耳。爲則何不可就之。與有此誠。今日言。

革命者之所不廢而亦談變法者之所不疑也。不然法國恭牟尼之新政何由立而大陸均富平等諸黨論何如是之紛紛耶。公等試取吾英工約之條教而觀之。則知彼之所深信而不疑者。固謂但使主治出政之門。立之如法。將斯民之所苦者。皆可以消。而斯民之所祈者。皆可以得也。

嗟乎民生有羣。羣有其治。治必有權。而權或操之於獨。或守之以衆。蚩蚩者見權之所在。則懷而尊之。或信而保之。斯二者心習既成。流爲種智。則與之言羣學也。凡涉於君上政府之所爲。將無往而不失。此不僅見之於法古尊君者之心也。卽彼爲革命平等者之情。亦如是耳。是知情替之成。最爲久遠。而中於人心者亦至深。故羣學之難爲。此最爲其巨梗。

是故畏威尊上之情。民經數千年之天演。以成其如是。持是意以論國故言治法。其見必無以悉公。而遂爲羣學之大梗。且不僅爲此時之梗。繼今而往。未知何日之能遠。蓋其物爲情替。而足以蔽理固矣。而又爲今日羣治之所不可無。上下數千年。東西數十國。其能以相安而羣不至於遂渙者。賴民心有此物耳。夫謂天演益深。治化加進。斯民智德力三者。皆有甚高之程度。於是移其畏威尊上之情。而形爲好禮樂羣之意。本其愛國敬天之隱。而發爲循理守畔之思。重夫法而非重行法之權。懷夫度而非懷制度之勢。此誠邦治無疆之休。或來日之所必至。而驗以當世之民品。則化雖

下言尊
上主之
民不知
而重立
法之權
之而不
懷度而
主種種
種緣是
生然使
日未優
其如然
心習則
羣有立
散

之憂是故
如此之感
常爲治羣
學者之大
難而難

有淺深之異。實皆爲此。而未能也。

試卽野蠻半化。與文明之古初而觀之。其中民懷治權之意。與其自營侵奪之敗德。有相爲比例者焉。此無間執因求果。卽果窮因。皆可得也。蓋有暴弱侮寡之民。其羣宜渙。乃今不渙而萃焉。斯其方寸之隱。必有心習與前之敗德相救。夫而後有以立也。則尊上畏威深懷。治權之情是已。其敗羣之德。滋大。其如是之情。替必滋深。向使無尊君敬上之情。而自營之私。又大奮。是其質點。旣無自發之愛力。而外束之力。又不足以匡之。其勢必終散不聚。而無羣之能成。卽成而物競乘之。能存者寡。此品第最下之民。如南澳洲土人。是其證已。故羣之起點。必與有君爲期。其始也。一部之豪。一社之長。其繼也。則一國之王。一朝之帝。凡此皆必待其民之尊君懷權。而後能有者也。支那海以南。太平洋之西。有島國焉。名曰非支。其民殘賊好殺。食人之肉。種之最爲不仁者也。然而其羣立而國治者。則以其最爲尊君敬上故也。其君臣豪傑之能事。以食人多寡爲差。平生所食之人。死則立石於冢。以爲記。其凶德若是之厲也。顧其尊君之性。乃與相副。王將殺人。不待維繫牽曳。自立王前請死。且曰以吾君之恩。得以備一殮之鼎俎。幸也。其格上嚴君。遠出常情如此。求之吾歐舊史。當拂特盛時。民之恪服什伯後人。而風氣之貪殘亦極。降而察諸輓近之列邦。則化淺者。其主權最重。而民之

視主猶有如天如帝之威。至所謂文明之國。則民不甚賤。君不甚尊。雖不必有不忠犯上之爲。而所謂作民父母言莫予違。則非所論於其世矣。是知一羣之內。必民德進而愛力增。可自爲其相養相生。而無待於胥匡之后。夫而後畏威懷惠。媚茲一人之意。可以徐銷。而其羣亦有以自存於物競天擇之餘。不至於遂渙。設其不然。則隆古之民生於擊鮮矯虔之世。自營大用。無尊君敬上之情。以救之。其羣經物競之烈。散而不存久矣。今之國於大地者。爲文明。爲半化。爲蠻野。文明之民。以自治立。半化蠻野之種。亦以可以受治不亡。固皆有其所以宜存之理。非偶然也。且卽在文明之國。使遽毀其主權。而其民守法自治之風。未能進以與之相輔。則民脫羈縲矣。而其羣有散不復定之憂。觀近數十年以來。法蘭西之形。可以釋吾例矣。

故曰羣學難治。則以有不可無之心習。必爲之梗。故也。此不獨今之民然也。第使愛力猶微。不能脩合成體。不知重法而重夫行法之權。不能懷度而懷乎制度之主。則繼今千載。其爲梗猶自若也。民生在羣。爲拓都中之么匿。拓都么匿。勢常相需。民受範於羣者也。而羣亦受範於民。民資於羣而得生。而羣亦倚民以爲進。是故言聖人鑄世運者。固非而言世運鑄聖人者。亦未盡也。惟知二者相爲消息。而後得之。天演之實。固如是耳。且以民受範於羣。故由是而有拘虛。由是而有篤時。亦由

以下言史
家所以獨
下君公而
者及民生
者亦緣擊
情管耳之

是而有束教而已。與羣相待爲變之實。得自得之者寡矣。且化有淺深。而羣無幸立一民之所崇信。持守必與其所居之羣制相和。羣制高於民品者。廢民品優於羣制者。憂皆不爲最宜之存者。也是故羣制上下常依乎民品之自然。各有時宜。而無凝滯。彼遊於其宇者。生不見異物。方以其制爲最隆。最隆故寶貴。寶貴故不可磯。此君子所以入國而問禁。入里而問俗。知人心之不可櫻矧乎。其所頂而戴之。坐而拜之者。耶。雖然。此於吾羣學。不謂之惑。不謂之情瞽。不可得也。

欲測情瞽之淺深。觀諸史乘。可以見史之所載。舍君若臣之言行。無以云也。是非易位。颺頌失倫。信史所以爲難得。而古史之穢。尤甚於今。使帝王去其號諡。與所稱才美威德。夔越於常人。乃至巫祝禱祀之所舉。謂對越上帝而無慚者。皆廢不用。第取其言之實。比事連類。書之以對勘其虛實。吾恐天下罪惡所叢。實以此曹爲之最。而不佞向謂心習旣成。不可與論國故言治法者。其理亦庶幾見矣。今且無暇累舉。第論英先王雅各之一事足矣。夫雅各一生之所爲。人人引以爲羞者也。願當新舊二約之初譯。製頌者竟歸功於其身。其辭曰。至大多福。最爲威嚴之主。乃全能上帝。諸仁所由出之天父。所命以爲英民之主者云云。公等試思。以如是之書。爲如此之言。而以稱如是之國主。其用心至如是者。能於政治之事有所折中。有是理乎。

水渾則不可以鑑物。情替則不可與議是非。矧民智未開。而有終身不解之大惑者乎。昔者吾英君民之爭。其身與變革之際者。爲察理第一與康摩律也。今其事已往數百年矣。意今之民。或當知察理之死爲非殉國。而吾民所以待康摩律者。宜大異於掘墓僂尸之所爲。且當悟往所以謂二人之事者。爲無是而全非。而其所以致然之故無他。尊君卑民之義。入之者深。故與論羣變。則黑白終倒置耳。

人莫不曰治之進退。其機存乎出政之門。古之說在專制之一君。今之說在衆治之議院。而是二者一羣治亂休戚之大因也。雖有他因。彼其心且以爲無有。抑雖有之。而以爲無與於得失之數。國史直至近世。而後有民生風教之兼收。舉國心目之所注營。蓋無時不屬於議院。降於至近。而後知國爲大物。含生氣。秉自然。而有發達進退之消息也。則知古之論治體者。其失存於本原。其發明之義。皆爲無當。且如是情替。至爲難除。以之言羣因。必至掛一而漏萬也。

以上二篇。皆言羣學人心之梗。前者主理。故曰智絃。此篇主情。故曰情替。夫情替之爲事至多。所言雖長。其所未及者猶衆。其所已及者。卞蹠之情。擾其神明。物之眞形不見。一也。喜功而好大。故於戰勝之家。則神爲之奪。而心衡以搖。二也。悚權而慕勢。人情之大較也。其見於羣德。則爲尊主而

畏官。乃至著之以爲天經之當然。人理之不可廢。斯其爲瞽與俱深矣。三也。三者之外。其爲蔽者。猶至多。欲一一而論之。則請分列五篇。以暢吾說。是五篇者何。曰學。誠也。國。拘也。流。梏也。政。惑也。教。辟也。

學說第八

公等知世所實力奉行。者。有兩宗教乎。是兩者其旨趣大異。幾於相滅。而皆深入於人心。方羣演之始也。其所行者。惟以一教逮羣演之終也。其所行者。亦將以一教獨當中天之運。羣演方將是兩者常並存而不可廢。斯亦宇宙之至奇也。

以下指古
明民道
今皆用
爲己義
之二人
以人之
於一者
學有偏
常而理
不見之

且是二者。其於人羣。非無因而立也。考其旨趣。要皆爲羣演之所必需。故方其始也。非行其一。則羣無由存。及其終也。非行其一。則羣無由大。而際其嬗蛻變進之時。非斯二者。雜然並用。世重世輕。則羣無由進。何以言之。當羣之始也。元黃渾沌。民與草木禽獸。樊然並生。當此之時。以求自存。而有以勝天行爲亟。逮羣治既蒸。人道主於相生而相養。非公信仁讓。而相倚之情至深。則生養之局不立。雖立無由盛也。使其始也。無以勝天行之酷烈。則其羣將爲外物他羣之所尅。而其種以亡。使其終也。無以宏生養之規。則通功易事不行。通功易事不行。則羣之能事不進。而其民不蕃。不蕃則陵遲而削弱。而其種亦亡。是故以羣理始終之異也。而所由之教亦殊。究之二者皆天之所設。非人

之所制也。居今之日。是二者之行。殆隨時隨地而皆可見。其一曰爲己之教。其一曰爲人之教。爲己者主於相勝。爲人者主於相親。

顧吾之所謂教者。非俗之所謂教也。吾所謂教。以實不以名。世俗所謂教。其號皆以爲人也。無爲己者。爲人所貴者也。爲己所賤者也。顧察其行事之實。則其爲人也常少。其爲己也常多。爲己者人所崇信者也。爲人者人所自謂崇信者也。一堂之議。不勝異說焉。使所論者於己爲無關。則所以爲號者。有時而見。獨至所論爲小己權利所出入。如以英人論印度之反者。或雅美加之奴工。則向之所以爲號者。幾於胥忘。其所主者。與爲人之義爲反對。此時於爲己之宗。則信之甚篤。衛之甚勇也。

夫以天演觀斯世。殆無時而非蛻化變革之所爲。是人己二教者。義雖相滅。勢必兩存。相滅而兩存。故一切之弔詭離奇以出。吾英所學於古人而奉行者。獨沿其二俗。爲人相親之教。取於猶太之新約。爲己相勝之教。沿夫希臘體諾之史傳與歌詩。其教幼稚也。於事學之年。嘗區少許以爲其爲人。而必以大分。專治其爲己。欲使兩存者之和調也。其施教之術。嘗不易地而無二師。吾國公塾。高等學校。爲二教之師者。匪異人任也。繙聖經。誦天誠。衍爲講義。大抵言損己利羣。爲天職最貴者。

耳。然此第七日之所教也。其六日則炎炎之言。無往非教。損人爲己利者矣。復讎報怨者蠻夷之所大也。其義不獨爲民情之所重。實且謂天戒之所存。此六日之中。所日討國人而教訓之者也。乃至第七日。則曰報怨必以德。曰不忘仇讎者神之所諱也。曰釋人負者所以釋己負也。其前後不相謀如此。

自其常理。設謂一國之民。一民之身。持相滅之二教。能終身不覺其齟齬者。殆妄言矣。顧吾民兼收之能獨異甚。知其必不可並用也。則二者閒取而雜出之。夫自三百載歐學中興以還。新學與舊教。不相能久矣。某公者。格致家之魁宿也。而最信教。其親知言曰。使道而莫不誠也。則某公之教與學。必廢其一而後可。顧某公則兩利而俱存之。其術無他。終於其身學自學教自教。必不以二者之說。連類而並觀之。故爲之喻者曰。某公之居二。一曰講堂。所以宣教也。一曰驗室。所以格物也。某公登講堂則閉其驗室之戶。某公入驗室則掩其講堂之門。此其教義與學術所並行而不相害之道也。民之於二教也大類此。故雖其理於名學爲牴牾。爲衝突。爲必不可以並存。終身由之。若行其所無事。徇齊之稚子。聞牧師救世自度之談。退而不得其說。屢屢發難稽疑。長者不能對也。則怒而目之曰。非所宜言。稍久則置之。以爲不可思議。雖求通無益也。年加長其所受教於講堂與受教於

驗室者又柄鑿也。復百思而莫得其解。以質問之。無從始之所驚者。繼乃習焉。習則行所無事矣。是故雖有甚詭。至不可合之義。使其人之方長也。從其所與接者。一彼一此。閒取雜施。惟意所宜。因而成習。他日既長。雖至謬。可以不謬。雖至難。可以無難。及出而任國。與言國際。則以媾爲恥。以戰爲忠。所求者國種之榮華。雖多殺人可也。所取者身家之安利。雖侵人自由。何傷乎。星期既屆。則手持二約。聚合宅之人。以禱於上帝。曰。尙庶幾赦予以予之釋憾於羣怨也。凡此之時。所諄諄相勉。以爲懿德者。越翌日。又詬之以爲大愆焉。

羣之變也。二教者常爲之進退。羣如月然。二教其明魄也。民之德慧術知。二教實糅而成之。其分數多寡。不獨人而異也。卽羣之演進通而覈之。其各得之分數。亦隨世爲隆污。故其榮是非。實利害。不獨使吾心於一羣之事然也。他所異時。亦莫不有是蔽。知此者。其推羣變也。不可不求其差。而詳課之於事實之際。羣演方將爲己之教。其力常消爲人之教。其力常長。羣之高下。卽以二者相待之率而第之。此時之率。爲其暫而非其恆。故雖以其率而人心執理。從以或偏。是所偏者。亦見於一時。必不能以終古。羣學所標之公例。所折中之論說。必其無所偏者也。無所偏者。將於何而求之。曰卽國人之公論。而傳之以前之所謂差者。則公例立矣。此其大經也。

羣演之未終也。是二教之中於吾心。常有其過不及者。以爲吾言羣之蔽。欲知其蔽之大。不可不以不祛。非指諸事實。則末由見。略舉二事。以見生心害政之極致。夫爲己者固害矣。而爲人之害。亦未必其微也。請先言爲人。

以下言爲
與於中蓋
所以過之
已於救爲
未然而使
爲太過使
則舉必受
其損故爲
人雖善不
教可以全

爲自然之形氣爲人心之情感爲國羣之風俗有兩而不同者用則變化出焉使莫爲之防其過不及而出之以中道必一彼一此迭出相勝而爲之消息而爲之盈虛蓋方其正者之用事也非得負者以劑之使有所範而不過往往獨用大勝至於亢極極之而衰衰則屈伸相報是其負者又獨行於一時周流循環如晝夜寒暑之無窮已卽羣事而言之此可見之於市廛物價之騰跌此可見之於國家政策之寬猛又可見之於商情之忽而衆沮忽而朋興使以物變之數理御之皆可表爲曲線其中最高最卑之點與其消息盈嘵之勢皆可爲之公式以推其將來民之於學術宗教也亦若是已其遠近久暫有不同而無沈不升無往不復沈升往復之間雖數百年可也雖旬月可也夫相攻相感而不相得者不僅一羣之大而有之卽至一黨之細一夫之微其心逐境移前後相反有如此者言行云爲之間求爲中庸者不可得已或過或不及可獨用而不可以偕行此近世哲學家伊謨孫所以云民以失中而後成黨也國家之於刑法也不傷之嚴則失之縱其始也視觸罔者

若深仇其終也。乃噢咻之。若老嫗之於驕子。求所以禁未防。非法自然之所爲。罰如其所自作者。未嘗有也。

若夫二教之選用。則是例之行。大可見耳。以爲己者之多而過也。於是爲人之教。起而救其末流。悉反自營之所爲。而易之以兼愛。最初之民。以自存之難也。曰吾於同類。固無愛也。以是道之不可以合羣。則或戒之曰。汝於同類。不可以惡。其愛人也。宜與愛己同。如是經千九百年之羣演。磨礪而漸漬之。而甚異之二教。始以得調。雖然其調也。非折。夫是二者而出之。以中道也。乃若莫之致。而偕存。故二教雜行於人間。民終身由而不自覺。一以或過。一以救之。旣剝而復。不出二者。故有民焉。其生也。舍爲己。不知其餘。又有民焉。雖以爲人之故。乃至困阨天瘡。不以沮也。此猶卽二人之身而見之也。乃有時以一人之身。而二法代用。故一時於外之寇讎。內之嫌怨。必有以剿絕虔劉之。而後快。有時則致渥惠深仁於其甚不肖者。而其心猶無窮也。嗟夫。是二教者。其相譏久矣。自大道言之。則皆非也。皆是也。使爲人而仁。則爲己者亦未必遂不仁也。爲人爲己。二者固宜有相得之用。奈之何。使失其中。而至於相賊耶。

使必爲人而後仁。則爲人之極。其不可行。所共見也。而世亦無有能純於爲人者。夫自有生民。

至今奮力作犯危殆無則爲致。其有苦則思爲其攻。古不異於今。所云也。其所以然無他。以一羣之民。各有其欲。各有其求。故耳。欲必養。求必給。其在己者。固急於在人也。是故人者。自營之蟲也。以其自營。羣法乃始。向使純出於爲人。羣之勢且末由立。卽立矣。將甚異於今有之人羣。吾不知異今之羣爲何。若且其勢之何以行也。試卽彼之說而充之。甲之生也。於一己無所私。並不知其所以爲己者。所爲日孜孜者。乙之飽煖也。丙之逸居也。丁之娛樂也。而乙丙丁者。亦不知其所以自爲而各出於爲人焉。由此言之。將爲人之教大行。其所以爲終效者。不過各自忘而轉相爲己耳。此不獨煩也。而欲其謀之周善。必一人而具千百人之心。常代謀而合焉。而後可。不能則爲人之紆而多方。固不若自爲之徑而寡失。明矣。民相競於廉讓而適得其迂迴。而難通。是故求之於羣。無悉本爲人之教。以施諸事實者。何則。其道固不可用也。今夫景教。其訓誡所垂。所以勗忘己爲人者至矣。而恪守教條。以之身體力行者。至於英之戰栗黨人。亦至矣。顧其日用常行。有不欲爲己而不得者。亦正與常人等也。雖其道主於爲人謀。而不爲己謀。而其實所以爲己謀者。雖常人無以過。彼知純爲人謀而不爲己謀者。將其效於己爲大憂。而於羣爲大累也。

人道無純於爲人。純於爲人。其勢不可行。而人意猶以純於爲人爲至仁。立爲人道之極則。不

知純於爲人。不僅非仁。且不合於義也。景教之民。其自幼至老之所聞。皆曰爲人爲公。爲己爲私。其教中之條誡訓辭。亦純於爲人無爲己者。故於涉世治生之事。心知所奉之教爲不然。乃其言行。雖不必與之顯違。亦時時與之陰反。獨至宣言教宗。以善風俗。則皆標之以爲主義。意若曰。雖吾心知其不能至。而言之若此。其懿者。固不可以不承也。脫於此而疑之。將無異取其畢生所頂禮膜拜之全教而疑之也。疑者魔也。教之所最諱也。則姑自欺而欺人焉。曰是道也。吾所崇信者也。試叩其深隱。則人人於此實未嘗信也。其曰純於爲人者。特其號耳。而知其不可行者。則其實也。

不知疑固魔也。固可諱者也。而懷疑不白。尤魔之大而愈可諱也。向使因所疑而窮其理。將見是爲人之教。有兆域垠畛之不可過。使過而爲之。將施與受者。交害而無一可何以言之。純於爲人者。必豁刻以自處。必捐着窒慾。雖勤苦而不辭。顧人非金石。常爲此者。其勢必病而羸弱。天亡從之。此施者所以爲害生也。至於受者。則不自勤苦。而受人之惠養。一爲猶可。使時時爲之。則其無恥不廉。爲己極。是受者之爲害德也。且以己之習於爲仁。使人習於爲不仁。以己之習於讓。使人習於爲不讓。黜己之欲。以從人。其行固可貴。彼受人之黜。其欲以從己。其可賤。又何若乎。若云習於黜己。從人爲進德善羣之事。則習於受人爲己者。其損德敗羣。又何如。故爲人之誼。施之得其道。則人已交。

亨爲之逾其畛則人已交喪。世有人已交喪而可以爲懿行者耶。吾每見敗類之貪人。行己多欲。趨事不勤。其接物且不知何者之爲怨。跡其所由。其初必有寬厚不校樂與好施之長者。久與之居。而身受之於父母者爲尤衆。然則無畛之爲人。其爲羣法之所甚害必矣。蓋羣之進者。其惡人日少。而善者日多也。由無畛爲人之道。其勢必使施者害生而受者害德。演之既久。其勢必仁人日少而敗類滋多。善者常天而惡者反壽。夫如是其於家也。家必破。其於國也。國必亡。

且欲知純於爲人之非道。設爲其道大行之日。斯曉然矣。其道旣大行。必半羣之人。純於自爲。而後有其半之純於爲人也。夫欲善者民之同情也。必其人之甚私而無良。乃晏然受人之見爲而不自惜。使羣皆惠人。雖有嘉惠。誰其受之。蓋惠至於濫施。於人將有所損。以己之利。致人之損。惠人所不爲也。故言爲人之教之大行。卽無異言其教之不可行。人皆爲其施。莫之爲受。故也。焉有不可行而得爲至德要道者哉。

今更總一羣之大而計之。其道大行於羣。亦將有大損。不止善人之多亡。而不善者之蕃衍也。夫人之生。與夫所以遂生之事。果在人而可貴。則在己必不爲可賤。明矣。一從爲人之教。必己有所。而後人有所收。必此有所虧。而後彼有所獲。然則合二家之數。而求其和斷。鶴續鳧無所進也。矧

自其實事而言之。得者之數常不及於失者之數耶。樂受惠養者。其天質已卑。又以習得他人之彌給。而其品彌下。品下者。雖處泰不能樂也。故施者彌豐而受者彌嗇。然則總一羣之樂利而計之。不獨無所增。且以日損。施與受相失。故曰羣之大損也。

故生人之道。求自存以厚生。非私也。天職宜如是也。自存厚生之事。無他。爰得我直而已。漢人直作

職分所應有者也羣爲拓都而民爲之么。匿么。匿之所以樂生。在得其直。故所以善拓都之生。在使之各得

其直。夫禦強暴。制侵欺。以自保其身。命家產者。非徒於理爲無失也。欲善其所居之羣。道無過此者。怯懦良弱。誨殘長貪。不獨其自待非也。此風旣行。羣乃不救。耶穌登山之訓曰。有批吾左頰者。轉右頰而獻之。此其說於理爲不順。而於事爲莫能行。幸今其教雖行。莫之或信。而措之躬行實踐者。愈無其人也。

是故折中而論。爲人之教。非全教也。必有其輔。而後可以利行。顧古之人。所以立爲此教者。殆欲救爲己太甚之末流。而不知其矯枉而過直。嗟嗟。爲己之教。誠有其已甚。而馴至於敗羣者。請更得以微論之。

物之最足稱者。其惟忒司瑪尼亞之獠乎。譯音鬼獸其鬪也。旣攫無舍。弼勇而武怒。雖將絕之氣。

乃爲己之敵
於禽獸下
生而歷徵
諸國尙勇
好圖尙武
乃行乎此
教之實

猶。贖。也。其。次。莫。若。吾。英。之。犧。狗。其。執。物。也。雖。斫。其。一。體。猶。不。釋。也。又。其。次。莫。若。師。子。虎。被。逐。而。窮。則。致。反。噬。雖。知。必。躓。猶。鬪。也。又。其。次。莫。若。彼。雉。雞。雉。雞。者。非。真。雉。也。殺。越。人。於。貨。旣。伏。其。辜。矣。而。啓。不。畏。死。雖。纒。首。色。陽。陽。然。聚。觀。之。民。號。而。謚。之。曰。雉。雞。又。其。次。乃。數。北。美。之。土。番。雖。囊。頭。受。極。刑。未。嘗。呼。囂。也。至。於。開。化。之。民。風。斯。下。矣。其。戰。也。旣。蒙。重。傷。失。大。利。苟。知。其。無。益。則。不。復。戰。也。

於人物高下而第之若此也。公等得無以吾言爲過乎。夫古之論人。而以是爲例者衆矣。不佞特依其例表而出之已耳。何過焉。往者普法之戰。法以人謀之不臧。喋血都城。國幾以僥。而剛柏達當會之言曰。公等知爲和而不知恥者也。至乃用五垓之金。兩省之地以求之。爲此言者。其意中非主於前例者耶。吾英之人。聞剛柏達之言。亦深聽其說。而大重其人。是其意中。又非主於前例者耶。郊鄙之傭民。委巷之遊手。其心所致敬而深服者。皆此不畏死之強。不呼囂之毅。彼固以是爲男子之上德也。乃至全種之人類。如南海之非支。其強悍不哀之風。則以人肉爲可食。每出戰勝而歸。其通國之婦人。相率歡迎於塗。自進曰。是身惟壯士所欲爲。無不可者。有是哉。其前例之用也。公等苟從此例。尙何憂同志之寥寥歟。

獨吾所不解者。天地之性。人爲貴。乃觀其所絕重而推崇之能事。何求之於文明而遞少。求之

於夷蠻而降多。乃至求之於禽獸轉更盛也。其所盛稱之武德。未嘗以人所獨優者爲比例。而乃與下生小蟲所同擅者爲等差。賤其所宜貴。而貴其所宜賤。此不謂之失其靈明。殆不可已。故姑烈之言曰。國家之輕重人也。無異角力百戲者之所爲。夫角力百戲。猶人事也。自我觀之。乃無異鬪雞縱蟀者之所爲。既降儕於衆禽。又每下而愈況。何則。自生理學而言之。則向所最稱之豨豨。其性靈骨法。所下於犬馬師虎者。又不知其幾等也。

今夫勇德所以足尙者。以不畏彊圉。不受侵陵也。尙矣。而以爲最重至美之天德。則失其倫。夫無勇固不可爲全人。而他德爲人道所不可闕者何限。人又不以此第優劣何耶。且夫勇根於形氣之事也。長大壯俊。肢幹相稱。筋力强固者。人之所仰也。而胃利肺舒。營衛調適。固亦足貴。何則。得此而後。有以自厚其生。且有以厚所事育者之生也。故形氣之事。與禽獸齊。欲善其生。必自能禽獸始。勇敢不怯者。能禽獸之符表也。善生之首基也。雖然勇德之與強固。偕者其常。而強固不足以盡勇德。人惟積其犯難履危而勝之閱歷。而後自反縮。勇氣增焉。而犯難履危而勝之者。又力捷矯忍之符驗也。才之劣者。試而屢挫。則勇往之氣損。鄭重之情生。才之優者。爲而常成。則果決之風興。趨事之意易。愚智所共由也。是故勇德非他內具之能有以。與其外之艱危相應。故醇醴發顏。壯士有衝

冠之怒。怔忡耗血。怯夫懷不測之憂。無他。強弱氣也。勇怯情也。氣之既衰。情不能以自振也。吾人重勇德。而以爲賢不肖之等者。蓋當物競之洶洶。其係於種之盛衰。國之存亡者。甚鉅。非其重之。將世俗莫之知。莫之貴。將莫爲其蹈厲。莫爲其蹈厲者。將馴至不足以爭存也。

故重勇德而過者。所遭之世運實爲之。國種互競。有以立而不傾。存而不敗者。恃其民武士奮耳。所恃在此。其所尙者必在此。而後其所恃者乃可期也。國於全球。僅如黑子之著面。四封而外。皆敵讎也。彼方盡籍其男子以爲兵。民好勇鬪狠。長老不禁。婦人女子從而慕之。杯酒違言。挺刃而起。動成瘡瘡。不恨而以爲榮。遭陵侮於平民。尙可以得直也。遭之於兵弁。不可以得直也。何則。貴其品流而恕之。一國之王。於教於刑於兵。皆爲元首。往往同一旨也。在教則爲逆理。在刑則爲犯科。而至於兵。則不獨爲無罪。且以爲不如是而不行。如私鬪相死一事是已。夫與如是之國鄰。吾欲保其封疆。則出政制律。道民陶俗之間。不欲與之同道得乎。以上指法國又使吾鄰之教民也。曰志之尙者莫尙於喜功。而功之可喜者莫可喜於戰勝。好武尙雄之甚。至使童子服戎衣。史謂其國用武略。布文明於天下。以軍旅爲其國之靈魂。注通國之力以脩武備。無異鷲鳥猛獸。全身氣血。悉於爪牙。斲其爪而後爪出。拔其牙而新牙生。則我雖不必鉤爪鋸牙。與彼相若。而龔磨脩剔。俾其銛利。以免不及事。

之悲。夫固勢所不得已。以上指法國嗟乎。民經數千萬年之天演。其殘忍相奪之性。今猶有存。非佳兵好武之國。孰與當之。然則彼能殺之人。操殺人之器者。貴矣。且必爲之尊顯焉。又必爲之導頌焉。夫而後樂於所爲。而其氣無所屈也。悲夫。

故教育亦從以失中。彼謂吾國少年。宜使湛於豪暴粗鷲之習。雖出己受人之際。涉於跋扈侵欺。不必爲取直責償。使悉合於公理。古之斯巴丹。今之北美。其土人教子。欲使衽金革而不驚。當矢石而如素。雖被三木加毒刑於其子弟而不辭。吾之所爲。何獨不如是乎。乃制一切武怒之戲。超距蹴踘。忿爭紛拏。雖磷皮傷肢不恤。曰貴人之習宜如是也。一塾童子。必有其雄。強必暴弱。長必陵少。雖愬莫聽。蓋心情形體之間。將皆使之得其粗強。成其忍。以痛除其柔軟怯懦之風。非信美也。戰伐相攘之事。非此莫能舉也。使民憚禍災之及身。而不敢犯難。哀痛苦之在物。而不樂毀傷。則武毅之功廢矣。又使折矩周規。不爲不義。而惡不仁。則其人之不可以爲將。下之不可以爲兵。羣競圖存。有不得已。雖以人而有禽獸之德。無如何也。非不知是少成者。非自由無諱之國之所宜也。非不知彼習於受制制人者。不可以爲司平之長也。非不知守法之吏務伸正直而黜勢豪如是之才。非常威力者所能植也。非不知將使民居。則持其清議出則秉其國成。其教育之術。不當如此也。然而

自吾世之不尚德而務強彼列強之方兼弱而攻昧則狹隘酷烈之教固有其宜小致夷傷不遑恤矣。雖然法之可以一時而不可以久者非其至也。使吾人置其一時之計而求合於科學之思則試問是囂然以戕賊人爲事者果天之所許而人道所可久據者耶。夫宗教無論矣。第以人事觀之吾不知何斯人之尊行膚功必合諸流血死亡而後見也。然則爲己之無藝較諸純於爲人者尤難忍矣。故爲人爲己之教設二者各爲其極則乖人理而近於狂。世有文明之民將抑其爲己之情以與其爲人之心相輔出之以中道而二者之極舉無所施。民必知侵人之非道夫而後制侵人者有足尊也。又必知徒受人之爲我爲足羞夫而後舍己爲人者有足貴也。故二教者致其極則相滅折其中則兩行。其自營固也。而不以此傷保愛同類之恩。其博施法夫自然。逾其畛則莫之肯受。

不佞所詳。非標虛義陳言。效講學者之事也。親見吾國教育於相親相勝二者之旨。不相謀而分處於獨。其論羣德亦各極其偏。而莫衷於一是。故先爲分疏於此。於以見生心害政者。其源遠也。至其所害。將繼今而分言之。先取中於爲人之偏。而甚明之羣理。爲所蔽而不見者。

動物之倫。自子。以至於爲人。其形體官知之用。大抵所以殺與所以避殺而已。各求自存。其形體官知。以億萬年之天演而底於如是。其殺所以自存也。其避殺亦所以自存也。經物競之烈。劣

有故兵爭亦
用此爲己
之進以厚
不可教所以

者。早。亡。惟。能。體。合。而。存。者。其。種。益。進。此。其。大。經。也。羣。學。天。演。之。事。也。人。蟲。之。耳。目。手。足。與。一。切。本。天。性。以。奉。生。者。皆。必。有。其。利。用。之。實。一。攬。以。求。食。者。無。已。一。求。免。於。攬。而。見。食。者。亦。無。已。是。故。目。莫。疾。於。鷺。鳥。此。非。泰。始。而。然。也。其。不。疾。者。以。艱。食。而。漸。亡。其。疾。者。以。天。擇。而。蕃。滋。焉。故。鷺。鳥。以。目。疾。特。傳。足。莫。迅。於。食。薦。其。不。迅。者。爲。豺。虎。之。食。而。盡。矣。而。豺。虎。以。求。食。之。愈。難。也。亦。存。而。衍。其。迅。足。而。善。伺。者。故。天。演。之。事。其。能。殺。與。所。殺。二。者。形。體。之。完。利。有。交。相。進。者。焉。不。獨。形。體。有。交。進。也。其。官。知。亦。然。警。者。遇。險。而。蚤。覺。蠢。者。當。機。而。晚。悟。蚤。覺。者。傳。而。衍。晚。悟。者。漸。以。亡。也。黠。者。以。善。伺。而。得。食。鈍。者。以。驚。物。而。常。飢。如。是。黠。者。有。其。子。孫。而。鈍。者。絕。其。種。嗣。故。自。有。生。物。以。還。自。然。者。用。其。相。攻。以。範。進。乎。庶。類。員。顛。方。趾。之。倫。其。受。範。於。自。然。亦。如。此。耳。豈。能。違。哉。故。戰。爭。者。起。於。爲。己。之。般。也。猶。庶。類。之。爭。存。所。以。範。其。形。體。官。知。以。自。進。於。無。窮。者。蓋。始。於。太。初。而。至。今。猶。未。艾。也。請。更。舉。一。二。大。驗。以。徵。其。功。

自其最顯之用而言之。則戰之於初民也。常鋤其種種不宜。而存其宜。宜者何。合於所當之時。勢力能自厚其生者也。雜種並居而養之者有限。則爭興焉。於是比權量力。種之弱者。怯者。忍不足。以濟功。智不足以乘勢。睽分灑散其羣。不合雖合不牢。如是者皆負而早滅。負者滅。故勝者存。而存。

者。皆。有。以。自。厚。其。生。者。也。

自淺演者滅。深演者存。斯羣之能事進矣。顧其進不止此。以存者常奮發而有爲爲之久而成。習習乃氣質漸變。有以錫羨垂美。以及其子孫。觀北美土番之爲獵。其跡物窮狡。幾視聽於無形。當此之時。其耳目手足之力。知感神明之用。若將竭而無餘。則知數種爭存。當物競大烈之秋。其所以磨鈍厲精。用會益其所不能者衆矣。然此猶見之於初民之遠者也。卽觀之於吾民之近。常見督捕之所以發姦者。愈警則盜賊之所以自覆者。愈神使捕者由此而易。方所捕者亦從之而益巧。故羣無間於大小。其爭之有以相勝也。亦無窮而能所二者之智力交進。凡此皆他術之所不能成。惟物競之烈。有以就之。其始也。乃所以逃死。其演也。乃所以遂生。

且百工之事。惟以羣之有戰。而後致其精者。又不知凡幾也。蓋生者物之所最保。故戰者亦物之所最謹。知其器攻苦相懸。爲一己死生之所係。斯其術智用而耳目手足無餘力矣。此技之所以精而巧之所以極也。向使非戰。孰爲爲之。雖百工之苦惡行濫。至今日猶等於結繩剝耒之世可也。今夫器有三世。始曰石。繼曰銅。最後曰鐵。當石之世。其粗而橈固。無論已。乃至所以獵所以戰之。礮斨斧斤。則鑢錫精瑩。掣疾銛利。雖金之世。不過此也。非澳諸洲之蠻。方其始通。猶石世也。有見其石

杵與所乘以戰之械。皆窮工極精。盡其種之能事。由是而知戰守之事。有獎功勸巧之至。用至於度銅鐵之世。洎中古之時。而器待兵精之例。猶可見也。以其時之兜鍪甲盾。與尋常鋼鐵諸器。比而觀之。則知彼求所以傷人。與所以違傷之意。實較他念爲殷。故常竭智力。以爲兵器之益精。而他業之脩。從之而至。此工業天演之常然也。卽如最晚之火藥。其始所以戰也。而鑛路之開闢。非此無以收摧堅破窒之功。他若壓鋼。若燐鋼。始所以爲巨礮。所以爲游雷。而卒之乃用於一切之機器。皆此理也。故曰。百工之事。待兵戰而後精。

且羣之合也。又非戰不爲功。由游牧散處。隨畜薦居之民。浸假而爲大部。由大部浸假而爲城郭之國。凡皆苦於戰爭。力求自存。而後出此耳。始也種與種爲仇。而其勢常散。戰勝攻取。整合猶分。顧有時焉。解仇結盟。而其羣終合。由部成國。由小國成大邦。而後相爲生養之制。與而文物聲明。稍著。蓋其進於是也。有三塗焉。始也兵連而不解。自有城郭。則且戰且休。民得以其閒脩生事一也。始所係。俘動爲全種。及其成國有亡。有存。雖有紛爭。根本不廢。二也。始以民寡地偏。無通功易事之制。其羣彌大。斯分功之局。張三也。羣演爲功至緩。始也以兵爭所逼。而大羣興。繼也以羣大而後生事。周免於戰爭之酷烈。以兵合羣。以羣息兵。非兵則羣斷斷無由合也。且所謂兵以合羣。羣則富強。

文明之機見者。誠人羣天演所同然。於古今文野之民皆可驗者也。每見今世非墨亞澳諸洲。其間
空侗半化之民。經戰勝而合。其於文明。皆有進步。傳記所垂。凡種之古有而今亡者。亦於此例爲反
證。卽觀本國前載。鄰國所經。自羅馬不綱。小侯競霸。亦必拂特制毀。共主當陽。悽悽之民。方有息肩
之日。卽最晚之德意志。其夷羣小以統於一尊。畢斯麻克以謂鐵血之所範。縱不盡爾。然不可謂其
局非待戰而後形也。且富盛文明無象。寄於相生相養之中。農工商賈者。生養之大器也。生養之局
大者。其分功之局亦必繁。而分功之繁。非有大羣。莫能辦也。以吾英之織廠。置諸波斯安息之中。其
一日之所出者。已衣被其通國而有餘。周終歲之需而不乏。則糜財動衆。以張皇其無用者。雖至愚
之民不爲。矧財與衆之無由致耶。又設以今英倫鈔業。置諸撒遜種人未至此島之日。民方自耕以
爲食。家方自織以爲衣。將其物何用乎。是知一切之業。能所交推。必有大羣。而後有大業。既有其大
業。而其羣乃愈蒸。方其未至。雖強而效。其道無由。卽效之而成。亦於羣無益。且有害也。是故非戰無
以合羣。非合羣無以發業。推之德慧術知。廉恥禮樂。皆有待於富庶。斯皆有待於合羣。斯皆有待於
戰。爭。此誠例之不刊者矣。

卽勤動之習。懷刑遵度之風。民之能然。亦在用武詰戎之後。特其因果。不若前之徑而易知耳。

以下言兵
爭善羣之
用理有所
極若過其
時勢必爲
害此爲已
之教必不
可以終行

蓋初民之性。輕疾剽忽。無持重有恆之心。必既受羈縻。常加壓力。累世之後。乃受之若性。可與圖久大之功。此其例知之舊矣。欲爲自由之羣。其民必先於自治。自治之能事。非太始之民而遂然也。必先假外力以威服之。威服之事。始奴虜之於主人。繼之以專制之君。上又繼之以有限之君。權又繼之以立憲之政。柄至於治之。又久化狹習。馴夫而後。可不受治於出法之人。而受治於自立之法。知爲羣之公利。知爲己之天職。凡人與人之交際。平通公信。若皆乘之於自然。而邗治之隆。已見。然而是不可勉而致也。民品未優。羣競方烈。不尊其主治之權。猶童子而去其師保。使入五都之市。穀擊之衢。其殆可翹而俟也。夫非與於不仁之甚者耶。

以上所言。皆羣學之要例。而偏於爲人之教者。常有所蔽而不知。故由其道以治羣。羣之治無由進也。雖然。豈獨偏於爲人之教者。有所蔽哉。爲己所蔽。與此特相反耳。其害羣均也。

民始爲羣。空洞顛蒙。當此時而有戰。其效常鋤弱而殖彊。數種之中。弱種先斃。一種之內。弱民先耘。故有戰爭。而民之智力交進。雖然。惟於初民。其效如此。羣制既立。文教已行。戰之於羣。效與此反。蓋初民之戰也。常盡其羣以爲之。此於畋獵游牧種民。可得驗也。盡羣以戰。方接其強者以善戰而存。卽敗其疾者以善走。後死弱與蹇者。固無幸矣。羣制既備。民業不同。舉國男子。有行有居。故戰

死者。皆其羣之精壯。而其免以傳種者。多癯罷殘疾之民。如吾英常備之旅。方之他國。固爲不多。然每調募。其爲軍醫所黜。以爲不及格者甚衆。卽此可以知其事之耘強而存弱。耘強存弱。斯害羣矣。近百年來。法國每逢調發。皆選國中驍壯之尤者。前伍告亡。後旅繼發。數傳之後。其齊民之形幹。遂庫。但稽尺籍。可見其異。今夫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於羣皆至重也。而以民力爲之基礎。必精力充強。而後腦脊榮暢。而思深血氣和平。而情正。故民形幹。齋庫而羸病多有者。其於羣道非細故也。且其害。不僅見於健男子之多死亡也。自精壯丁男。皆從軍旅。故田野鋤犁之事。不得不資之婦人勞苦。既過筋力。遂衰所乳之兒種。亦日下。此又驗於法國。而見其果然者也。故曰戰之爲事。自羣制既立。文教既行之後言之。不僅於民力民智少所摩厲精進也。且常得退羣之效焉。

向謂兵戰可以合羣。合羣而民業進。民業進而文物興。雖然此言其紆而曲致者耳。至直接之效。則戰於民業。成之者少。毀之者多。出車攻城。理襜蔽。舉衝櫓。勝則內醜。而華樂死者。破家夷者。共藥矛戟。折環弦。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十年之田。所不償也。向使無戰。是人與物之所儲。皆興業殖貨之資也。且農工商賈四者。有相待之用焉。驅其一以從軍旅。羣業將蹇。而不行國財之日。乏物產之不登。皆兵連戰深階之厲也。彼敗而失地。償費空數百千家之積蓄。致數十百年之後。災者滋無。

論已。且國而尙武功。榮死鬪也。則其民必以脩學問業爲大愚。必以力田懋遷爲汚處。此考之往史。所見於斯巴丹與雅典二郡之異治者也。故曰樂戰之國不徒其虛中殘業民生凋乏已也。以其偏重民智。民德亦以日荒。德智旣荒。故其羣之業愈益敗。

且黷武之害於民德。尤有其大且深者。蓋兵權民權不兩立者也。軍旅之威柄。必統於一尊。平等之義。無由以立。是以專制之國。必以武備爲爪牙。非以圍其外也。固以臨其民使之莫敢抗也。如是之國。其治必不平。而羣氣常散。不平而散。其羣之衰滅特早。暮耳。此兵戰之端。所以終爲羣之蝨賊也。今夫民懷自營之私。大用而不能自克者。必毒之以嚴重之治權。故治之寬猛。制之衆專。視民心自營之深淺。其自營淺者。其愛人之意深也。崇尚威武。衽席金革之衆。其愛人之意。無由深且豈徒無由深而已。方將勸爲劫奪之事。以淫夷同類爲可樂。其有事也。則致其很戾。殘忍於寇讎。其無事也。亦致其很戾。殘忍於鄉黨。肌之重繭者。不知癢痛也。習爲殺人之人。其方寸靈臺。重繭久矣。烏有惻隱之端。見於愛人利物之事者乎。由是而豪暴武斷。侵弱陵寡。視爲故常。亦由是其民風常憤。伎僇悍而號難治。當此之時。非武健嚴酷之政。不爲功。是故治之寬猛。制之衆專。非人力之所能爲也。宜民主者爲之。專制則不安。宜專制者爲之。立憲則不治。大抵皆民所自取者。民方奮其爲己之。

私不節之。以爲人之義。徒欲其治之時。雍大同。咸和以常。享自由之幸福。雖與之。以是彼不能一朝居也。故爲己之極。乃有戰爭。兵者純爲己地不爲人地者也。以其純於爲己。故其效常主於敗羣。今以天下爲一家。一言戰而二害生焉。近者冒其當戰之死傷。遠者保其敗羣之凶德。二者皆宇宙之患氣。而其遠者之爲患尤深也。

總大要而言之。蠻夷之教。復讎報怨。稱天而行。爲子臣弟友之常分。使此義不衰。其羣終爲蠻野。蓋彼殺而此亦殺。尤效無窮。況立教者。又謂其事爲不容已之天責。羣之質點。抵力方剛。愛力盡泯。欲脗合以爲大羣。死條守要。爲文明之業。以相善其生養難矣。民而如是。國亦有然。一洲衆國。欲棄其淺化。進於大和。必解忿釋仇。易其舊俗。而後民有息喙之日。而富教之政有所於施。非不知力征經營。弱肉強食。於厲世摩鈍之事。有所賴也。獨文治既蒸之餘。則於民之身力心德。二者皆殘。而於心德之害尤鉅。蓋流血夷傷之事。羣演未深。其於民種。猶有芸弱殖強之效。其時民德既薄。亦不以戰爭之酷烈。遂至益其殘忍。取相愛之心德而枯亡之。洎夫文治既張。民與民分功。國與國相倚。此時而戰。所亡必多。以亂易治。以暴易仁。雖芸劣殖優之例。尚有行夫其中。而得也終不勝其喪。進也常不敵其亡。是故中天而後物競。天擇凡所以去劣存宜。用演進人道於無窮者。不假流血之兵。

爭而資無形之羣。競農工商賈之業。各求相勝。其戰熾然。於此之時。彼有以厚其民生而蕃殖其種。姓者。必智德力三者程度皆高。而知所以趨吉避凶。而後可劣者。日角不勝。生機坐微。嗟夫。今日滅種亡國之事。固無待於干戈稱比。而弓矢張。而其禍方之古初。則倍蓰爲酷也。

然而彼習於爲己相勝之教者。不之知也。人自童子以至丁年。其性情與淺演之初民相若。樂戰鬪。通輕俠。於是誦鄂謨之詩歌。讀大秦之舊史。奮慮偪億。恨不起古人而從之。而心習之成。遂永永以戰爲榮。以媾爲辱。彼於吾例。固無覩也。況降心抑意。以審歷史之事實乎。卽提耳而命之。大聲以呼之。若存若亡而已。吉賁之撰羅馬亡國記也。有孰知國家之衰弊。卽存於民生樂業之中。雖後人見之。而當其世者不悟也。方其長久治安。夫旣取其國脈而陰醜漸毒之矣。豈待履之而後知其危哉。夫吉賁之論如此。此何異言民相保交通之爲日愈長。其所以爲羣之德愈遜。而其國乃日卽於敗亡乎。然則自其反而言之。世必元黃互爭。彼是相滅。而後民能爲其體合。而相生相養之事。乃從而益張也。此無他。以初民之例。律旣進之羣。而不悟其甚異耳。

向之所論。蓋言二教之失中。顧以學說名篇者。學與教相表裏也。自其所學如是。則與論羣變。直無往而可得其真。蓋民於二義之用。非能劑而得其中也。常一此而一彼。則無怪國論清議。矛盾

以下言爲
己爲人二
者舉不可
廢其於羣

也猶天星
家言行必
軌道者切
有毗心力
線得其軌
後之真也

相乘。無往而非一偏之說矣。

然則使吾民之智。果有加乎前。是紛然舛馳者。不可以已乎。夫忘己爲物之說。其不可行明矣。保持身家。圉遏侮奪。則所主者一義。登講場。宣宗教。明己諭衆。所稱道者又一義。既稱其義。而又心識其不然。非自欺歟。今夫親之於子。其行愛可謂忘己者矣。則爲人之教之真行也。然其勢不可以不自爲。飢必食。渴必飲。寒必火與衣。而後有以哺兒。而爲其所怙恃。脫不如此。則身亡而兒從之。家有蹙蹙治生之男子。彼婦孺所仰以爲活者也。將於其家有爲人之恩。必於其羣有爲己之實。斯其義不旣明矣乎。故使生而自爲者非。則生以爲人者亦誤。中庸之道。惟兩利而俱存之。曰生所以爲己爲人而已。是說也。不獨衆人所共信。且爲人道之所共由。則與其持爲人之說。使德行爲聲不中實之歟言。何若實言其實之爲得理乎。

以爲人之教過。致虛懸而不可行。爲己之橫流。亦遂沿而不可止。乃今庶幾。可以悟其術之不行。爲己非輔以爲人之公。固不可矣。夫爲己之義。莫大於復讎。故舊教標之爲宗旨。雖然。其言不可用也。吾黨祈福受釐之際。則曰吾之愛人。宜如己也。吾之報怨。將以德也。乃至朝堂之所申辨。報章之所發明。州閭之會。酣燕之頃之所談。則曰是不共戴天者也。是不與同國者也。是吾國體民直之

所必爭也。其前後違反如是。豈病狂而不惠。抑契懦而自欺。不然。何日言忘己。殉人爲至德矣。至於行事。則犯者所必校。豈盲而不視。抑其善忘。不然。何既以損己利人爲尊行矣。忽而亟稱猥讚。是睚眦必復。惡聲必反者爲壯夫耶。則信矣。吾國向者所主之義言。乃沿於蠻野之先。於義無取。而不可以不更也。蓋二教皆善惡雜。何以言之。爲己爲人。皆資勇果。勇果本於形氣者也。爲人獸之所共有。而視其所以行之者何如。使其用之以求其天直。猶言所應享之權利以禦暴虐。以遏侵欺。可貴者也。冒艱險。犯威嚴。以保夫己與羣之所共守。杜強梗者之侮奪。愈可貴也。以振人於厄。雖斷肢體。傷性命。有不辭。是尤可貴。乃至所爲者。非親戚。非同種。此其用心。謂爲同天而象帝。斯其行勇。亦爲人道之至尊。所謂可貴。至斯而極。則反是而觀。勇之不足貴者。有所屬矣。意純起於自私。所求者非其應得之天直。雖曰勇果。殆與禽德鄰也。故好勇而不知義。不獨爲之者非也。譽者與有罪焉。何則。以其獎敗德而損羣誼也。夫形氣之德。非受命於理。則不尊。故理與氣俱者。爲人道之勇。而氣不循理者。禽獸之勇也。

吾書非言德行者也。所不厭往復者。欲以明二教之用。苟不折其中。則無以爲羣學之精義。疇人言八緯之軌也。必毗心之力。與切線之力。合而言之。而後軌之真形見。而躔次可知也。故治羣學。

者。欲。知。羣。軌。之。所。趨。其。么。匿。之。愛。力。抵。力。二。者。之。用。亦。不。可。以。偏。忘。

以下言愛國此愛國之故也人心故同此愛國能此愛國惟以存國而亦以存國其國以存國感亦以存國拘此理以存國也言其所難一

國拘第九

曲乎直乎是吾國已此美利堅之民所常常稱道者也。往者吾英議院之本源黨。以其言變法常云宜從本

源入手故有是稱

亦數稱此言。以謂愛國之道。固宜如此。顧愛國則誠愛國矣。而懷如是之見者。與言一羣

之事變。求其坦蕩平通。以無偏之心。觀羣演之實者。殆無望已。蓋羣學之所參伍並觀。非一國一種人之事。欲爲之而無失其真。必其心具至平之衡。極明之鏡。而後可。彼蔽於一種之私。囿於一國之意者。雖欲爲是有不能也。此第卽一二遠莫已涉之羣變而徵之。可以立悟。自哥侖伯鑿空西海以來。爲時僅三百餘載耳。乃今南北二洲之間。無所往而非白種。且今大不列顛之號爲英民者。皆客種也。此島舊族。掃地殆盡。夫奪人之地。以長其子孫。事豈盡合於義。而自人羣進退爲言。則存優去劣。固大地人類之所以日蒸。故通以云之。於羣道乃進而非退。而還問之地主人。則吾不知茵塵之士。番不列顛之舊種。其亡國絕種之痛。當如何也。故曰。囿於一國之意者。無由參伍而並觀。以得羣理之至實。治爲羣學之頃。必解弢隳。秩以盡脫於國拘。知吾國吾種之於世間。不過爲諸羣之一體。

既莫不有其前規。亦莫不有其來葉。使他日異種之民。有以勝我。則彼之於我。猶我之於古人耳。夫何怪焉。必其心能爲此慮。而後知羣例之無親。而其學非爲一國一種之民起義。國拘之深淺。所與大理之語。相比例爲多寡者也。

雖然。心量之最難企及者。無踰此矣。向者吾於情替之篇。嘗言尊尙勢權。殆出於民之天性。而最難祛。是國拘之情。正與相若。國拘而美其稱曰愛國。愛國猶前者之爲尊君也。尊君與愛國之情。合而羣道乃立。乃固。方天演之未深。而人道之猶苦也。必有尊君之情。而後民與民相安。而羣可以不渙。亦必有愛國之意。而後羣與羣相忌。而世汔以小康。凡此皆嬗蛻之世。所必不可少者也。故合羣通功之局。泊其中之制度百爲。皆視民之二德而後立。使爲么匿者。一一無保固拓都之心。則其質點之愛力已亡。而訢合之事無由見。且往世之民。豈無愛力甚微。而泛然相值。聚以爲國者乎。經物競之烈。其不爲最宜之存久矣。蓋愛力旣微。而泛然相值。則舍己爲羣之誼不行。所以禦天行者不深。而其羣之合不固。今日之羣。大抵皆經天擇而宜於爲存者也。皆愛力較大。而尊君與愛國之德並優者也。願二德優。而宜於羣矣。而以治羣學。則不能以無蔽尊君。此君字兼專制共治而之蔽。見於情替。而此篇之所辨。則大抵皆從愛國而有之。

以下明愛國之過與爲己之私同出於一源然爲己之私易見而愛國之過難知

夫愛國之於一羣。自爲之於一己。二者出於同源。而皆有其可言之理。彼矜其所生之羣者。矜其所以羣之身之影響也。愛其國者亦愛其所以爲己之分也。夫夸張其國之富強文明者。以其身與而夸張之耳。其身與者猶曰在己有此實也。以其種之貴而後能有此也。忿怨其國之見侵者。亦以其身與而忿怨之耳。其身與者猶曰於己有此損也。以其種之貴而不可以忍此也。故曰愛國之與自爲二者異用而同源。

前篇謂爲己之意。宜有所折中。則愛國之情亦不可以過不及。蓋爲己過則二害興。求利太過。侵人起爭。一也。自許而驕。即功多敗。二也。其不及者亦有二害。忽於應得。誨盜勸貪。一也。自待甚吝。失時墮功。二也。於愛國之意亦然。其情過者。外之則侮鄰伐國。禍結兵連。內之則獻頌導諛。虛僞成俗。其情不及者。外之將喪其所守。長資覬覦。內之則因循偷安。而不爲奮發。

顧此篇所指之國拘。重其效於意識之中。而其見於行事者。未暇兼舉而詳論。蓋爲己不倫。則人己之間。用心皆謬。察物策事。將皆失真。愛國過中。亦於羣變多失實者。若夫不及之失。雖亦有事效之可言。然其事差不常有。其生心害政。亦不若過者之爲殷也。

今夫天良者。不獨人而具之。羣亦有焉。羣之天良。合其民之所有而著者也。雖然。人心之天良。

其天演深。羣之天良。其天演淺也。何以言之。今使有人自爲而過。將人人皆知其不仁。甚或深惡而痛絕之。獨至愛國而過。則謂之失德者。未之前聞也。又使有人焉。自認其尤悔。抑自言其才德之短。則聞其言者。謂之謙遜。未嘗不以爲懿也。獨至有人焉。自認其國之不誼。抑所以待其鄰敵者之不仁。則聞者大譁。將目之爲喪心。而以其言爲背本方敵國之與我爭也。使吾取其所爲而爲之。訟直將通國清議。其不以我爲奸民。而與於亂賊者。幾何方且目我爲鴟梟。自覆巢毀室而取厥子而究之。無他。不過責善於同種。而於他族有恕辭耳。故同之私也。於自爲之過。則知之。於愛國之過。則不見。故曰。其德之演淺也。使大道而果爲公乎。則兩羣之爭。枉直固有定論。彼不使愛國之情過者。誠何辜焉。執公以爲罪。夫是之謂國拘。國拘而不去。則羣與羣交際之義不明。而其心之於羣變也。欲平衡明鑑。參伍並觀。不可得矣。不可得。則其學之公例必誣。故欲治羣學。不可以不察國拘。彼坐國拘而失者多矣。請舉一二以徵吾例。

種之自視重者。其視人必輕。布爾敦記非洲黑蠻。呼白人爲老沐猴。支那之民。至今尙號西人爲鬼子。設彼中有甲問乙曰。歐種亦具人形歟。則乙必應曰。否也。高加索疑哈麥特之非人類。而哈麥特亦如是以報之。觀吾國數十年以往。吾等父行所以謂法人者。何如且謂法人例契需無勇。至

以下實指
國治羣學
以證其偏
之於二國
見於文明
者之皆明

今猶聞於委巷間也。以云狀貌則英魁碩美俊而法委瑣卑微證之事實殊不如此。維耳目所接而自好之情使辟而失真如此。况形上之事爲耳目所不可驗者耶。國中徒黨各有主張己之所附者爲豪桀聖賢而彼黨之魁則盜賊無賴也。方宗教之致爭問於脩教則公教所爲無所往而非暴虐問諸公教則脩教之所改革無一事而非背天。若夫二國之史相爲敵讎則甲之美政必不可得於乙書乙之無道若不勝書於甲史古之諾曼貪殘之種也。而言撒遜轉謂其脩怨之刻深。以法史寫西班牙之伏莽則淫掠窮凶以俄人言克噶希亞之興戎則虔劉無藝。龍蛇起陸之日戰血元黃之秋使吾英爲局外則了了能言其曲直不幸吾國利害與於其間則通國報章黑白皆易位矣。當法人之戡定亞爾芝也大食之民屈強不附逃山谷中法人聚火焚之英人大呼謂絕人理時無幾何而印度之民叛我亦旣族而殲之矣。尙懼其未盡死也則加火於山積之羣屍又雅墨加之役焚其邑屋矣。又屠其人民二者所爲吾英於人理亦如綫耳於法人何譏焉。大抵如是之事情行之於吾藩屬則僉曰是固有所不得已從權道耳。脫他日他國所行有類此者彼乃盱衡奮髯謂此等無論何地何時行之無一可者而操此論者卽向謂不得已而從權之人也。民爭自由不受專制之壓力不爲威惕不爲彊圉使其見之於古書施之於他國輒慨慕與歎謂人種不淪於牛馬奴隸者賴有如

是人能爲此等事耳。獨至己之權利勢力與於其間，則向之所謂美者，乃今爲大逆。瑞士第勒威廉之事，雖不必誠有以。第勒威廉瑞士人常起以叛其國之暴君，某史言其以蘋婆置其頭上，百步射之中，分爲二，乃釋紛也。而聞者之意，皆曰：是天與人助，固宜其有成也。獨至種民有毅，然不受吾英之壓力者，則易稱許爲怒，僞矣。夫身毒之民，亦天生之一種也。夫豈不宜以自君何於羣起而求脫吾英之銜轡，乃罪大惡極而無一善之可言。愛爾蘭之不樂爲屬而欲自爲政，亦其所也。何其爭卽爲不道而一無可恕之數事者，民之所以用心同也。乃一以爲至公，一以爲大逆。然則非其事之有異也。愛國之私中之甚深，而成此終身不解之大惑，斯黑白自易位耳。

是故本拘墟之見，以評量彼我之間。雖耳目所可驗而亦惑，是非顛倒，曲直混淆，強暴殘賊之行，出之於我，則爲當然，出之於人，則爲元愆。雖有至公之事，向所崇尚頌歎，而欲身從之者，以其逆我，亦加警警。設本此情，以治羣學，欲審其至當之情，於以求因果之不易，不甚難乎。今夫取所輕之國之制度，以議其美惡，欲適如其量，固不能何則。任情逞臆，雖法美意良，末由見也。矧在其所恨者，人而有所恨也，必力求其恨之所宜淺，則求諸民人風俗之閒深，則索諸法度政教之際，師其成心，以爲是非，將無往而不見。其可恨之實，望平意衡情，以考夫彼己之實。所謂以科學之道治羣學者，何可

以下言愛國而過自恕而責人其偏見於二國之文質異俗者

得耶

則更舉一義以明之。向謂愛國之忱。與自爲之私。同出一源。蓋自爲不能以無過。故愛國亦往往而失中。而抑人揚己之風。則莫著於宗教。我所奉者。則以爲至清淨。有召和致福之實功。而人所守者。必以爲左道異端。無移風易俗之可道。此第卽吾國語言中所謂蠻野文明之二義。可以徵之。

英語蠻野曰沙斐支。溯其最初之本義。則野也。如野獸之類失教也。引而申之曰。殘虐。曰渴血。而心學二意相守之例。行於其間。以殘虐渴血之行。多見之野與失教者也。於是人意先成。言及質野之民。斯殘賊之思。不期自附。俄又以質野之民。多宗教之所不及。則又謂是所以殘賊渴血者。以未奉吾教故也。而沙斐支乃又有失教之伸義。顧不知是二者皆人意之所爲。於事實渺不相涉。向使其人有治心之功。能克其虛僞自大之意。則將有相反之徵。知殘虐渴血之所爲。與質野無教之俗。二者各自爲義。而不必常合。如今之人意也。

往吾海軍舟將穀格。周流全球。抵太平洋之新島。歸而紀其風土。如大希滇諸島。其中民德。往天真未鑿。有高於素號文明之民數等者。卽以盜竊一端言之。雖島民時亦犯此。顧以比舟中之衆。自拔其舟之舷釘。以畀島婦資夜合者。其情罪輕重之懸遠矣。逮穀格執賊索賊。島民吐實。獄具。

穀格將鞭其水手。島民乃謀與偕逃。不克。則涕泗交頤。不忍見水手之縛而受榜也。又其書記穀格死事甚悉。雖其說不必盡信。然於此見汕椎芝

俗呼檀香山

島民。始所以親待遠人者甚摯。自經侮虐。且

慮橫逆之狎至也。始易其初心。他客遊記所言。什九相若。大抵始通之時。其待遠人皆甚親厚。溯

語所由起。則文明者之過常先。質野者所爲。相報以直而已。如太平洋北有查辣特島族。必俟舟將

嘉提勒之衆。先啓釁端而後復之是也。由來文質二民。相寇之事。大較如此。教士威廉見殺於額羅

孟加。說者張皇其事。謂爲狼子野心之明證。顧後有考其實者。知其禍始發於歐人。彼前遊其地。而

所爲至不道。致此怨毒。古魯泔金岸記載一千八百十二年二月。土人殺英將沐禮直。英人大怒。毀

其城鎮砦堡無算。後英船有過韋尼巴

其地

者。必注半舷之礮。遙擊其城。示不忘舊怨也。又伊爾英

言加達支那土番。於西班牙入寇。拒之甚力。數年之後。班將阿節達興師問罪。入其境。無少長男女

皆屠之。後嬰什戈以患風入其海口。土人乃不念舊嫌。相待殊厚。嬰歸輒告人曰。野蠻文明之稱。公

等特以臆命之耳。以余所見。名實之間。正相反也。歐人初至亞墨利加日。其殘酷殆非人理。又法人

之至多明戈也。使其土人列踞長壕之上。而後案隊發槍殲之。至壕滿不更容。乃連繫男女。載之出

海沈濤波中。又西班牙人之至其地也。則係壘其衆。藉以爲奴。遇之尤虐。其相率自殺。無子遺者。而

西班牙之人尙圖其自殺之殊狀異態以示人也。

吾意英人之聞此也。將曰是絕非人理之所爲。必他時法班諸國之民。乃有此耳。是固舊教之不神。而所以入人心者淺也。於吾英何有焉。無已。將與述吾黨之舊事。使知所奉宗教。雖號清真。尙未脫吾人於暴行。觀於往日所以待北美土番者。可以悟矣。顧此猶得曰前輩守舊者之所爲也。而今日藩屬中所爲之無道。又將何以自解。夫何必覲縷。又何必遠引。但言近日南海之擄人慘戮足矣。其始也我賣之。坐是而番民死者甚衆。洎番民稍稍脩怨。我乃執此問罪。大張撻伐。駢戕曹誅。不辨良莠。嗟乎。吾教清真。其入於人心者乃如此乎。則勿輕自恕而厚責他族也。

總前說而觀之。愛國之忱。人人稱以爲懿。然設用之而過。徒擴自爲之私。所傷彌廣。未見其足稱也。將使情感。而所以論羣者。必失其真。而無與於大道。文質種族相與之間。吾之所以待人。雖甚病有不見。雖小善有不忘。彼之所以加我。雖甚厚常所忽。苟有過必復之。雖曲在我。而過吾先。不肯竟也。此無他。其自視也過重。則視人也過輕。重己而輕人。則愛國之爲也。自有景教來。其所以祛戾氣。而增人道愛力者固衆矣。獨惜世之奉者。錄其功常過其實。不知羣不必景教。而進化者亦甚多也。東方有聖人曰佛。其所立宗教。於脩己度世之事。斷然有可言者。是亦羣變之絕大因緣也。故往

者牧師李登言淨飯王子之所爲。使景教之士平其心而論之。其不發憤增愧者。殆無有也。顧雖有明證。而吾人置之不道。夫治羣學。乃有所置而弗道。則所見不能不偏偏則妄。妄而本之以爲羣例。則害生。是故欲治羣學。捨公聽並觀。謹遏其私。若格致諸科學之所前爲者。無他道也。

以下亦言
愛國之偏
之爲害而
以所見於
法德二國
人者爲證

今夫愛國之偏之爲害。有不勝枚舉者焉。欲證生心害政之實。請言法德之事。夫法人之自大久矣。天下之所共聞也。底亞斯之著書也。揚挖敷閱。宣國威而廣民志。其中無幾微之疑辭。而法人亦從而信之。夫揚己者固不能無抑人。其始猶爲空言久之。遂以爲事實。至以爲事實。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其在己莫不以爲盡美善也。其在人則曰是固不足加意也。往者普法之戰。法人自詭必勝。故其師之出也。但具德之地圖。凡鹿林以西之圖。未嘗有也。三戰而德兵入國。反客爲主。法之兵事逾禁。其未交也。凡敵之所爲。皆不知其已交也。凡所以善敗者。舉無有無他。惟自大一念。致如此耳。嗚呼。可不懼哉。卽至文章學問。物產藝能。凡法人之說。其所以大遠物情。而貽譏遠近者。大率坐此。武邇士著化學錄。其發端曰。化學者法國之學也。陰格理畫鄂謨加冕圖。推鄂謨爲詩中王者。而以後代以詩鳴者爲徒從。盡法之詩家。皆居前列。而吾英之狹斯不爾。乃在隅奧。著其形於若存若亡之間。又立藝宮。凡古今作者之聖述者之明。但有制作。無不畢列。法之藝人。雖無所知。名而

亦廁。至英之奈端。則擯不得與。噫。奈端制作俱在。有心知耳目之用者。自能知之。豈假列否。爲其人其國之榮辱乎。獨法人所爲如此。其爲自大之私之所害。而所果於民智國政者。滋可知已。維陀休固大言炎炎。謂法蘭西爲世界之救主。或且謂巴黎儻毀。則文明之無盡燈以滅。揣此曹之意。固謂法爲天下師資。而更無所事於下學。天下之所宜講而明者。法之義理學術耳。而天下又安能有以益法者乎。不知正惟法人學術。其有待於他國之切磋者。最急。必得此而後。有以去其廉隅之過。剗與其執一之偏也。惟法之於學術也。其用心如此。故其論羣。與所以察羣變者。亦常熒而寡實。法人言羣學者。莫著於恭德。然亦自許太過。以愛國不倫。往往有謬悠之說。如欲立人道正教。取法國之制度而更始之。著爲天下模楷。可使五洲之俗。一道同風。且以此爲及身可見之事。無待後人也。今其人往矣。而法之見象何如。其前路又何如。吾由是而知彼中於愛國之私者。必不足與於羣學之實也。

自大之情。拓之而爲愛國矣。設不幸有戰勝之功。則其餒必愈張而不可遏。以其情而觀世變。論民品所失滋多。此察之近日之日耳曼。可以徵吾說之非妄。不佞近得一日耳曼友人書。其言曰。往法德二邦。其民德之最不同者。莫若法人之在在自滿。而德人之自視歆然。乃自戰勝以來。此風

不可見矣。其尤可憎者。莫若德之公黨。於一席之談。聽其言之所及者。德之國俗。德之維新。德之合邦。德之一統。德之陸旅。德之海軍。德人之宗教。與德人之藝學已耳。徒取法入而訕笑譏議之。而不知己之所爲。正法人之痼疾。而譯之以德語者也。一日吾與一知名哲學家談。吾謂哲學之業。若聯歐洲諸邦而爲之學會。萃各國之長。互相磨淬。若格致名算諸學之所爲者。此學或可以大進。乃吾友之意。殊不謂然。曰。就令此會可成。未見於此科之果有益也。蓋將使德之學者。意識有所影響。牽掣而不得以孤行也。且謂愛智之學。惟德爲精。德人而外。其爲斯道推轂者。其意大利乎。而求其所以重意之故。則以意人哲學多從德說。凡德國此科之書。雖無足重輕者。意亦不廢也。其自滿之謬如此。愛國之意。雖與爲己爲同源。顧己與國相形。又國輕而已重。故其意常欲以國從己。而不審其議之果可行否也。書中又云。一日者公黨正聚議間。有哲學教習某者。正色昌言。吾德治制。百度已張。其所未定者。獨服色一事耳。坐中聞此。相視目笑。少選間。又一人起言。德國合邦以後。宗教尤宜劃一。宜定一尊。而悉廢其餘。使民奉爲國教。庶幾道一風同。蒸爲美俗。諸語不知以自由公理衡之前客所言。雖謬其侵。民猶淺。後客所言。雖關宏旨。其侵。民實深。歐洲三百年所爭。以宗教自由爲最烈。而客生當今世。敢爲此言。苟非喪心。殆無目矣。

不佞於愛國之偏。既詳若此。此外一家之史。一市之談。有目有耳者。當自得之。無取更爲贅詞。獨是愛國偏矣。而人情尙有貶國之偏。與愛國之私爲反對。又未嘗不爲生心之害。雖其害不若愛國之偏之已甚。然使略而不言。將於羣學爲漏義。

英民議論之際。好爲貶國者。固不乏人。然言政制。則低徊歎其盡美。時有不足。不過嘵嘵於綱紀之不嚴。政策之不一。謂不若他國主權尊重者。所得功利之優。至於宗教。尤人人以此自多。然亦病異說之凌雜。謂宜以國教爲依歸。不得小己自由。各行其意。凡此皆貶國之情之見端。然於風俗政理之大同。則莫敢訾議也。至於他事。則自損之議。持之者多。言之者過。聽者意從而移。施於事實。未爲無弊。輒近學士搢紳。聞見日多。知能愈富。貶國之見。常與俱深。一時相阿。遂成風尙。語或遠中。多不根之論。不知國之政教。成立綦難。使議者弗察。動言紛更。乍埋乍掘。民莫適主。此其害羣。以較愛國之偏。特一間耳。

貶國而過。各有由然。賢愚不齊。略區三等。惡聞夸者之言。訑然自滿。抑人揚己。多失其平。於是本其誠心。思所救正。矯枉過直。容不自知。此其一也。亦有養智驚愚。自矜博學。輕蔑舊制。遠引異邦。持論非平。苟竊聲譽。又其一也。最下。國之掌故。毫未有知。輕易猖狂。逞其好罵。又其一也。三者心術

不同如此。今欲著貶國之失。但使言之成理。皆置不談。獨取紕繆無聊。略資舉似。則如近日英人。好言吾英製造無新術之可言。學問鮮新理之創獲。亦有一二報章。言法能創物。英主改良。又如近事。一英國律師。對衆昌言。謂英吉利不長科學。又昨者倫敦時報。鋪張時宰格來斯敦閱時之論。謂英國學者於玄理妙道。無所進取。日見退行。載者輒謂此爲撫實之玄談。不刊之名論。凡此皆貶國之情。用之而過。致其說不倫如此。夫近世英人學術。所至事有成績。豈可以意矯稱。彼向爲此言者。祇自曝其所治之偏。徒知琢磨文學。於格致藝術。與夫智學窮理之功。概乎未之有聞也。若讀者不嫌覲縷。僕請歷舉。以證其說之誣。吾於是得一人焉。雅訥瑪豆是已。夫雅訥吾英之名宿也。閒嘗著書。歷指英人所短。自其用意而觀之。將其言不獨爲無罪。且實有可尙者焉。蓋深知氣矜之無益於事實。而徒用長驕而害政也。則刺取吾所習而不自知。與夫自許過情之論而著之。其言絕痛。欲國民借鑒。而加改良。此其功不可沒也。如譏英人緣宗教勤苦薰脩之說。不知人道期於樂易。乃以谿刻自處。爲脩己之大經。雖智者日悟其非。其說尙沿而不廢。又謂吾國近者以商戰之般。功利之說日以益熾。又譏俗論吾國於宗教奉行獨謹。用此迓集天庥。過於餘國。凡此皆明於自鏡。足以療愚者也。顧雅訥知反其自大之私矣。又往往爲之而過。致授所譏者以口實。而掩其前語之公。今請卽其

以下乃歷
舉而納之
雅而駁之
言而駁之
著雅納之
目而納之
眉目家之

所過之言匡之可乎。

閒嘗竊思其所以知雅訥之立言。非誠察事實。衡至當以出之也。意主必反自大者之浮夸。而不圖或溢乎其量也。如雅訥將黜盧拔所稱吾國美俗之不實。則證之以某所女子自殺所生之近事。不知此未足以破盧拔之說也。使雅訥而欲爲此。則宜證殺兒之事。吾英於餘國爲獨多。乃英於此俗非獨盛也。試思巴黎鞠孩之所。幾徧近郊。名曰恤孤。實與棄兒無別。以是與雅訥之所刺譏者較。則吾國所犯。不亦甚小而無足道者耶。且使論事而循雅訥之術也。則以矛盾。雖舉其所言而盡破之易耳。近三十年歐洲大陸之民。其在吾英爲劫掠殺人之事者十餘輩。設吾以是遂謂大陸政化之已卑。雅訥將吾許乎如其否也。則於己說又何處焉。且彼謂大陸諸國。治具日張。纖悉皆舉。爲吾英所亟宜則倣者矣。然使不佞刺其某國某年紀盛之會。民觀者以洶涌之故。十四人死而數百人傷。又如德之名醫韋爾周言。柏林產兒。期年之內。三常一死。其死率自千八百五十四年至今。千八百六十四年。所增至倍。設以是證德人治具之多墜。不較雅訥之所爲爲確鑿乎。是故論政俗。不錄其大凡而徒毛舉所便於己說者。以爲證。則無論何羣皆可使之不黔而黑。不壘而白也。

夫雅訥之論政。其所由之術。於名學爲破例既如此矣。則更卽其所揭之辭意觀之。以察其是

非之奚若。雅訥曰：有意識之世界，有事功之世界，二者相資不可畸絕。英人之貧於意識，猶法人之短於事功也。今姑如雅訥言，謂吾英於事業爲不貧，而因之於意識爲不富，則其意若謂：事功之成，與意識之審，絕爲兩事而不相涉也者。不知此大誤也。夫執業經營之際，其操術應者，其識慮必精。故有圖非常之原而功效若操券者，慮周於處處，因緣逕術坐而策之，策而皆得其實，故耳。其所以異於爲之而無成者，此於未然之果見之真，而無所遁彼於將然之效所見不真，且多忽遺故也。然則意識顧不重乎？夫存之一心，則爲意識發之於外，斯爲事功畫一策建一謀，莫非意也。一謀一策，以時境之屢遷，故多新而少故，則其爲意慮也亦多創而寡因，謀之而可施，策之而可用者，其所慮審而所畫明也。施之而行，用之而效者，其慮之詳盡，其畫之精當，其果效欲不與相應而不能也。今夫大陸諸國之民，其習於水者，莫若和蘭，乃其都安蒙斯曷登之食水，待英公司而後辦。納波羅之澤國，終古沮洳，意大里之君若民，安之若素，待英民爲之導瀉而後土又可耕。凡此皆意思識慮之不及而事功從以屈耳。他若法德諸國，皆雅訥所謂意勝之民矣。顧何以吐盧布爾多諸邑，非英人爲之經畫，則無煤氣之可燃，鄂崙之河源，懸瀑數百尺，惟英人知其可用，伏管引流，得一萬匹之馬力，以售製造諸廠，獲厚利焉。彼之不爲，非知其有利而不屑也，亦識不及耳。他若歐洲都會，比之

布魯蘇德之柏林。澳之維也納。其閒民用之水火。皆治之以英人。夫德誠吾歐之健者。俯拾仰取。其趨利未嘗後人。然以如是之業。讓吾英者。非意勝而事不及也。策之不明。恐無所利而不敢發耳。故英之開物而成務也。往往其始爲他國之所疑憚。而以爲不可成。慮成於素。毅然爲之。而奇功遂著。此如一千八百一十七年所始試之汽舟。格布林之民。相聚大駭。乃不數年。汽舟度額蘭的而通英。美。是豈慮之不審。畫之不明者之所能至也。耶。據理以施術。畫明而慮審。成非常之原。而庸愚畏之。皆於意識爭優劣耳。今夫額蘭的深一萬八千尺。有奇。繩以巨纜。而相與呼應者。若在一室之閒。是惟古縮地。凌景之神人能耳。而吾國之民。若謀置器於平地者。無他。其事功之必驗。定於意識之已誠。夫豈嚮壁臆造。與狃近功者之所敢跂也哉。何雅訥所云。適與理實相反耶。

將以著雅訥所言之非實。遂使不佞效揚己者之所爲。不得已歷數吾國輓近之所造端。其中有以便人事。有以宏利源。如脫理夫植之汽車。亦有遠於人事。特以見巧思之所極。則如巴伯芝之算數機器。如耶芳斯之辨理機器。雖欲僂指。且不能盡。大抵吾英制作之業。方之他國。以數言則過之。以用言則所關者鉅。欲一二而言之。恐敍次冗長。將越吾書之限。則任學者之自求。不能細也。又其器多及於事功。恐將謂不足破意貧之說。無已。將盡求之於科學之新理。庶幾與所謂意貧爲正。

對。又恐彼以今爲異於古所云也。故所列於下者。止於十九棋。使於此而有明。彼貶國而自損者。可以息其喙矣。

夫格致之學。凡有三科。玄科一也。閒科二也。著科三也。玄科者。理不專於一物。妙衆體而爲言。著科者。事專言其一宗。見玄理之用事。而閒科則介乎二者之間。所考者雖存於形下。而其理則可及於萬殊。玄科如名數兩門是已。著科若天文。若地質。若官骸。若動植。閒科則總於力質兩大宗。聲電光熱。皆力之變也。無官有官。皆質之體也。今依前次。先自玄科言之。於以考百年以來。吾英人之理想。所新得者。其貧富於他邦果何如也。

名學者。理術之統宗。論思之律令也。分內外籀。而格致之筭。鑰在焉。故玄科首名學。吾英侯失勒格物蒙求。於內籀之術。言簡而所孕者富。遂爲穆勒名學體用之前驅。而穆勒氏體大思精。開鑿洞壑。已足爲古今衆說之鄂矣。培因乃更取而張之。見名學功用之無窮。自甚精之科學。洎至粗之日用。莫能外也。若夫外籀之進。彭丹佐治一千八百二十七年。於所謂之端立普專之別。摩庚氏緯之以數學。而所造益精。此實紬亞里斯多德未竟之緒。耶方斯創三圈之法。分相容相距相掩。而萬類之陰陽同異。皆可求諸跡象之間。向使如是而止。數十年中斯學進步。已爲無限。況乎其未已也。

布爾思理發微一書。又專以算學通名學。義益深而思愈奧。見者有望洋向若之歎。夫名學者。乃科學中之盡絕。倚眇慮極。玄者也。考吾國所爲於此時。實較他國所爲於往時者爲倍蓰。顧雅訥不此之見。乃曰英人。事富而意貧。嗚乎。其反言耶。抑戲言耶。

玄科名學而外。厥維數學。吾英十六稔間。治之者衆。已而銷歇。近乃復興。卽其所得。亦爲可詫。向者奈端以微分術言變。而號式未精。英人緣其愛國之情。暖姝守口。致此學爲進無多。逮幡然改之。則二十五年之間。英之疇人。又於歐洲爲前輩矣。翰密登造方維術。爲窮微探蹟之慧燈。前哲所未有也。他若該理。若斯爾威斯特。於代數微積。旁通發揮。總闢新理。大方之家。謂近世觀恆一術。於數理爲益至深。乃自微分以來。第一進步。然則不必羅列瑣步小端。卽此甚舊之科。而吾英近世所爲。前不媿古人。後可資來哲。是非貧於意識者之所能爲也。彼雅訥之言。又何所據而爾云乎。

次及閒科。苟取其事以諦觀。則雅訥之言。又無驗也。德人懷庚。雖知光爲動浪。然不識其與聲浪絕殊。必待伊陽。而其理始大白。至伊陽二光成暗。由於光浪相蝕之例。則格物家侯失勒。稱其簡易賅美。得未曾有。至驗光爲衡浪。與聲之縱浪不同。卽以奈端之聖智。所詣無逾此者。他若質學家達爾敦之氣點漲力例。勒斯黎之光熱四射例。威力思之露理。倭拉斯頓電力量法。尼可拉孫與曠

來爾之電力分質術。皆爲科學絕塵之進步。上軼古人。下開來葉。而其他妙理新知。如法刺地之所關鑿。磁電二科之理。雖未若前者之神明超絕。要皆得之而人事大利。民生滋休者矣。曷可少哉。至於熱電聲光。及一切質點動植之力。皆可相轉。品性自變。而量分無差。則爲最晚出者。而其例之苞羅羣有。會通萬殊。尤爲條理始終之要領。故歐洲文明諸邦。咸謂格物功分。以此邦之所獨得。方大陸列國之所總至者。而有餘也。當知吾英學者和熱爲動力。是虛非實。肇自培根。論世課知。可謂直淺微眇。乃至哲家洛克。亦先有與予之思。而近世之達費盧命和特羅捷法刺地諸家。則張皇補苴。窮證確鑿者耳。古魯維諸力遞變相生論。無異取造物局祕。張諸國門而咀勒熱力轉變表。成天下汽機一時精進。他如湯孫威廉藍欽丁德爾之著述。具在。更僕難終。豈雅訥善忘。都不省記。不然何所言之反於事實。又如此也。嘻其異已。

聞科力質並峙。前言力理。今乃更卽質學之事而觀之。則十九稭之所爲。以達爾敦莫破例爲最要。武芝質學導論。指爲開質學新理之鎖鑰。洵不虛也。卽至後來。英人之所以增益質學者。亦不亞於大陸之所爲也。威廉生取合根例。及范形例二者而融會之。而物質分合之說大變。本稭五十年。法蘇蘭以莫破之重輕分物質。其說大爲德人所推服。達費得蘇類七類以諸金爲根之理。而

雜質之分科乃精。他如布羅諦阿純與炭成三品之說。於是同原異合之理明。而造物之祕大啓。而最切人事。又莫如古來翰流氣二物自然轉易通散之理。而生物蕃進之理亦明。又云物質結體。有晶有膏。而官品質學。乃有可尋之緒。凡此又其彰舉大端。思窺造化者矣。

由此而入著科之學。首數天文。雖奈端以曠古之慮。爲知天不祧之鼻祖。顧其未竟之緒。紬於他國者爲多。而竟於本英者爲少。獨至邇日。而英之天學。又有可言。於緯曜則亞丹之海王。此猶與法之疇人分道偕至者也。而恒星之新理。則實爲英士之所專。盧來德多罕。皆明大字布星之理。其始人不知重也。逮汗德表之於德。侯失勒揚之於英。而其說大顯。且星球之理。侯失勒父子所得至多。哈均思之光速率。普洛特爾之分趨。皆有以啓人思力。知雲漢之所以成體。卽至星質星氣。與夫渾沌之所由關。其說皆晚而後大定。凡此皆哈均思洛克爾諸公之竭其心力者也。

若夫地質之學。此土之所進。亦未較他邦之所增加者劣也。而知言者。方以我之所得爲多。蓋英國言此學者。始於來貽。其神識所至。常比後之衛涅爲精。哈敦主之。而地質乃爲專科可治之學。蓋言地多家。而水輪之說爲最古。迨哈敦興。證地火之用。弼動於中。發爲地震。與河海淫刷之功相輔。而員輿之真相成焉。其說謂陵谷山川。大抵成於鬻刷。而無所謂祖石者。地有變形。故巖積重裹

之情不一致。後人抽其餘緒。而地質之理以精。斯密威良考英倫地勢層成之跡。申其所以然之理。而本科之公例漸立。又謂證層疊新舊。以石質什產者。不若用彊石之爲可信。亦開古獸專學之先聲。自茲以降。明證彌多。地質之理亦彌密矣。吾英言地之作。當以理以禮地質通論爲最精。自其書行。學者始識化工之事。古今不殊。今之地體。雖蕃變甚多。而伊古以來。所以成其如此者。要與今人之所日見者無攸異。特恆漸不息。而萬化成焉耳。此道通之所以爲一也。又藍蒙西標冰蕩成湖之理。而赫胥黎亦於洲洋分布之故。多所發揮。他若瑪烈地動公例。亦釐然有當於科學。凡此皆近世之絕詣也。誰謂英人理遜其術也哉。

再進則有生理之科。所以統草木蟲魚禽互獸人而言其所孳衍生生之故者。此爲甚繁之學。而吾英之精詣。又曷嘗讓人乎。夫生理動植之學。莫重於部居。而標其類別也。顧植物區分之事。雖近者法人最密。而其術則倡於英人來貽。成績具在。可覆案也。此外巨擘。則推布崙於植物之形體類族。推以至於性情風土。愛拒不同。而衡極五洲之地產遂別。此皆析之至精。爲前古所未有。他若草木牝牡交媾之理。亦自布崙氏而發之。而福克爾則以地質風土之變。言物產之繁殊。白察理則以脊髓湮伏。言禽獸蟲魚之知覺運動。而最後。乃有達爾文之崛起。真生學不祧之宗也。先是其大

父以體合言物種之殊。而藍馬克張皇其說。所造益深。所推洎廣。洎達爾文起。以二家之說所據。以爲根因者。有所未盡。標爲天擇之義。其理乃完。於是生理之學。大變其前。而盡宗達說。故德士柯恩。謂近世能以一書轉移天下文明思想者。莫若達氏原種一書。亦可謂推崇之至矣。自餘新得。雖涵閱遜之要。皆不可以忽也。此如達氏蒙雙之說。巴特蟲豸之效形。華禮士螻蛄之形解。而赫胥黎運其刻摯精湛之思。有以匡法德生學之謬說。而於形蛻類分之理。所造特深。實皆作者之聖。不僅述者之明也。乃至著科最高之學。有識之徒。亦謂以此士之詣。與大陸衡。未見此昂而彼俯。則有若心靈之科。百年以往。碩師哲士。叢若比肩。法德所爲。大抵衍其餘緒。姑無論已。蜂腰之續。四十餘年。此吾英理短事長之譏所由起也。然輓近則少挫益厲。中緩愈逾。駸駸乎又踞諸邦之前列矣。此不必以英人標榜之也。觀於彼土人士。所以道我者何如。可以證矣。本之心靈。以言德行治化。人謂能以科學規矩爲之。使此學在在基於實地者。此邦爲尤。此意國名師巴則洛提之語也。最後則有愛智之學。爲諸科之合尖。萬法之歸宿。洲人之議。與前正同。由此觀之。彼雅訥方譬同國之民。爲貧於理想。乃自遠人觀之。此邦理想。不徒甚富。實且爲進方將。雅訥以吾所得爲無奇。而遠人則目之爲新創。當其昌言發憤。謂吾人爲短於神靈。正法人讚頌欽歎。謂此邦神智之用。超軼絕塵。非餘國所可

及者。設謂法人之言。不可深信。則何以德士柯恩。亦謂英於科學。其治業勤。其用思審。精深閱富。自闢徑蹊。此自在昔而已然。至於今時爲尤著。凡此皆與雅訥貶國之論。正爲反對者矣。

夫雅訥新著號匡俗要言。其中有曰吾英人今日所最急者。無閒所治何學。皆宜見地真確。使物之本體瞭然。他日又隱其名字。刊布朋友花冠一書。中亦極勸國人。勿安孤陋。宜求真知。鄙人感於其言。是以上之所列。一遵其言。不敢毛舉瑣稱。而一一爲之窮源竟委如此。夫以雅訥之言。課其行事。吾意凡事之確鑿有徵者。必爲雅訥之所不漏矣。且意其所考而知。將有過於鄙之所爲萬萬者。顧何同此事實。而雅訥君所見。與鄙人相戾。乃如此耶。夫據當前之事跡。設有人焉。本其愛國之私。竊用自詡。謂吾英意境所關。方之各國。倍蓰有加。此其爲失。固何待言。特其違實之程。似較雅訥君貶國自損者之所差。爲較少耳。

以下旁及
雅訥論教
之不中

且雅訥本其貶國之心。以言宗教。其說亦有可論者焉。彼見他國約束道齊之法。而心喜之。遂以吾國宗教自由爲不便。又見吾國宗教。往往人自爲會。異於國所制立者。則謂宜一道同風。以昭隆軌。設人持一義。以扇俗誘民。是亂道也。又曰。吾國之民。常視機器過重。此政教之大害。而盛治之所以不成也。與之言自由。則曰機器也。與之籌富庶。則曰機器也。煤無他。機器也。鐵軌無他。機器也。

國之財富。機器也。甚至宗教之設官垂法。亦機器也。由是而謀去教會之征租。由是而欲變昏嫁之舊禁。苟溯其事事之所由起。實坐民信機器太深之故。遂使別派異宗之政黨。降以日多。觀於此言。則雅訥於機器一事。實所深惡而痛恨者。顧俄頃乃推其不信機器之心。而謂國家治民。宜大其臨御統攝之力。學校之制。則宜一稟於學官。而宗教之行。則宜要歸於一律。不知機器云者。任死法而不任生人之謂也。謂形下之物。而操縱以人者也。雅訥既惡機器矣。何不以束縛馳驟之宗教學校。爲機器而轉謂人人自由之宗教學校爲機器乎。此其意義違反。雖吾英廣厲學官。將無如此種文理何矣。

且雅訥亦知宗教自由之精義乎。夫本於一王之制者。謂之國教。民各執其所崇信。而自爲法度者。謂之特宗。察雅訥之意。其所以深惡於特宗者。殆以其鄉僻虛造。家自爲律。無大同一體之風故也。則吾意雅訥之持論。將反特宗家之所爲。勿卽一時一地以觀物。必統古今大地之民羣。以微論諦觀其源流本末而後可。夫如是。則特宗之義。不徒爲脩教之流變。而與所見於異地他時者。同爲羣演之見象。實且爲民羣用事之大因也。謂之爲脩教之流變者。卽教而言教。可識者也。謂之爲天演之見象。民羣之大因。非合一切之外緣而論之。不可識也。蓋特宗之事。不獨吾英國教有之。異

國他教亦然。民羣諸法盡爾。求之曾大可也。求之希臘可也。察於吾英然也。察於歐之大陸又然也。但使於公守衆信之端而有人焉。持其棘棘不可合者。凡此皆謂之特宗。其上以治人之柄。範圍約束。使有所信從矣。而其下顯然執持異議。甚且拂然與之爲反對也。則異端之號興焉。無論其爲耶穌之景教。喬答摩之象教。爲一帝爲多神。爲政體。爲學說。莫不有其當權者。亦卽有其自立者。名號不同。而二者對待之理一也。當權者莫不惡其立異。而鉗制鋤治之。是故其見諸歷史者。希臘之衆。則取蘇格拉第而酖之。羅馬教徒。則舉古冷謨爾而焚之。卽至脩教後起。號大道爲公矣。然亦囚班陽而擊威士理。則同此例之行也。雖然是降而益繁。殺然而異者。羣演之自然而非民生之不幸也。以其互爭而一羣乃受其終福。且不如是。則其羣不蒸爲國律。爲宗教。爲禮俗。爲學術。爲一切人類之所建白。但使一義旣行。莫之爲異。則所謂改良進步者。亡浸假適成其衰敝。雅訥謂此非篤論歟。推之凡異端特起之事。雖不無小小之近害。而常有其後利之甚宏。雅訥謂治國之民不可無馴伏之德。此其說固也。然吾謂民之進化者。必有自立不苟同之風。此其說亦無以易也。是故羣之爲演。有二極焉。遇之則天演之功皆廢。而其羣不可以終日。其一曰枘。其一曰渝。枘者槁老而不可以變。進也。渝者渙散而不可以立形也。去枘與渝能柔而附。則生之徒而可語於久大之化矣。故至善之

治其羣力足以立憲而成俗。作而能守。不爲紛更矣。而其民又能自樹立。不受劫持。其奮發有爲之風。又足以祛其上之壓力。此其見之於政也。則爲自由。爲民權。用以變進改良。其羣之法度。其見之於教也。則爲異端。爲特宗。用以破壞其宗教之拘繫。舍此道也。欲其羣長存於物競天擇之後。難已。

向使雅訥之論其國也。知從其大而觀之。而不拘於一隅之見。則於特宗之教。其惡之當不如是之已深。且其意。旣以他國之劫制爲然。則自以其國之寬紓爲病。蓋貶國之習旣深。遂覩其害而不知其利。此與私於其國者。集若相反。而其敝實出於同原者也。故二者同爲國拘。嗟夫。拘於國者。未有能明於羣者矣。

此篇之論。稍若辭繁。然不如是。則國拘之偏。未由見。蓋人道以物競之烈。勢實處於不得不羣。旣入其羣。則擴其自爲之私。爲愛國之過。愛國而過。則於其羣之見象。常有所左袒而無以燭其真。此較然可見者也。洎夫學問思索。卓然有以自拔於此塗。則又矯枉過直。轉其愛國之太過者。而以爲貶國之不情。此又可見者也。總其用情之趣。正如地員之躔。日然始也。爲最卑點之近日。愛國之偏是也。繼也。爲最高點之遠日。貶國之偏是也。故其議論識解。亦常如地軌終成橢圓之偏。心形而不知何代何年始。漸卽於中而成爲正員之軌也。

欲求其免此。惟舍己之所居。而衡以他羣者能之。然雖爲此。而他羣之事。有同夫己者焉。有異夫己者焉。以其同異。而拒受之情。又見。此其說所以難爲折中也。惟謹其如是。而常有以省察。祓除之。庶幾有合。至真實無妄之議。生今世者。殆不能已。期諸千百年之後世。大同治興。而羣種之抵力漸減。減之至盡。乃可能也。

